

年

卷

期

2

1

第

第

MAY 19 1945

民憲

第一卷 第一期

短評五則

彛生

(一) 羅斯福總統哀辭 (二) 蘇聯對遠東漸趨積極

(三) 如何處置日本 (四) 赫爾利與拉鐵摩爾最近有關中國的言論

(五) 關於貪污

邱吉爾氏民主政治標準七事釋義

張君勱

論國民天職

余家菊

政治成敗論

陳啟天

歡迎民主戰士共同奮鬥

章伯鈞

試論蘇聯外交政策

孫寶毅

世界文化之前瞻

超然詳

日本感到不愉快的一九四五年

抱貞詳

美國國會現代化

孫寶毅

波蘭內部的衝突

他山詳

蘇聯空軍建立史

毅生詳

誰是邱吉爾之繼承者

超然詳

東靖察風土記序

張禮十

雲孫隨筆五則

陶元珍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正和銀行

敏捷

存款
便當

營業要目

儲蓄 押匯 貼現 匯兌 放款 存款
務業切一行銀業商他其及

低廉
匯費

優厚
利息

號五〇一路森林慶重：址行
號六二二三號掛報電：行總
號一六二一四話電
號八街樓華太慶重址地：部蓄儲
明定 昆：行分
康：處事辦

△促進戰後建設

△增益羣衆福利

△發展社會經濟

△扶助後方生產

四川絲業股份有限公司

元萬仟三本資

主要成品	冷藏庫	製絲場	製種場	辦事處	總公司
------	-----	-----	-----	-----	-----

重慶陝西路 九十二號
電話掛號一〇八 電話四一七八
南充 電報掛號 三台 電報掛號
閬中 四七六七 成都 四八二八
北碚 巴縣 南充 鹽亭
三台 閬中 西充 仁和場
磁器口 第一廠 南充 第二廠
三台 第五廠 閬中 第七廠
重慶 李子壩 南充 平城門
北路 上場 南充 平城門
改良蠶種 改良生絲 絲棉 絲筋

金城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及各種儲蓄存款
各分支行處所在地
重慶 成都 自貢 瀘州 梓潼 西寧 貴陽 衡陽 辰溪 咸陽

重慶分行

地址：陝西路第229號
電話：42362號（經理室）
42363號（營業室）

民權路辦事處

地址：民權路新生路
電話：42011號（營業室）
41269號（經理室）

兩路口辦事處

地址：中三路（兩路口）2號
電話：2072號

沙坪壩辦事處

地址：沙坪壩正街19號
電話：6259號

信託分部

地址：民族路137號
電話：14615號

華僑聯合銀行

本資僑華粹純

服華兼業銀經

務僑為務行營

服務項目

- 一、代理收解款項
- 二、代理家庭生活費用
- 三、代辦兒女升學事項
- 四、代辦投資企業事項
- 五、代辦旅遊事項
- 六、代辦調查通訊事項

地址：林森路八十八號

電話：四一二七六

短評五則

舜生

羅斯福總統哀辭

民主不死！自由不死！

「無平不破，無往不復。」可知有人事，難料者天意，在今日東西兩戰場正打得十分得手，德日兩主要法西斯快要引頸受戮的時候，而為舉世民主國家所愛戴，所信賴，所懷念的羅斯福總統乃突以逝世聞！這真是人類一個莫大的悲哀，世界一個最大的不幸。

上天對於一個偉大政治家的誕生，太應是最吝色的，像羅斯福總統這樣一個人，氣象是那樣的宏闊，思慮是那樣的周密，言語是那樣的溫婉，態度是那樣的雍容，意志是那樣的堅決，這豈止是並世寡儔，恐怕曠百世也不一遇啊！

羅斯福總統對於人類偉大的貢獻，不可屈指數，舉其最基本最顯著者厥有三端：

第一四大自由的倡導：一曰言論與表示自由；二曰宗教信仰之自由；三曰避免匱乏之自由；四曰避免恐懼之自由。

第二，租借法案的創建：這個法案是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一日由羅斯福總統所簽署的，即以美國所節約的一切作戰工具，不論新舊，一運至民主主義的戰線，其時效已歷延續四年以

上，凡今日蘇聯、英國、中國等所得到一切美國的援助，即以此偉大法案為依據。

第三，大西洋憲章的公布。這個憲章是二九四二年八月十四日由羅斯福總統與邱吉爾首相在英西洋上所共同簽定而發布的。在當時雖以美英兩國為基點立言，但其精神是普遍適用於全世界的。現在在費金山召集的聯合國會議，將樹立一世界的和平機構，即受此一偉大精神的感召而來。

假如我們得不着四大自由，則此次戰爭為無意義，假如沒有租借法案，則民主國家的勝利，或將成為不可能，假如沒有大西洋憲章的精神，則世界的永久和平將無望！

現在提供這三大貢獻的巨人是與世長辭了，但他的偉大精神是萬古長存的！

讓我們高呼：民主不死！自由不死！羅斯福總統不死！

蘇聯對遠東漸趨積極

柏林搖搖欲墜，美軍在大琉球島登陸成功，蘇聯對於遠東的態度乃漸趨積極：一面任命比得洛夫為駐華大使，一面更向日奉提出廢止蘇日中立條約的通告，這可以說是事理之當然，絲毫無可驚異。

蘇聯對於遠東，自希俄以迄今日，其歷史關係的演進相當

複雜；其東與中國邊地相接，犬牙交錯，綿亙近二萬里；質言之，無從從歷史或地理上觀察，蘇聯在遠東所處地位之重要，初不下於英美，或且過之。

自中國發動對日抗戰，其首先予以援助者實為蘇聯，在我抗戰初期，其會人力與物資，蘇聯均曾有過寶貴的供給。一九四一以後，蘇聯因自身受着德國的威脅，其無餘力以助我，吾人難能諒之。蓋蘇聯在遠東惟一的敵人既為日本，而惟一可引為盟友者實為中國，此點在列寧與中山先生之間，殆有同一之互信。

中山先生的聯俄政策，雖不幸中經顛覆，然自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正式恢復邦交以後，迄今又已十二年以上，雖局部或個別的小事，兩方所見仍偶有出人，但大體可云良好，且此種局部或個別的小事，事實上亦不難於改正。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莫之托夫於滿洲所簽定的蘇日中立條約，一時頗引起輿世之疑慮與惆悵，其實在蘇聯自身殆亦所不得不已而為之，現在德國的威脅已完全解除，此項條約的拘束亦即宣告廢止，則蘇聯當日簽定此項條約的用意，豈不已為輿世所共見？

自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國開始侵略蘇聯以來，迄今已將及四年之久，在此四年間，蘇聯忍受絕大之犧牲，其人力物力的消耗殆不下於中國，而所賴於英美之援助者亦甚多，因之其作風亦有若許的改變，最顯著者如第三國際的解散，宗教自由的允許，以及新國歌代舊歌，凡此皆意在減少世人的疑慮，以順應彼此合作。其對歐洲解放國家的態度，亦事事求與英美協調，初無專擅之痕跡，由此亦可見蘇聯態度之穩健。現在歐洲的戰局已入結束的階段，蘇聯之重視遠東，亦如

其重視歐洲一樣，在遠東必須與中國及英美精誠團結，其方針必與應付歐洲者初無二致，吾人惟有以萬分的誠意以靜待此偉大盟邦之合作而已。

如何處置日本？

日本失敗的命運，已完全決定，如日本能趁早議條件投降，則處置日本的辦法，似可如下面所列舉之假定：

- 一、戰後日本領土，僅能以北海道，本州，四國，九州為限。
- 二、自九一八以迄戰爭結束，凡因日本侵略所受到的一切損害，日本須負全部賠償責任。
- 三、天皇制應予廢止而代以民主，天皇本身及其親枝，可禁錮於檀香山。
- 四、在戰後日本領土內，得有一時期之駐兵，其兵額多少與時期長短，由直接參與對日戰爭的各國視需要情形共同商定。
- 五、日本一切重工業須全部停止，并得沒收其機件，利用其技術包括工作人員為賠償的一部。凡與兵工，造船以及製造汽車或飛機有關之工廠，更應本此原則，嚴予沒收。
- 六、由直接對日參戰國聯合組織一教育文化委員會，從根本上改造日本之思想，使之適合於今後世界民主與和平之要求。
- 七、組織一賠償委員會，處理日本應向各國賠償的一切事宜。

八、組織一財政監督委員會，監督日本財政及其財團之行動。

九、嚴厲懲辦發動此次戰爭之「羣禍首」。

上面所舉的幾點，好像過於嚴酷，但不如此，則不出二十年日本依然可以爬起來，甚至可能為少數野心者所利用，再度貽禍於世界，並貽禍其人民。吾人對其七千萬之人民，固仍望其能逐漸改造，終有一日能與吾人共享世界和平之幸福也。

赫爾利與拉鐵摩爾最近有關中國的

言論

據美國新聞處四月二日華盛頓電：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先生曾在國務院招待記者會上發表談話，說明美國不願以軍火直接幫助中國共產黨，同時他也有一個意思說明中國不會變成法西斯，而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政府可能在中國實現。

我相信：希望中國有一個統一的民主政府，運用其所有的力量以擊敗日本，這是美國一貫的政策。

赫爾利先生又說：「當中國的政府承認所有政黨的時候如在舊金山會議中所要做到的，他所希望的结果就可來到了。」可見中國各黨派公開合法的存在，也是美國所期待的。

但同時他却說：「中國的政治團結，只有在用以擊敗日本的軍事團結實現以後，方能實現。」這一點與我們所見的不同，我們知道中國不先有政治團結，決不會有軍事團結。

另一位精通中國情況的拉鐵摩爾先生，在他的「一本近著『亞洲的決策』」裏，也談到這個問題，他根據種種的事實，提出

四點結論。

一、共產黨在他們區域中的成績不錯；
二、解決軍爭問題以前開始政治談判得到一個妥協是可能的；

三、一俟中國各處人民有了政權，並有了人民選舉的政府，這政府才能做到軍令與軍政統一；
四、成立聯合政府既為政治妥協所必要，共產黨實力還不足以選出黨人為總統，因此，蔣委員長仍會被選為總統。

我們承認拉鐵摩爾所說的，更合於中國當前的需要與事實。

關於貪污

最近關於貪污案件的記載，幾於每天都有，每報都有，尤以上月份所發生的黃金提價舞弊案，更是鬧得滿城風雨。

雖然此還是僅就已經發現者而言，其餘未露發現或舉近可疑而尚難確指者，更不知豈有多少。

有人說：「只要把貪污之風從政治環境中根本的洗滌乾淨，則中國政治的建設，即可日起有功。」然而說設是很簡單，但做起來真是談何容易。

對於貪污風氣所以盛極一時的根本探討，自來是說法多端，舉其最著者，則有以下的幾說：

一、俸薄不足以養廉說。這一說的內容很簡單，大率以近年物價步漲，凡一切公私機關的服務人員，其收入即令時有增加，但終於無法與物價競賽，既仰事俯畜之無資，甚至個人衣

會住行也異常困難，因受此實際情況的壓迫，乃不得已出於貪污的下策。這一說我承認有相當理由，對一切公務人員必須維持其個人及其家屬的最低生活水準，我也極端贊成。可是要把這點作為貪污盛行的主要原因，則我認為很不妥當；因為我統計最近一時期的貪污案件，少者十數萬元，多者至數千萬元，數字既這樣大，則貪污者不單純是爲着生計，可想而知。並且我從歷史上以及目前的種種事實歸納出一個結論，發現愈是有錢者愈貪，愈是耐窮者愈廉，可見貪污與否與一個人的生活困難與否并無必然的關係。我們應該提高公務人員的待遇是一個問題，但是否能因此便可將貪污的事實減少，却是另外一個問題，千萬不可混而爲一。

二、機構太複雜周折太多易於上下其手說。這一點確很重要，普通所說的『混賬』，『混水摸魚』，都是說在一種複雜情形之下，人們容易作弊。現其自中樞以至地方的保長，上下縱橫千千萬萬的機關，真是令人目迷五色，因此無論向官廳舉行一筆貸款，請求一種救濟，承包一件工程，徵納或領取一份實物，甚不好對政府有所捐獻，只要涉及金錢，即莫不被人明敲暗蝕，鬧得烏煙瘴氣，令人有苦無所控訴。至於暗取回扣，接受饋贈，移用公款以便私用，那更是普通而又普通的貪污了。可是像這樣一種複雜情形，也只是容易誘致貪污的媒介，還不是貪污所以盛行的基本原因，因此單靠改革制度，僅僅只能作為遏止貪污的一種幫助，決不能相信制度萬能，因爲在形式上一份最科學的報銷或統計，裏面依然包含許多毛病。中國人有舞弊的天才，能超乎形式以上，決不是一種形式的東西把

它拘束牠了的。……
三、教育不良生心害政說。這一點是漸漸接近到根本的了，可是其說太抽象，令人難於捉摸。誠然在二十年以前，一個青年初出學校大門，對於社會上種種貪污的情況，確是不大了解，甚至服務了若干年，其人也還是很老實。近年從唯唯，唯經濟一直到唯生活唯享樂的種種說法，猖獗一時，且附以種種曲解，於是把大家一層禮義廉恥的外衣，剝得乾乾淨淨，全體都是赤裸裸的，一個青年初到社會服務，大抵已不問專業是否合於自己的志趣，首先注意的便是待遇，甚至計較到正當收入以外，有無其他的好處。這種風氣的養成，既非一朝一夕，要加以矯正，也決不是短時期所能有功，不過不能因爲教育的改進收效很緩便加以忽視就是了。

上無三說都道着了貪污盛行原因的一面，但或者並不十分重要，或者非一時所能補救，單靠從這些原因上以求挽此頹風，是不容易有效的。然則這樣說來，政治便永無清明的一天了嗎？是又不然。舉其最基本的改進辦法約有下舉的幾項：一曰實行民主，以樹立輿論權威；二曰厲行法制，法行自上；三曰啓用人才以學術與操行為標準，屏絕一切貪人敗類；四曰居高位者，正己以率國人；五曰對一切過分享權者嚴予取締；然後濟以對公務人員生活的保障，釐定制度，簡化機關以明責任，再加以從教育上予以長時間的培育，其庶幾乎，然此已非有魄力，有辦法，有遠見的政治家莫辦，恐怕仍非所論於目前。

邱吉爾氏民主政治標準七事釋義

張君勳

英首相邱吉爾氏於意大利脫離軸心同盟，簽字於停戰協定後，曾遊羅馬，視察前線將士，同時告意大利人以何謂自由何謂民主政治，其標準凡七，舉之如下：

- (一) 人民有無自由發表意見，反對政府，及批評政府之權利。
- (二) 人民有無權利，推翻其所不贊成之政府，憲法有何方法使民意表現而出。
- (三) 司法法庭，是否免於行政當局干涉，是否免於羣衆暴力威脅，與夫黨派因緣關係。
- (四) 法庭所奉行者，是否為公開與制定之法律，在人心目中之為合於事宜與公道。
- (五) 不論為貧為富為私人為政府官吏，其國中是否有公平競爭之風氣。
- (六) 各個人之權利，除其服從國家之義務外，能否保障，確能並提高。
- (七) 尋常工人農人以其勞力糊口養家為事者，能否免於一黨獨裁下之特務警察之滋擾，即能否免於納粹與法西斯主義國中之格殺未保，不經審判而拘捕人民置之圍圍之中。

邱氏所謂自由，即人權之謂也。自由發表意見，即言論自由之權利也。反對政府批評政府，則有反對黨之存在，即憲法之權利也。不經審判不得拘捕，本於英國人身保護狀之意，即人身自由之謂也。不論為貧為富為官為民，是否有公平競爭之

風氣，是所以使人民在法權上立於平等地位，不至以貴凌賤，以強欺弱，各有其努力上進之機會也。如此言之，邱氏之用語，雖與憲法學諸人權利一章之措詞不同，要其精神則一。

吾人讀邱氏標準民主政治七項標準之言，深覺其與威爾斯人權宣言，法國人權協會之人權宣言（另詳），有不相類處，即兩項宣言皆以選舉為出發點，而邱氏獨重事實，兩項宣言力求其所想像之各種事態之周密完備，而邱氏但指出言論自由，反對黨存在，司法獨立與特務警察之應廢止等端，其所以顯然不同之故安在歟？曰邱氏所陳，政治家之言也，但就政治上主要關鍵言之，而其次要者自舍於其中。舉反對政府批評政府一點言之，則反對黨之存在也，反對黨之合法地位也，與夫人民之言論自由與結社自由，自在其中矣。舉司法獨立言之，則法律之應代表民意，法官之不受干涉，與夫除法庭審判外，不應拘捕人民，自在其中矣。邱氏之言，為意大利人民發也，為反對法西斯獨裁發也，為指示意大利人革除法西斯之舊習發也。法西斯政治之特色，為言論之權操於一黨之手，黨國中但有一黨，不許有其他黨之存在，為注意人民之言行，乃有秘密警察之設置。邱氏就此舉點，指而出之，則民主與非民主之別，自然大有由，其標準民主人權宣言之標準各項自由，各項權利者，不可同也。

吾人以爲邱氏所舉七項標準，有英國數百年之歷史與近百

讀之者，或難於明悉其義蘊，茲分爲七目而解釋之。第一，個人權利之保障，第二，言論自由，第三，反對黨之存在，第四，政府之遷退，第五，人身自由之保護，第六，司法獨立，第七，公平競爭之風氣。

第一、個人權利之保障。一國之中，一方爲政府，他方爲人民，兩者常相對待，猶地球之有南北極與電氣之分陰陽極也。英人就兩者之對待，以重兩者之平衡，一面鞏固政府權力，他面保障個人自由，兩方之銖銖悉稱，他國鮮有能與之並駕齊驅者矣。英政府之所以達此目的者，在其政府與人民知此二者不可有倚輕倚重之病，在其人民品性中養成此種觀點與習慣。自大革命以來，人民宣誓效忠國王，國王亦誓於人民曰：非經國會大會議之同意，不變更或法，不徵收租稅，此即政府權力與人民自由之平衡之第一事也。在人民一方有納稅服兵及參加公務之義務（如地方自治及爲陪審官等是），他方則有出席國會爲人代表之權利，此權力與自由之平衡之第二事也。人民既有自由，其行使自由時，有甚不可侵犯他人與公眾之界限，此種方面自由之平衡之第三事也。既有國家，既有政府，則權力方面亦必當重。而自由方面之外常輕，於是在美法兩國人權宣言之前，英國於一二一五年大憲章中，已規定有保護人民之法。其第三十九條曰：除依國法及同等級人之審判外，不得拘囚任何人民或處罰之。第四十條曰：對於任何人，不得出賣或拒絕其公平審判。第四十二條曰：應許任何人由水陸兩路來去之自由。此三項中，雖未明稱人權之一詞，然其意實以限制政府權力者，已在是矣。近數百年來，英人之言論，由與社會會自由之權利，而進於個人權利之進步，日在擴大之。

中，不因其不見於憲法而遺落於他國之後也。英人對於其所享受之權利，初未出以其爲我所有之故，而稍等放棄恣肆之態，且主持言論者未嘗以言論自由之故，而出於漫罵，列身政黨者未嘗以納社自由之故，而造成多黨林立之局，此以英人深知權利之享受，常與義務之担負，相爲對待故也。其爲英政府者，亦知因時代之變，對於人民權利，隨時加以擴張，譬之數百年前人民之所爭者爲做稅同意權與人身自由權。法國大革命時代，轉而及於言論自由與選舉權改革之及至二十世紀則爲工人集會權與工人集議價權與社會保險權，英政府每每能高瞻而提高之，絕不默守成規而失其變通之宜。故邱氏第六條之文曰：除其服從國家之義務外，對於個人權利予以保障。確與典提高。即表示權力與自由之平衡與其自由之因時代而擴大之謂也。

第二、言論自由。凡合有百萬千萬萬萬人以成國，其利害是非至不一矣。政府惟有周諮博訪以求民意之所向。吾國古代有記過之史，徵勝之宰，進善之旌，誦謗之木，敢諫之鼓，所以防勸懲之賄而求兼聽之明也。西方之英法，其議會政治自十三世紀迄於今日，未嘗一日中斷，其爲議員者來自貴族與人民之中，服諫議大夫之由人君黜陟者，其地位迥乎不侔。及至近代，通曉國事者，非爲少數人，而爲全國之人民，所以傳達事情者，非僅口口相傳，而爲印刷文字爲電報往還，於是所謂言論出版自由，乃成爲民主政治最重要之武器矣。蕭狹士氏嘗論言論自由與民主政治之關係曰：各自由國久已認定新聞與論辨之傳播之職掌，應許之任何人，任何人得以印行其所欲刊佈之材料，惟按之法律，自有其濫用權力後所應負之責任。米爾敦氏著『大裁判』一書，爲

主政治之友人，皆認爲言論出版自由爲民主治不容或缺之要件，亦以此故，世項自由早已列入各自由國憲法條文之中矣。

有一古語爲民主政府信譽者，其言曰：「讓人民知道真實事實，且有討論之自由，則各事自歸於妥善。」良以既有自由報紙，所提世者爲真實者，則僞者自歸於隱蔽而羣起而攻之。

各報紙互相競爭以投受其事實者之所好，則真者自見，而僞者無所遁形。自由討論正所以爲辨別僞爲辨別善好之良法也。

各人得提出其意見，以供人採擇，而善者衆生自知取其善者，令其不善者。衆人未嘗無入歧途之日，然既有自由之言論，自能歸於大中正，與禁止政等之覆頭露尾者不可同日而語。故言論出版自由乃民主政治公約中之第一礎石也。

歐洲各國自法國大革命以降，從未有禁止人民之言論自由者，其開目則以爲之者，自上次歐戰後之獨裁國家始。此等獨裁國家中，但有一黨，不許他黨存在，既有一黨，其言論亦只有一種，不許有他種出之政見，於是不獨反對黨之報紙在取消之列，即民衆士則刷所之不隨聲附和者，亦在逐驅之列矣。國中既但有一黨，但有一種言論，則一己獨是他人盡非之局，因以形，擴張軍隊也，增加人民負擔也，對外侵略也，選意以爲之，降附於官人階馬夜半深池之境也。而國人未嫌之何。今日德意兩國所以國於國敗家亡而國中輿論竟無能出而阻之者，豈以此乎。此則以氏所以列言論自由爲第一條，而尤注重反對政府批評政府之言論也。

第三、反對黨之存在。國家集多數人而成，其利害其意見既不一致，於是政府聽其各持一說，或聽彼等愛實現其政見計而各成一黨，皆所以顧到各方利害而爲因時代謝之計也。

今兩黨有兩種政見，甲時以甲爲是，乙時以乙爲是，使甲時之甲必取乙而誅鋤之，則及至乙時，將無可以代甲而起之他人，而國家之元氣與人才，消耗於冥冥之中矣。自由貿易與保護關稅，二者固相反者也，第一次歐戰前英之自由黨，持自由貿易政策，爲人民所擁護，及至渾太華會議之日，而保護者先見之明驗矣。二次大戰之前，英國張伯倫內閣，固以對德總稅爲長策，邱氏之主張備戰者，人目之爲好戰派而排之，然一九四〇年五月後其堪繼爲首相者，舍邱氏莫屬。抑政策之變更，豈惟英國，卽蘇俄何嘗不然，忽與德訂中立之約而袖手旁觀，忽因德人威脅而與英美同盟。甲時採世界革命命而成立第三國際，乙時取消世界革命命而解散第三國際。是政策受環境與時代之支配而變更，自理勢之無可逃者。惟在英國則各異之主張由兩黨分門担任，而在蘇俄出之於同一政府，此其所以異也。按人情物理言之，衆人之意見既異，則代表各種政見之政團之發生，自爲事理之必然。英人知其然也，乃隨歷史之沿革，而動之爲定制，議會中除政府黨外，許有反對黨，名之曰國王陛下之反對黨，平日批評政府反對政府方針，其所以發言者，非爲雜亂無章之個人，而爲反對黨之領袖，及至內閣信由而搖之日，反對黨領袖由美王召見，屬以組閣之大任，卽在兩黨對峙之日，政府遇有外交大問題，常召集在野黨代表使之預聞其事，及至對外作戰之日，則兩黨合作以成混合內閣。故反對黨之正式承認，久爲英國憲政上不可動搖之一部分，惟反對黨領袖之由國家領取俸給，則自一九三七年始耳。總之，人民意見既不能強之使用於一，則反對黨之存在，自然最合於情理。若蘇俄政治他日漸進化之原則而行，亦必有承認多元的政黨制之一日也。

第四、政府之進退。

民主之國，確認主權在民之原則，不自許人民以言論社之自由，人民於政府，以為然者可之，不以為然者反對之，列身政府者，對於國家大政，何者應為，何者不應為，在大選之中，示人以政綱，及每年議會召集，預算提出與夫討論方針之日，一旦內閣失去議會信任，則徇民意而辭職。張伯倫氏於一九四〇年春夏之交，對於德軍橫行，束手無策，迫於衆論，不得不辭職以去，為世所共見共聞者矣。英國之例，每屆大選之日，在朝黨議席減少，在野黨議席增加，則在職者自請辭職，薦賢自代，一九二四年之選舉，保守黨議席增至四百二十席，於是麥唐納去而鮑爾溫繼之，及一九二九年保守黨人數降為二百六十席，於是鮑氏去而麥氏又登台，及一九三一年金融風潮起，則麥氏自知其獨力之不克負荷，而混合內閣因以成立，皆以一己進退取決於大選中之民意與議會中之多少數也。即美國不行議會政治者，其總統州長與議會，例有任期，每屆選舉之日，即民意對於政府對於該會有所可否之日，杜威氏也，羅斯福氏也，皆四五十萬人之民意定之，豈如獨裁國之不容民意有所選擇於甲乙丙丁之間哉。邱氏第六條曰：人民有無權利推翻其所不贊成之政府。此種權利，昔焉必待政府罪惡昭著之日，羣起而為革命之舉，故美國獨立宣言中之言曰：倘政府違反其所以建設之本目的，（如保護人民權利），則人民得起而變更之廢除之。今則有選舉，有議會矣，所以更易之者，以選舉中議會中一舉手之勞，而新陳代謝之事畢矣。何也，依大選中之多少數，與議會中之多少數，為政府進退之標準，其為民主國憲法上習慣上之成例久矣。

第五、人身自由之保護。

民主國既確認主權在民之原則，其為民者，應有其理所應有而不可動搖之權利，此之謂人

民其大權利，而基本權利之中如言論自由結社自山家宅自由等等，尤莫如人身自由之要重，以一人之身，或拘之於囹圄之中，或受軍警之監視，則身且不能行動，更何言論結社之有哉。惟其然也，英國自昔有所謂人身保護狀之制。凡警察非先獲有逮捕狀者，不得捕人，既捕之後，即移交法庭，不許作長期扣留，被捕者通知其家屬後，得請求交保釋放，如法庭不許，得更向高等法庭請求，此即英政府尊重人民自由之良法美意也。此種制度在英之運用何如，可舉例以明之。某婦人言行失常，警察疑其為精神病捕之，視地方官吏知其逮捕出於錯誤，立即釋放。贈以賠償費五百鎊，以免雙方與訟，英內務部長更表示抱歉之意。戰期之中，英政府根據國防法案，制定拘捕命令，然此項命令權之範圍何如，每為英國法庭所爭執。一九一六，一七年戰時，甲乙兩人犯助敵嫌疑，警察捕之入獄，於是發生有關於未證明有罪之拘捕命令之範圍問題。時英國上院承認此項拘捕為合法，且聲明其未嘗違反人身保護狀之制，以其有國會立法可為根據。及戰時既了，平時心理回復，政府又復宣言曰：非經國會之授權，不許不將人提交法庭按法審判，而擅行使其拘捕權。蓋採用英國法院拘捕權不得因命令而擴大行使之意也。一九三五年〇瑪司氏被捕後，向法庭控告官吏之不法，繼而法庭判決，謂當擾亂治安之危險將發生時，官吏自有侵入私人住宅之權。然一九三四年法西斯黨大集會，場上有人提出質問者，會中施以惡辱，於是社會人士大譁，責政府何以不加干涉，英政府答之曰：除非有擾亂治安之危險，警察不應侵入會場。究竟此時之英政府是否有擾亂治安之危險，警察不應侵入會場。究竟此時之英政府是否有意擾亂治安之危險，雖不可知，然其尊重平民不侵犯人民自由顯然也。要之，英意之中以尊重人身自由為價值，其社會與法庭對於政府之拘捕權原

加限制，即政府之發佈拘捕命令，亦不顯其任意擴大，應納粹與法西斯國，設為秘密警察之制，動輒以一人一言之不備，而置之集中營或處以死刑者，其合乎情理與背乎情理之相去，奚啻天壤。此第七條之所由來也。

第六、司法獨立。

民主國中之大政，除行政與立法二

者外，司法之重要，不如二者之引人注目，然其國中設施之是否公平，是否正直無私，則決之於此而已。各國憲法，或為成文或為不成文，無不有主權在民，尊重人權，人民在法學前平等與夫以法律定之等語，所以表公平與平等之精神貫徹於上下也。然憲法與立法，雖有此種規定，所以澈底實行之者，在於英國所謂法律之統治（平日亦譯曰法治），其意曰行政與立法一切應依法律之標準而進行是也。美國兩院制定之法律，是否合於憲法，大法院得因人民之控告，加之以判決，如法院中認定法律為違憲，則此項法律即失其効力，此乃以法律之統治限制立法，獨在美行之，不見於其他國。以云英國，本無成文憲法，其法院自無由判決法律之為合憲為違憲矣。然英國之所謂法律之統治，依英憲法學者戴雪氏言之，含有三義。第一，維護正式法律之至高性，一切專擅行為，如以帝王大權為藉口，以政府之廣泛濫權為藉口，皆在排斥之列，譬曰人之受罰，視乎法律是否有明文，如法律上無規定之文，則不得任意由政府處罰，此所以根據法律以防止專擅之行者一也。第二，曰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凡英國官吏侵害人民權利者，人民可以在普通法庭上控告，與歐陸各國官吏立於行政法庭之下者異，因而官吏有對人民賠償之義務，此所以根據法律以防止官吏對於人民之滋擾者二也。第三，在他國中認為憲法之一部，且為人民權利之源泉者，其在英國則此類所謂憲法，立於普通法律之下

，譬之皇室之地位與官吏之地位，在他國規定於憲法中，而在英國則此二者由私法之原則決定之。英國受此三原則之支配，因而其政府不得行使至高無上之權力，以壓迫人民，其人民之生命財產，處處受法庭之保護，不至受政府之蹂躪，以視德意兩國政府不知有法律，但知有黨令，不知有國會相反兩方之理論，但見有一致之舉手，因而操行己意，無所不為者，即一有法律之統治而一否耳。

上文所言法律之統治，與司法有莫大關係，非法院與法官維持其尊嚴，則法律之效力決難擴充至於此境。此自有歷史上至遠之淵源，非可強而致之者，而英國法官之有學識有操守，不受政潮波動，為人民所尊敬，亦其重要原因之一也。英國法官之崇高地位之維持，由於以下各項，第一，法官為終身職，非行政部所能任意任免，除因過失或議會批評外，不得免職，此為一七四一年來之慣例。第二，法官為杜絕其外誘計，昇以極高之俸給，初為法官者年俸五千鎊，大法官一萬鎊，視尋常為行政官為教授者不可同日而語。第三，法官之行使其審判權，不受外界干涉。第四，法庭之審判，一律公開。第五，法官中絕少等級升遷，不必有所逢迎，以為進級之地。此數者乃英國法院所以能公平審判，而維持其良好之司法傳統也。

由此言之，國家也，帝王也，官吏也。皆立於法律之下，謂法庭之効力貫徹於國民之全部生活可也。國民代表本至公之心，以制定法律，法官又本至公之心，以解釋法律，以執行法律，則全國之心中咸知其有一至公之標準，至可恃之保障，而孰樂於作奸犯科而不自圖掩作乎。乃法西斯國家之執政政黨，挾其黨的武力，殺人放火於街市之中，滿佈秘密機關，何人言行，或拘囚，或置之死地，直視法律如無物。則此兩種國家之

孰治誰亂，孰興孰亡，俟待開後知之哉。

第七，公平競爭之風氣。全國共同生活於同一標準之下，則人人爭自磨礪，雖有痛苦而不至有怨言，安分守己已成爲習慣。譬之以運動言之，千碼賽跑，各人應在同一點上出發，不許阻擾他人，若其裁判員者許其親暱之人先跑若干步，其人則否，如是計算輪贏，是得謂爲公平乎，欲求競賽者拿出其本領得乎。更以開會言之，某團體爲號召衆人計，定某某日開會討論某事，及議事開始，發言者紛紛，乃發起人見甲等之發言不利於己，竟至動武，逐之而去，既曰開會，則明以辯論爲原則，竟乃以暴力勝人，而托名開會，是得謂公平乎，民權初步之習慣安從而養成乎。如上所言，猶爲至微之事，不足以見不公平之影響爲何如，再以事之重大者明之。甲乙丙丁同爲商人，向銀行借款爲活動資金，各交保人各簽訂合同，其條件至酷也，然其爲甲者奔走於部長與總裁之門，因而通融資金以數千萬計，或利用公家車輛運輸，則盈利大而致富速者，自爲此輩而已。政府對於商人待遇之不公如此，又誰肯奉公守法，而不奔走於權貴乎？政黨爲民主國中必有之結合，然甲黨恃其有功於國家，或在選舉之中，引誘人民投票，許之以酬報，或在議場之上，不遵議事規則，不將票數清算，擅將其所主張者，由出席人狂叫，或由主席爲同黨之故宣告通過。若此議事規則，任意蹂躪，安有合法決議之可言。而守法習慣，安從養成，其被壓迫者心懷不平，起而反抗，則國中之和平與秩序，必難保持而成爲亂國已耳。此公平競爭之原則所以爲英大學之學生聯合會中與運動場中所特別注意，謂英國政治上之良法美意，本於此四字可也。

嗚呼，民主之所以爲民主，曰民意有所宣洩，不至壓懷不平，激而生變耳，曰施政之善否，有所以監督之者耳，曰有至公至平之法，以定各人所應享受與其所應節制者耳，曰其政治制度，許人民以負責，因而易達內部之一致耳。此數者，在以上七項標準之下，向有其養成之道與運用之法，證之英美加澳等國，昭如日月矣。乃忽有墨索里尼氏與希忒拉氏，本其獨出心裁，恃一黨之暴力，置民意於不顧，以爲安內攘外之計，即在於是，雖倖勝於內，而其對外之成績何如哉。或者將反詰之曰，墨氏希氏雖以獨裁而亡，然法蘭西爲民主國，何嘗不於一九四〇年春夏之交一蹶不振乎。法國政治上所以不如英國者，其理由多矣，姑舉一二端以明之。英人對言論自由結社自由人身自由等事，爭之惟恐不力，至於國家權力之運用，每出之以負責與舍小異趨大同之精神，兩黨在議會中之辯論，各有領袖，其駁難政府之言，由領袖自身爲代表，既以代替政府之方式出之，及其執政更迭之日，自免於小黨角逐之弊。平日議會議事時間，獨由政府支配，非尋常議員所得主張，所以集一切時間於政府手中，以防止一國三公之弊也。及國家對外作戰之日，則兩黨停止黨爭，改造一黨之內閣爲聯合內閣，併心合力於戰爭之勝利，此則英國議會政治之所以長久也。法人不識此中運用之妙，平時政黨離析，及其戰時則成爲分崩之局矣。吾人倘以法國失敗爲民主政治之過，是因嗜廢食，因殺廢刀，不見食之利，而但見嗜之害也，不見刀之利而但見殺之害也，其可通乎。

十一月十四日於重慶。

論 國 民 天 職

余 家 菊

尤里安赫爾黎有言：進化結果，多非進步而僅為變化，又或有前所進，亦祇是一面的前進，命定其歸於死亡；但真實之進步實貫通於其中。（意本民意一卷十一期張申甫譯現代學人的責任）人類之進步乃人類之必然命運；雖有大力，莫之能逆；雖遇拂逆，莫之能止。天實賦人以向上之性，人雖不自覺，而其向上之行終演運千古而不息。人世文明，實植其根基。於是人類前途，實緣是而具有娛樂；人生奮鬥，亦由是而保得其價值。天之於人，其慈愛之心，可謂弘深極矣。

人依天性以制行，文明基於天性。吾人有慈愛之心，故能保種台羣。吾人有向上之心，故能日新又新。吾人有欲退之心，故能尊重他人。吾人有判斷之力，故能辨別是非。孟子所謂仁義禮智四端，人皆有之者是也。仁為惻隱，為同胞愛；是非羞惡為向上，為進取；禮為辭讓，為尊敬；智為判斷，為理性。人皆具此四端而莫知其所從來，強名之曰天命。性由天賦，非人力所能自主，寓於各人之身，而超於各人之上，為一切善行之所導源，教化之所依據。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就實體言之，所謂天者，宇宙之總名也。人在宇宙中，居其一體，實為全體中部份。部份為構成全體之要件，全體為範圍部份之輪廓。離部份則全體無以成其形，離全體則部份失其依存。人為天體構成之要件，無人類則天有虧乏之憾；天為人類存在之憑依，無天則人類失其範型。姑以自然現象明之；無日之照臨，無熱無光，則人生失其發育之機能；無人，則光與

熱失其推動文明之作用。耕稼之事不起，光彩之色不耀，縱有宇宙，宇宙亦且黯然。日往而不升，月沒而不來，漫漫長夜，翕殺嚴冬，縱有人類，亦且蟄伏。故人之為人，有賴乎天；天之為天，亦有賴乎人。兩者之關係，非具體而對立者，乃部份與全體之關係，故互相影響，而互為主動。天人感應說，在本質上無誤，惟於程級上每估計失當。估計人力而失於過大，認天意可隨人立而任意轉移，則有祈雨饑饉等迷信，認人力為天力所無條件拘束，則廢棄人事，聽任自然，而有宿命機械等言論。人力可以回天，但須遵循一定之法則；天力可以約束人，但其約束人亦有一定法則之可尋。故天人交感，雖為定理，吾人唯當發其必然法則而遵奉之。

就天之為理則言之，則天理至高無上。人能奮其己力已智以勉赴上游，而此奮勉之行亦不能自外於天之理則，其奮勉之途徑，更不能軼出於天之理則以外。故天之理則，於人有牽制之力，雖大勇大智，無所逃匿。人之不能逃天，正猶肺腑之不能逃於全身，較輪之不能逃於車。使較輪欲於車之外，自為搖擺，肺腑欲於全身之外，自斷才力，實不謂為人間怪物乎？人苟欲於天之理則以外自顯慧能，其為天之怪民實無以異於是。藉使人之活動不受拘束於天之理則，是殆將各異私意，無有定軌，不可測度，則紛紜抵牾，無條理可尋，人類活動何所藉以為調協之憑依？故宇宙必須具有必然而莫得自外之理則，凡人總受其宰制。故曰天之理則，至高無上。換言之，即宇宙法則，無可改移，莫可逃匿也。

天之理則，人類應行行之。莫能自外，故天之宰制力爲必然的而非任意的。今有天則於此，或從或違，常人每覺其身保有選擇之自由，投諸事實，始如樂登階梯，立於梯之中級，或上或下，似可自由，但決意從下，則必墮九淵，決意向上，則可升九天；其一上一下，自有一定階宿，未可任意改易之。奉天則，反天理，人各可以自決；不知奉行天則，則必然日躋於光明；違反天則，則必然日即於禍殃。或從或違，權操諸已；而從之斯有繼之之形勢隨生，違之斯有違之之機運俱啓。此必然之形勢與機運，非人力所得而突破，必將自食其報。有時似可突破，反禍爲福，實則於此場合，天之理則本有其另一方面，足與此一方面相抗衡，而人不會認識，遂誤執此一理則爲不可違反耳。所謂賤之在前，忽焉在後者是也，又有人見善惡之報，不能剗舟以求，遂謂爲惡得福，爲善反得禍。不知惡人得福非緣其惡行，乃由其惡行之外，自有其可以得福者在；善人得禍，非緣其善行，乃由其善行以外，自有其致禍者在。嗚乎此理，則於「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斯可無疑焉。

天之人也，悲憫弘深，欲人人各得其所，各樂其生。使天而無慈悲之意；則人之奮勉經營，動遭挫逆，摧之折之，虧之損之，雖有智勇，何術保其成功。人類其所以能免於淘汰，能運用其才智以圖謀其生存者，皆由天賦人以求生之能，而又保證「有努力即有收穫」也。或謂天既愛人，何不置人類於完全康樂之境，使其不陷於勞苦憔悴之中？推斯說用意，殆欲上天代兆民耕種，代萬衆紡績，不勞而足衣足食，以坐享其懶惰之福。天果如此，人世直成行尸集團，吾力雖薄，亦必奮力以擊破之。或謂天既愛人，何故世間有種種疾苦，如弱肉強食者，不知世有疾苦，非緣天意。使天而果欲施行其疾苦者，則

吾人不得覺知疾苦之非正，今吾人既知其非正，是天已顯示其真意所存，而將假手吾人以去之。奉行天則既爲吾人分內事，則世間有一分罪惡，即吾人有一分天職未盡。翹首望未來，罪惡何時掃？吾人途程，甚爲遼遠！吾人任務，甚爲繁重！吾人圍地，甚爲廣大！吾人當以愉快之心，歡迎鉅額之負荷。有一分之努力，天必報吾人以一分之結果。故曰求則得之。

天德廣大，有求必應。天之應人之求也，又必遵守一定之法則；天不爲人之求之也，而變更天則。天不違反天則，天亦不違背棄天則。故天道至公無私，至正無奇，至當無偶。天不擅作威福，其有所威福，皆由人自招之。故自助者天助之。天道人道，同條共貫；求天祐者，當盡盡人事。孔子所謂「丘之賜久矣」者，卽此意也。或曰：奉行天道，當格遵人間軌則，但人間理則，有不合正義者，毋乃將藉天則之名而拘執不釋乎？應曰：天既示吾人以不義之存在，是即天未欲保持此不義，吾人之天職正在於改革之。漠視不改，咎在吾人之違反天意。天於罪惡不負責任。故曰：天道至仁。

天則由人表現於人間，人生義務卽在奉天則而實現之於人間。唯天則之實現於人間，殆無完全圓滿之一日。正因此故，吾人當自強不息，永求進步，不可中道而廢。倘實現天則，果有一日而完全圓滿，殆將安息優游於其中，更無所須於進步，從而無所須於努力。唯完全墮廢天則，僅理實能之。至於常人，則墮廢之時實少於違反之處。故須能改過。能知已過者，不有異乎天則。窺見天國之形象，殆能洞察人間之罪惡。有所憧憬於未來，始能不滿於現狀。始向上要矣，而致知次焉。人不詳究事理，不知罪惡之所在，與夫天則之所當然，鮮不卑陋自安者。

天則之內容，凡各種學科所發現之真理，皆為天則之實質，吾人要當就人類智慧之最高成就一一舉而行之。唯判斷知識之真偽，亦有如下標準之可循。

一曰發揮人生之主動性。人類在宇宙中之地位，由屈伏而漸即於主動。完全主動，雖無其時，而主動之分量，則應隨時而俱加。故人類對於自然，當日增其控制之力；對於人類前途，當日增其自主之能。

二曰發揮人間之諧和性。人與人相處，當互求助益，而共去侵陵，剝削國人，固屬可恥，殘殺他國民，亦是文明污點。愛之範圍，日求其廣，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敬之對象，日求其多，無寡孤獨，不敢侮慢。存民胞物與之心，為老安少懷之事。

三曰發揮人生之自覺性。今日之人類，已知自求控制其命運，而特意致力，於可用知識之探求，且督促自身踐履之。曾目之行爲，偏見之支配，皆當力求解說。務期以自覺之心情，為獨立不依之生存。

人生天職在向上，向上之目的在求進步，進步之特徵，有三項如上所述。此三項者，實符合於仁義禮智之四端。是皆天所與吾人者。國民欲使其國家為光榮之存在，必須視為天職而踐履之。吾國民於其天職若能秉嚴肅之心情，為篤實之踐履，則其氣象自將日即於剛毅，純厚，真摯之境地，一掃輕浮，詭

詐，卑陋，之惡習。

或謂履行天職，難在天職之認識；彼人奉行天意者，必設立一或權以任天意之指示與解釋；如是之制度，固不得謂為無理由，揆之國情，似難推行，不知薩摩等輩，固為窺測天則之一法，而反之自心，亦自有其昭然臨而督策吾人者在，非如其所示以實行，此心即惴然不自安。仁義禮智，人所固有，就其發露處，把握而擴充之，能內不愧己，即外不負天矣。客觀之天，正在主觀之我之中，同時又超然於主觀之我之上，以發揮其監臨督策之力。一般的法治，自有其價值，然欲國民履行法規，而出以真切不苟，則內在規律終須樹立。

誠然，主觀的規制，有時失當；奉行神意者每以辨別執為神意執為魔欲不易而感痛苦。欲避免誤認邪見為正見，第一須純正其性格，第二須博思廣辨，第三須考究已經確立之法制。認識為性格所支配，有中正之性格，始有中正之認識。故澄心寡慾等工夫，有其價值。有中正性格以格除認識障礙，再加以思辨之功，認識之正確，自能得其保障。惟人生精力有限，欲與一切問題而統皆思辨之，是為不可能；故當用集團智慧以爲一己智慧，於科學所樹立之定理定律若是明確之理由，即一一舉而行之。又於科學之所求立者，則依傍聖哲之教言，以其亦為民族經驗之精品也。吾國民能抱定踐履天責之誠意，而又於認識上佐以上述三法，當能早見國民氣象之丕變。

政治成敗論 (二)

陳啟天

政治如何才易成功而不失敗？這是本篇所要研討的一個大問題。我們要對於此一大問題得到一個比較中肯的解答，須先認清以下數點：

首須認清政治成功方法與革命成功的方法不同，所謂革命，或政治革命，是要用暴力手段推翻一個舊政府。在新政府未建立以前，凡可以推翻舊政府的方法，都可稱為革命成功的方法。這種方法的特徵，在富於破壞性。至於通常所謂政治，是學用和平手段，建立一種公共的政治軌道。非由革命而來的政府，固須用和平方法推行政治；即由革命而來的政府，也須用和平方法推行政治。這種方法的特徵，在富於建設性。所以政治成功的方法，要與革命成功的方法有點不同。換句話說，革命成功的方法，不一定就是政治成功的方法。一個黨派可以革命方法奪取政權，却不可仍用革命方法推行政治。如果仍用革命方法推行政治，則其政治的必定失敗。這個道理本很淺顯，然而尚有人不甚明白：喜用「革命」二字來做政治的符咒，以應付一切。此可謂只知革命，不知政治。

其次須認清政治成功的方法與作戰成功的方法不同。有些人把政治當做一種戰爭，因而把作戰方法應用到政治。又有善人根本不懂政治，只知道一點帶兵作戰的方法，因而也把作戰方法應用到政治。這兩種人的看法和作法，都由於沒有經濟政治成功的方法，應與作戰成功的方法有點不同。作戰成功的方法，無論中外都不外運用武力與間諜，以殲滅敵人。如果政治也用武力與間諜來殲滅人民和異己，那就不是政治了。縱勉強稱

為政治，也不過是「武力政治」，「間諜政治」，或「恐怖政治」而已。以之禍國殃民則有餘，以之求治圖強則大誤。所以先哲曾特別指明政治作戰的方法不同說：「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對敵作戰固不妨「以奇」，而親民治國則必須「以正」。如「以奇」求親民治國，則必使民益不親，國益不治了。所以先哲又告誡帝王說：「以馬上得天下，不能以馬上治之。」這種道理，先哲既早經點明，不待多說。無奈世人多以爲在政治上能如作戰一樣，用間用奇爲得計，致國事敗壞於冥冥之中，日甚一日。此可謂只知作戰，不知政治。

又次須認清民主政治成功的方法與專制政治成功的方法不同，民主政治與任何專制政治不同，因此使民主政治成功的方法應與專制政治成功的方法有點不同。民主政治，只可用民主方法，才有成功的可能。如用專制方法，決不能完成民主政治。即民主其名，專制其實的方法，或徘徊於專制與民主之間的方法，也均不能完成民主政治。現在世界正是民主政治時代，至於專制政治則已成過去。中國欲政治成功，惟有立即走上民主政治之路。不過中國政治尚在由走上民主的過渡時期，難免對於民主方法與專制方法分辨不清，對於尙待學習的民主方法有點遲疑。所以我國欲從現在起，即漸次走上民主政治之路，必須認清民主政治成功的方法與專制政治成功的方法截然不同。專制政治在今後中國決無成功的可能，必須決心用民主方法，以建立民主政治，才能獲得政治成功。

我們既經認清以上所說三點以後，可知今後中國政治成敗

的關鍵，全看能否採用民主方法以實行民主政治。能採用民主方法，以實行民主政治則政治成功，否則難免政治失敗。換句話說，今後中國政治成功的方法，就是確使民主政治成功的方法。至於不能確使民主政治成功的方法，則只是政治失敗而已。所以我們要知道政治宜如何才易成功而不失敗，則必須同時明瞭民主政治宜如何才易於成功而不失敗。現在依據這種觀點，試說明政治成功與失敗的要義如下：

第一、度開明，與時進步的政治，則易成功，態度頑固，與時背馳的政治，則必失敗。從政治演進的歷史趨勢看來，大抵是由原始政治演進為貴族政治，復由貴族政治演進為君主政治，更復由君主政治演進為民主政治。每一演進以後的政治，皆較未演進以前的政治合於人民的要求。具體說來，即是原始政治不及貴族政治合於人民的要求，貴族政治不及君主政治合於人民的要求，君主政治不及民主政治合於人民的要求。所以政治歷史已演進為民主政治，便不能復返於君主政治；猶之君主政治不能復返於貴族政治，亦猶之貴族政治不能復返於原始政治。這可叫做「政治的時勢」。相應此種時勢的政治則易成功，違反此種時勢的政治則必失敗。故先哲說：「治與世宜則有功」。當今政治的時勢，已舉世趨向於民主。因此可以說，當今政治的唯一要務，便是實行民主。能實行民主，則是治與世（按此世字即謂時勢）宜而有功；不能實行民主，則是治與世違而必敗。故先哲又說：「識時務者為俊傑」。識時務，非趨炎赴勢的意思，亦非人云亦云的意思，乃是認識當前政治的要務而決心推行之。如何而後始易於認識當前政治的要務？依我們看來，不視政治的態度是否開明而定。政治態度開明，自能認識時勢，不視革新政治。政治態度頑固，則無由認識時勢

，甚或以時勢的變遷而恐怖，急趨於頑固，自諱不到政治革新。政治不能隨時勢而革新，則除失敗外，那能有成功呢？欲求政治成功，必須態度開明。態度多開明一分，則政治多成功一分。態度多頑固一分，則政治多失敗一分。態度能隨時開明，則政治永久成功。態度不能隨時開明，則政治及身失敗。態度開明或頑固，既與政治的成敗有如此密切的關係，所以欲求政治成功的人們，必須先自看察政治態度是否已夠開明，識時務。如已夠開明，識時務，自不致政治失敗。如尚不夠開明，不識時務，便休想政治成功，則須自求態度開明，認識時務，而立即決心實行民主政治。我們要知道世界經過這次大戰，時勢已大變了。中國經過這次大戰，時勢更大變了。如果仍用抗戰以前，甚至二三十年以前的老態度或舊方案，來應付當前業已大變的時勢，則恐難免於頑固，而與時背馳，雖欲成功，豈可得乎！所以我們說，政治成功的第一要義，是態度開明與時進步。

第二、以天下為公的政治，則易成功，以天下為私的政治，則必失敗。政治的根本作法，不外兩大種：一是以天下為公，又一是以天下為私。凡以天下為私的政治，無論是私天下於一家，如封建政治；或是私天下於一人，如君主政治；或是私天下於一黨，如黨主政治，都不外以國家為統治者的私產，以人民為統治者的奴隸，以政權為統治者的特權。既以天下為私，則奪取政權與保持政權，均不得不獎勵破壞，橫暴，陰謀，殘忍，虛偽，姦詐，甚至獎勵貪污。歷史上的政治，多是以天下為私，故充滿這種種壞現象。在這種種壞現象之下，只有壞人才易於生存而且得勢，何能促政治清濁，更何能使政治成功？政治成功不可少的一個要件，是要一切從政者都有一點公

心。如何而後始易於引起一切從政者的公心？全在統治者先有公心。只有公心，才能引起公心。如果自己滿腔都是私心，如何能引起他人的公心呢？既都是私心用事，則除爾虞我詐，相研相毀外，談不到政治，更談不到政治成功。所以，說不以天下爲私，則政治必定失敗。要政治成功，便必須以天下爲公。以天下爲公，自能「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用不着使暴，使詐，使貪。既用不着使暴，使詐，使貪，則除軍事與外交外，沒有不可公開的政治了。政治盡量公開，是以天下爲公的一種必要表徵。政治多公開一分，則可顯示公心多一分。少公開一分，則是顯示公心少一分。故真正以天下爲公的政治，必須盡量公開。不過一般人好以軍事上的名詞，移用於政治，以爲政治也要如軍事一樣「嚴守秘密」，那便不免大錯特錯。我們要知道：政治上秘密之所在，即是私心之所在；政治上的秘密機關，即是搗亂機關。自己私心，而要人家不私心；自己搗亂，而要人家不搗亂，古今中外，決無其事。所以荀子說：「上宣明則下治，辯矣，上端誠，則下厭惡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治辨則易一，輕繁則易使，易直則易知。易一則強，易使則功，易知則明。是治之所由生也。上周密則下疑險矣，生幽險則下詐矣，上偏曲則下比周矣。疑險則難一，詐詐則難使，比周則難知。難一則不強，難使則不功，難知則不明。是亂之所由生也。故治道利明不利幽，利宜不利周。」（見荀子正論篇）這種道理，早經我國先哲闡明，似乎以天下爲公的政治，早應在中國實現。然而事實猶迄今未能如此，其故安在？在只有以天下爲公的理想，而無以天下爲公的辦法。從來賢哲多不易取得政權，而取得政權的人們又不一定足賢哲，所以不易實現以天下爲公的政治。要實現以天下爲公的政治，只有一個辦法，即

實行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之下，政府由人民而組織，爲人民而服務，一切必須以公開的方式出之。執政爲賢哲固須如此，非賢哲亦須如此。不然，則不能爲執政。縱使伴執政，也隨時有被人民推翻的可能。所以民主政治是保障以天下爲公的一種必要辦法。依此辦法而行，則政治易成功。反此辦法而行，則政治必失敗。

第三，容許民意輿論與反對派批評監督的政治，則易成功否則必失敗。一切人類，除少數聖哲外，多有三大弱點，一爲好私，二爲好蔽，三爲好諛。此三大弱點在日常生活上，固易於暴露，而在政治生活上，以有權勢的關係，尤易於暴露。右今中外的一切聖哲，千言萬語，大抵不外教人去私，去蔽並去諛而已。然而人類好私，好蔽和好諛的弱點，只靠少數聖哲的道德教條，尙未能完全矯正，必須政治另有辦法，使此三弱點不易暴露。但又可惜從來的政治不注意及此，致多失敗而少成功。何以見得呢？從來的政治多是專制，一切專制政治多不容許民意輿論與反對派的批評監督，便是一個顯明的證據。一切專制政治，多以爲民意輿論與反對派是他的敵人，不加以摧毀，便難完成任何專制政治。以摧毀民意輿論與反對派爲政治成功，則其結果不過是政治失敗。因爲民意輿論與反對派既經摧毀以後，政治必益趨於腐化惡化，暴露好私好蔽和好諛的弱點達於極點，而至於不可救藥。先哲說：「諸侯能自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擬（按擬謂能相若）者存，自爲而莫己若者亡。」（原文見尚書仲虺之誥篇。此依荀子堯舜篇引文）從前的諸侯，何以有師友便能稱王稱霸，沒有師友便難免於滅亡，則以有師友，可以矯正善候好私好蔽和好諛的弱點；而無師友，則無由矯正而已。不過一個人既經在政治上有相當權勢以後，則

有家族親戚，故舊和左右重圍包圍，不易接近師友。因此，不惟好私好蔽和好諛的弱點無由矯正，且益加甚。專制政治之所以多失敗而少成功，即在此一點；其所以不可救藥，亦即在此一點。專制政治既不可救藥，所以近代各國莫不以民主政治代替之。在民主政治之下，無論何人執政，對於民意輿論與反對派的批評監督，不但應該容許，並且必須遵從。因此人類好私好蔽和好諛的弱點，便易於矯正，而政治也隨時改進了。政治既可隨時改進，自易成功。所以常有民意輿論與反派批評監督的政治，多成功而少失敗。從前專制時代，人們多希望專制者以賢者為師友，以保證政治成功，然而多不免於失望。現在民主時代，無不無民意輿論與反對派，只須容許其自由批評監督，即可保證政治成功。如不容許民意輿論與反對派批評監督，則是自求政治失敗，雖有賢哲，亦莫可如何！孟子說：「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此係就對外而言。若就對內而言，則可說：「無民意輿論與反對派者，政治必敗。」民意輿論與反對派與政府相反，而實相成。其所以相反，在能矯正政治的錯誤。其所以相成，在能促進政治的改革。要實行這個道理，既要大德量，又要大智慧，更要大勇氣，非新政治家莫能為，此其所以難能而可貴。

第四、法律有威信的政治，則易成功；法律無威信的政治則必失敗。法律是建立政治制度與推行政治設施的一個必要公共標準，有此標準，則政治制度易於建立，政治設施易於推行。否則，政治無確定的軌道可循，一切不免於亂了。政治，原是求治的，只能以治求治，不能以亂求治；只能以治亂，不能以亂治亂。要以治求治，則莫如在政治上先建立法律的威信。無論何國，無論何時，都有法律，但其法律不一定有威信，

尤其不一定在政治上有威信。其所以不一定有威信的主要原因：一、由於從政者好只用法律治人民，不用法律來治政府；只用法律來治人，不用法律來治己。二、由於從政者好以便宣行事為痛快，為威風，為便利，而不顧法律。三、由於從政者好只引用於自己有利的法律，而於自己無利的法律，則視同具文，甚至任意加以變更。四、由於從政者好完全依照自己的意思制定法律，而漠視民意輿論。五、由於政治上的特殊勢力與秘密機關立於法律之外，專門破壞法律。六、由於法律的本身不合法，法律的內容不統一，和法律的改訂太頻數。七、由於實依着法律實行的重要。八、由於法律缺乏民意輿論的後盾。以上所說八種原因，有一存在，便足使法律的威信掃地，何況不只有一種原因存在呢？法律既因種種原因而無威信，則是雖有法律而等於無法律。無法律，或法律無威信，自談不到政治，更談不到政治成功。政治上最要的法律，是憲法及其相關的法律。政治是否有成功的可能，全視憲法及其相關的法律能否具有威信。憲法及其相關的法律，能具有威信，則政治易成功，否則必失敗。我們試略舉民國以來的憲法史說說，便足證明這個道理。民國以來，雖僅僅經過三十餘年，而憲法之多，實已超過其他任何憲政國家。元年有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及臨時約法，三年有袁世凱的約法，十二年有曹錕的憲法，（二十五

年有五五憲法草案，尙待制頒）。憲法雖如此之多，却無一種在其有效時期真能具有威信，致憲法不成為一種具文，便只是一種路經而已。憲法是憲法，政治是政治，二者漠不相關，甚至互相衝突。憲法因此而失敗，政治也因此而失敗了。其所以失敗的根本原因，大要不外以上所說的八種。另外還有一個根本原因，須稍加補說：那便是從來政治上有權勢者，多只相信

人而不相信法，多只相信人治，而不相信法治。不知人的喜怒無常，類疏不一，公私難分，不一律以法治之，何能成爲人治？故真正的人治，必同時又是法治。真正的法治，也必同時又是人治。只相信人治而不相信法治，則不惟不真了解法治，亦且不真了解人治，要實行人治，必須同時實行法治，猶之要實行法治，亦必須同時實行人治一樣。人治與法治同時實行，然後法律始能真有威信。法律真有威信，則政治自不患不能成功了。就一般的政治說固須如此。就民主的政治說，尤須如此，所以民主國家不但要有憲法，（或文或不文均可）而且要有真有威信的憲法；不但要有合於官意的憲法，而且要有合於民意的憲法；不但要有人民遵守的憲法，而且要有政府遵守的憲法。憲法不合民意，而政府又不遵守之，則法律無威信，政案必失敗。憲法合於民意，而政府又遵守之，則法律有威信，政治必成功。

第五、善用權力的政治則易成功，濫用權力的政治則必失敗。一切政治，都不能完全離開權力。如果完全離開權力，便不是政治。所以任何政治問題，又同時含有權力問題在內。政治問題既同時含有權力問題在內，則政治的成敗，必與權力的運用方法有密切關係，可想而知。扼要說來，權力運用得法，則政治易成功。權力運用不得法，則政治必失敗。權力如何運用，才爲得法？如何運用，便是不得法？換句話說，如何爲善用權力，又如何爲濫用權力？這是一切從政者必須攷察明白的一個緊要問題。然而一般從政者，每多只知熱心奪取權力，越大越好，越多越好。至取得權力以後，又往往不惜濫用，以表示其有權力，此可謂只知權力，不知政治。我們要知道政治上的權力，好比是一把利刃，好好使用，則可長期使用；不好好使

用，則恐傷着人，而不能再使用了。所以從政者不可不切實講求善用權力的方法。關於善用權力的方法，其要點如下：（一）凡用權力者，須知權力的最高源泉，只是人民全體，而不是個人，不是階級，不是黨派，不是武力，更不是天神。如誤以個人，或階級，或黨派，或武力，或天神爲政治權力的最高源泉，則均難免於濫用。所以先哲說：「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所以近代民主國家，多在憲法上明白規定：「國家主權屬於人民全體」。〔二〕凡用權力者，須知權力最高源泉既爲人民全體，則任何權力的使用，均須對人民負責任。所謂對人民負責任，不僅口頭或文字說說便算了事，必須由人民的代表機關，經常加以監督。凡不如此對人民負責任，便是不負責任的權力，難免濫用。〔三〕凡權力的運用方法，有單一而確定的規模，而使民權高於政權，政權高於軍權者，則是善用權力，凡權力運用的方法重疊，混雜，而無規模，致軍權高於政權，政權高於民權者，則難免濫用權力。〔四〕凡黨須是黨，政須是政，二者不相混雜，則是善用權力。否則，政有一個政府，黨又是一個政府，兩重政府衝突，即難免不濫用權力了。〔五〕凡以權力賦與私人者，則私人恃有私關係，必濫用權力。凡不以權力賦與私人者，則以其無私關係可恃，反能善用權力。凡以權力賦與秘密機關者，則以公衆不能過問，難免濫用權力。凡以權力賦與公開機關者，則以人人能過問，必可減少權力的濫用。凡使用軍警令人恐怖，則是濫用權力。凡使用軍警令人安樂者，則是善用權力。凡使用權力獎勵作惡者，則是濫用權力。凡使用權力獎勵爲善者，則是善用權力。凡使用權力令人敢怒而不敢言者，則是濫用權力。凡使用權力令人敢言而不必察者，則是善用權力。凡濫權依其性質劃分，而各

合一才能相稱之人專負其責者，則是善用權力。凡專權不依其性質劃分，而使一人負其名義，另使一才能不相稱之人負其實際責任者，則難免濫用權力。以上所言各種運用權力的方法，都與政治成敗有極密切的關係。權力多濫用之，則政治必失敗；多善用之，則政治必成功。故政治不貴在有權力，而貴在善用權力。民主政治可使人易於善用權力，而難於濫用權力，要求政治成功，只有實行民主，別無良法。

與政治成敗有關的要點，當不止於以上所說的五大種。不

雲 孫 隨 筆

煙草之異名

煙草原產美洲，明末始經菲律賓入閩粵，經朝鮮入遼東，物屬外來，其初並無定稱。談遷棗林雜俎禁煙類云：「金絲煙出海外番國，曰淡巴菰，流入閩粵，名金絲烟。」姚旅露書云：「呂宋國有草名淡巴菰，一名金絲煙。……初漳州人自海外攜來，莆田亦種之，反多於呂宋。」又清穆德四年戶部有禁種丹白桂告示，見文獻叢編第十二輯。白淡巴菰，曰丹白桂，皆原名 *Tobacum* 之音譯。曰金絲煙，曰金絲煙，則皆新名。「丹白桂」「金絲煙」知者已較鮮。其尤異者。明清史料乙編第三本頁二三三石城島千總鄧定國陳啓確獲鹽船參斤等情機件云：「及審南靈草，則供曰，醜國處處產之，而平安島則更繁盛焉。八人帶有二百包，亦去王京貨賣。此草在他國名曰甘白炭，王京人食之爲業，天寒尤爲急需，所謂煙酒也。」「南靈草」「甘白炭」，均指煙草而言。知者更少。今「煙草」久成通名，前舉諸名，久作廢矣。

過我們深信以上所說的五大種，確是政治成功的基本要義，故特別提出來說說。如果從政者真能（一）能度開明，與時進步，（二）以天下爲公，（三）許容民意與反對派批評監督政治，（四）建立法律的威信，（五）善用政治的權力，我們可以担保政治成功。萬一不能，則惡政治終於失敗，致前功盡棄，未免可惜。先哲云：「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我國政治狀況早經到了「窮則變」的時候了，何不從速用民主來變變，以求其能通且久呢！

陶 元 珍

歡迎民主戰士共同奮鬥

「第一」民主主義的實現，是國家的統一。

現在是民主的世紀，參加這次世界大戰的所有聯合國國家，都是爲着民主自由的總目標，向法西斯主義進行徹底的殲滅戰。隨着戰爭勝利的結果，絕不允許任何類型的法西斯政治繼續存在；因爲有了法西斯主義的保留，即是戰爭的禍根不能消除，和平的秩序不能奠定。

中國必須是民主國家，而民主的制度必須是徹底的。中國的民主如不能徹底的實現，其結果：即是不民主的中國或半封建的中國之延長，對內將無由統一，達到和平的經濟的發展；對外更無以戰勝學日，立足於民主國際的舞臺。民主國際的舞臺如缺少民主的中國，即等於世界和平的體系不能堅實的建立起來。遠東的危機，太平洋的風雲，將使整個的世界不能得到永久和平。因此，所有世界民主國家，須要一個強盛的民主的中國，作爲東亞安定的因素。同時，中國人民尤不能不竭其力之所能盡，把半封建的中國變成真正的現代化的民主國家。脫離半奴隸的生活狀態，獲得近代人生的幸福。

在這個真理的認識之下，我們民主主義者正面臨着一個重大的歷史任務。即是：在對日戰爭極艱苦的接近勝利的後一階段中，我們要使一黨專政的統治，走上全民的民主憲政之正軌，結束半封建的軍事官僚主義的政治，讓中國各階層的人民，同於民主聯合的方式之下，發動抗戰的力量，奠立民主統一基礎。

中國自辛亥革命以來，從無真正的統一。這次民族解放戰爭，正是帶給我們統一的機會。我們若是故意的錯過了，中國

的災難，將無底止。所以，中國的民主主流輪，正是統一主義。正是愛國主義者。我希望，懷疑民主主義的人們，必須認清這個道理。

現在，有人號召全國青年或有志人士，作第三次大聯合運動。他們說：辛亥革命是第一度的聯合，國民革命是第二度的聯合。這種說法，似乎近理。但是，第一度聯合的共同目標，是在推翻滿清的異族的統治，創立中華民國。第二度的聯合的目標，是在消滅北洋軍閥的統治，恢復民主革命的中國。現在，因爲上兩次的聯合奮鬥，同歸流產，爲軍閥官僚們開闢了剝削和宰割中國人民的道路，造成民族的災難，引起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所以需要第三度的更廣大的民主的聯合。它的最高目標，是在完成民族解放的大業，實現名副其實的民主政治，絕不是爲保衛一黨專政延長半封建的統治。

我們現時所需要的民主的聯合，正是中國民主同盟所擔負的任務。在三年以前，民主同盟的前身「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即以結束黨治實施憲政爲奮鬥的目標宣告成立。現在，因爲民主策勵加速的發展，世界民主的形勢加速的擴張，中國人民更需要更廣泛的民主的組織作爲民主鬥爭的團結形式。所以在去年九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爲了適應這種新的要求，乃毫無保留的改爲「中國民主同盟」，藉以統納全國民主的戰士，共同肩負民主抗戰和建國的責任。

在民主同盟的旗幟之下，它應當結合一切愛國主流者，民族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它祇以崇奉民主和抗戰

章伯鈞

的信仰為標準，不受思想派別的限制；但法西斯主義者則必須絕對的加以排斥，不能任其混入民主的營陣。

根據這樣的匯合衆流的觀點，民主同盟的前途，將是不可限量的。它應該在各社會階層中，各職業團體中，獲得大量的忠實的同盟者和信從者，它對其他任何民主抗日的黨派社團以至社會人士，必能和協的相處，必能在民主的聯合基礎之上進行共同的工作。

在現時的中國，若是缺乏這種寬大的民主風度和民主精神的龐大組織，對於民主政治實現的前途上，將感到重大的困難。所以我們必須竭盡全力從各種不同的社會階層中，吸引大量的民主的戰士，參加我們的組織，以配合其他的民主力量，來共同解決中國的民主問題。

為求民主政治的實現，必須有堅實的民主的政治組織作為

雲孫隨筆

明神宗之死

文獻彙編第四輯康熙建儲案頁三王換第三摺引蔣廷錫等傳奉清聖祖而諭云：「朕猶及見萬曆年間內侍，得悉當時情事。萬曆以羣臣敦請，乃立泰昌。泰昌平日，極不能盡孝道。萬曆之終，亦不甚明。泰昌之立，不過三月，足見天之報施不爽。」說至可異。案明神宗本僞愛福王，果光宗平日不孝，安有不易儲者？至謂神宗之死不明，尤不足信。光宗棄慘柔懦，決非弑逆之人，且並無兵力，門衛至以老內官充之，（湧幢小品）何能行逆？傳稱公私紀載，均無此說。為此言之明內侍，當係鄭貴妃之黨，故以莫須有橫誣光宗也。聖祖輕信讒言，未免無識。

推動的力量之一。近代化的民主政治，必須有近代化的政治組織，如只有一散沙似的民主的個人，缺乏定型的組織，自然不能發揮集體的民主的力量。其次，如只有微弱的而又孤獨的政治組織，孤軍作戰，亦不能發揮決定性的力量，因此，我們為民主奮鬥的人們，必須團結起來組織起來，向着共同的目標努力奮鬥。其次，我們必須坦率的承認着，在近代中國政治鬥爭中，根本缺乏近代化民主生活的習慣和作風。自民元以來，政治舞台上只扮演着官僚和政客的勾當，他們雖然曾經喊過「共和」、「自由」和政黨的口號，但實際的政治行為，不外是權術和詭譎的玩弄。我們這一代為民主而奮鬥的人士，都應該切切實實的學習民主的風範，自檢自重，坦坦蕩蕩，為我們的子孫開闢民主的新紀元。

陶元珍

試論蘇聯外交政策

孫寶毅

蘇聯朱可夫將軍率領大軍，現已抵達柏林近郊，這篇文章和讀者見面時，柏林或許已經被蘇軍佔領了。德國的投降條件，以及如何處置德國，遂成爲大家所注意的問題。史大林，羅斯福和邱吉爾三巨頭在這次會議中所討論的，當然亦以這個問題爲主題。

聲言德國，蘇聯居首功，換句話說，歐洲的解放，蘇聯出力最多，對德國，對歐洲，蘇聯應有最大的發言權。蘇聯的意見如何呢？

蘇聯與英美之間，其意見並不完全一致，這是誰都知道的。就是史羅邱三巨頭，也如此坦白承認。蘇英美三國間意見的分歧，我們必須要追溯到過去的歷史，才能夠找出其原因。蘇聯自無產階級革命後，英美就對她抱着猜疑的態度，甚而處處加以防備，根本的衝突點是在世界共產革命和資本主義的不相容。自日本於一九三一至三二年侵略中國東四省，以及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在德國掌握政權後，英美才發覺，德日不但威脅西方民主國家，並且同時威脅蘇聯。敵人既然是一個，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蘇聯之間，似應取互相的諒解，以謀共同對付之策。一九三三年美國承認蘇聯，一九三四年允許蘇聯加入國際聯盟，一九三五年法蘇和蘇捷簽訂同盟條約，就是在這種需要之下產生的。但此景不當，英法美對軸心採取姑息政策，以至於慕尼黑會議的離棄蘇聯，遂使英法美和蘇聯之間的關係，又惡化起來。蘇聯爲爭取自身軍事準備的時間計，簽訂德蘇不侵犯條約。當時，曾有許多入，認爲德國之敢於發動第二次大

戰，乃是由於無後顧蘇聯之憂的緣故。希特勒後來終於進犯蘇聯。日本也隨着進犯美國珍珠港。英美蘇遂形成一條陣線，共同對抗軸心國家，但舊時的猜疑和成見，若要完全捐除，則並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事。

蘇聯爲打破英美的猜疑和成見計，於一九四三年解散第三國際。英美最害怕蘇聯的，是第三國際的世界革命。其實，自史大林掌握實權後，即放開世界革命的策略，而將重心着重於一國之內實行社會主義。但第三國際的機構，始終存在，所以英美政治家對蘇聯不能完全信任，認爲蘇聯遲早要實行世界革命。現在第三國際既然解散了，英美似乎從此可以信任蘇聯了罷！

由馬克斯主義到列寧主義，由列寧主義到史大林主義，本來是一脈相傳。但史大林主義，于其說它是一種主義，不如說它是一套隨機應變和抓住現實的政策。史大林的作風，腳踏實地，不好高務遠。三個五年計劃，紅軍的增強，和最近給予十六邦充分的自主權，可說是史大林的充沛國力和團結內部的現實主義的必然結果。稱此次抗德戰爭爲愛國戰爭，其原因也可從此找出。所以有人指出，蘇聯現正傾向於國家主義，而史大林想把蘇聯成爲一個民族國家(National State)。若欲成爲民族國家，就勢必因之發生許多問題，如邊疆，國防和海口等等，在以前注重世界革命和國際共產主義化的時候，這些問題可以看作次要的。我們略要瞭解蘇聯近來的政策，應該從這個新角度觀察。

一個國家若以現實主義為作風，則其政策往往以行動表現出來，換句話說，其政策的原則，只可從其行動中歸納出來。蘇聯就是如此。現在讓我們看一看蘇聯對德國，對波蘭，對芬蘭，以及對中歐南歐西歐各國，在行動中所表現出來的政策為如何。

對德國，史大林曾說過，「不可能消滅德國」，但蘇聯決心消滅納粹主義和普魯士主義，使德國不能再事侵略。合日蘇聯最害怕英美的，是對德「軟化」，所以蘇聯堅持法西斯必須根本消滅，並且認為如此之後，始能保持將來歐洲的和平。希特勒之流，必須嚴厲處罰，納粹黨徒和德國軍閥所犯的不法和慘酷行為，必須帶回犯罪地點，由當地政府和人民判決罪狀。德國應由英美蘇（法）共同佔領，蘇聯的佔領區為東普魯士和德國東部。柏林由三國共同佔領，各佔其三分之一。關於柏林的佔領事宜，或組織一個三強共同委員會，共同負責。至於整個德國，三強是否組織一個共同委員會，則尚在不可知之數。佔領時期的長久，以及將來英美蘇，是否同時撤兵，亦仍是一個疑問。現在我們所能斷定的，只有以下二件事：第一、蘇聯在其佔領區內，必須實行土地和社會改革政策，扶植平民和小農，抑壓貴族階級，大資本家和大地主，以杜絕侵略主義的根源。是故，將來在英美蘇的佔領區內，其經濟基礎將各不同。第二、蘇聯在其佔領區內，必將搜索德國的資本工具，機器，飛機，鐵道和船隻，以作為對蘇聯的賠償，或將招集近千萬德國勞工，送往蘇聯工作，以抵消德國在蘇聯的破壞。為使德國不能再事侵略起見，蘇聯進一步主張將德國分為若干較小的獨立國，孤立普魯士，使其不能再起，蘇聯認為必如此，始能斷定。

因為消滅德國根本上是件不可能的事，所以蘇聯又扶植自由德國委員會，保證德國將來仍舊是一個獨立主權國家，在國際間仍居一個相當的地位。自由德國委員會，自由德國委員會在目前所做的事情，雖然尚限於宣傳性質，但可能隨紅軍進入德國本土，而發生極大的作用。將來的德國政府是誰，現雖不得而知，但蘇聯扶植波蘭民族委員會的例子，已告訴我們將來的事態發展為如何了。

對波蘭，則蘇聯決不承認在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認為其內部反蘇份子太多，不堪與之共大事，所以另外扶植波蘭民族委員會，並且已經進而承認其為波蘭臨時政府。蘇聯和波蘭的邊疆，應以寇松線為界。為補償波蘭東方邊疆讓蘇的損失起見，蘇聯主張應以西方的德國領土，割讓給波蘭。據波蘭民族委員會某要員稱，波蘭的西方邊疆，不但包括東普魯士，且應以奧得河和納西河為界。蘇聯當局是否贊同這種意見，現雖不得而知，但蘇德波疆界的必須加以修正，以及人民的互相遷移，則為蘇聯已定的方針。邱吉爾曾說，大西洋憲章不適用於德國，似乎也已經接受這個原則了。嚴格講起來，蘇波問題根本不存在，其問題只是烏克蘭和波蘭白俄羅斯和波蘭之間的問題而已。史大林口裏所說的一個強大和獨立的波蘭，其意義是指民族的波蘭而言，換句話說，分開這些不能相安無事的少數民族。

在此，我們須一述蘇聯對於疆界的態度。自德蘇開戰後，史大林曾一再聲明，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一日蘇聯疆界的完整性。蓋蘇聯自一九一七年革命和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內戰後，努力從事於恢復第一次大戰前的帝俄疆界。東方和南方的疆界，都恢復了，但西方的疆界却沒有恢復。一九一八年德蘇簽

訂的布羅斯特里多夫斯克條約，德國割去了蘇聯的西部各省，後來雖然戰勝了德國，但英法美並沒有把這些領土歸還蘇聯。比薩拉比亞割給羅馬尼亞，波羅的海沿岸三省，則成爲三個獨立國家。以寇松線爲蘇波疆界的提議，波蘭不但不接受，甚而進犯蘇聯，結果被波蘭佔去了白俄羅斯和白烏克蘭。比薩拉比亞的西北，有一個烏克蘭省份，一爲北部布哥維納，一爲東部加里西亞，兩者從前都不在帝俄版圖之內，但於一九四〇年併入了蘇維埃烏克蘭。蘇聯併該兩省的動議，自有其複雜的歷史背景，除此以外，蘇聯所稱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之疆界，實與第一次大戰前夕的帝俄疆界，無大出入之處。

蘇聯和芬蘭之間，亦有一段極長的歷史。一七〇〇至一七二一年，彼得大帝和瑞典戰爭的結果，俄國奪得了納凡流域，可拉利亞半島和維堡。後來，彼得大帝在納凡河口建立新都（就是今日的列寧格勒），如此之後，可拉利亞半島和維堡的佔領，成爲戰略地理上的必要條件，換句話說，俄國佔領該兩地，始可保衛其京域的不受瑞典的隨時侵犯。一七四一年瑞典對俄宣戰，希望奪回彼得大帝所奪去的土地，結果不但戰敗了，並且割給俄國一部分芬蘭土地。一八〇八至一八〇九年俄瑞又開戰，俄國仍戰勝，併吞芬蘭其餘部分。當時俄皇是亞力山大第一，信仰自由思想，所以芬蘭享有充分的自治權。俄國革命後。列寧給予芬蘭完全獨立，當時有人勸列寧，如果芬蘭爲俄國的一部分，列寧格勒就無被攻之憂，如果芬蘭獨立，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但列寧沒有接受這個意見，不但允許芬蘭獨立，並且同意將彼得摩港給予芬蘭。後來芬蘭內部發生所謂白黨與紅黨的內戰，白黨獲得德國的援助，戰勝了紅黨。芬蘭存在着一個白黨政府，對蘇聯並不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但是自希特勒

登台後，形勢就，分危殆了，因爲芬蘭隨時有被希特勒的利用，而或爲攻克的跳板。蘇聯不能不日夜憂慮這種可能性，所以在一九三九年歐局緊張之際，會和芬蘭政府商量，互相交換領土，以保障列寧城的安全。因爲芬蘭政府的願強，終於爆發了蘇芬戰爭。實際上，蘇芬戰爭德蘇戰爭的先奏，不過由於蘇德不修訂的條約的約束，德國不能公然援助芬蘭而已，奈當時世人不能察，認爲蘇聯的攻芬，是侵略行爲，且有利於希特勒。我們從蘇聯對芬蘭的行動中，可以看出，蘇聯並無併吞全部芬蘭的企圖，不過爲了列寧城的安全起見，想把一七二一年的彼得大帝的蘇芬疆界，重新恢復而已。一九四四年三月，蘇聯對芬蘭的和平條約，更給予了我們的證明。

總之，蘇聯對波蘭和芬蘭，以修正疆界爲重心，關於這疆界，蘇聯堅持一九四一年疆界的合於歷史和合於自然。這疆界，也就是第一次大戰前夕的帝俄的疆界，所以有人說，史大林在恢復帝俄的舊業。但蘇聯保證民族的波蘭和芬蘭的大部爲獨立主權國家。蘇聯認爲這種辦法，從國際的公道上說，也很說得過去。

說到蘇聯對中南歐各國的政策，就必然要牽連到大斯拉夫主義。在共產國際時期，蘇聯避免大斯拉夫主義，而着重於國際主義。但自此次大戰發生後，大斯拉夫主義又興起了。不過，今日的大斯拉夫主義與昔日的大斯拉夫主義，顯然有些不同。昔日的大斯拉夫主義，由俄國的保守份子如教會所策動，今日則可以說是民主的，甚而是民族的，其重心在於經濟和文化的聯繫。再有一點不同之處，就是昔日的大斯拉夫主義注重於巴爾幹的斯拉夫民族，今日則以捷克爲其柱石。

一般人提到大斯拉夫主義，心中必然會聯想到，這是俄國

擴張其勢力的一種工具。但是我們亦必須要體會到斯拉夫民族本身的感覺。昔日因為土耳其和奧匈的壓迫，使斯拉夫民族不得不向俄國伸出求援之手。今日則由於德國的蹂躪，又不得不向蘇聯伸出求援之手。斯拉夫民族本身內部，尚有許多問題，將來是否團結一致，現雖不得而知，但蘇聯必不放棄這領導權，而努力向這方面發展，則是我們可以斷定的。

捷克是第一大戰後新興國家中，唯一有民主經驗的國家，其工業化的程度，亦遠超過中歐和巴爾幹各國，所以捷克在今後歐洲的經濟和政治方面，必佔一個相當重要的地位。蘇聯的政策，即以捷克為新大斯拉夫主義的柱石，所以最先和她簽訂了友好條約。

南斯拉夫問題，蘇聯則以扶植鐵托元帥為其解決方法。鐵托為共產黨員，過去和蘇聯十分友善。他有起而組織民主的南方斯拉夫聯邦的可能，這聯邦不但包括塞爾維亞人，哥羅提亞人，巨哥斯拉夫人，並且將包括保加利亞人。

對羅馬尼亞，除比薩拉比亞這塊土地外，蘇聯抱不干涉其內政的態度。莫洛拉夫曾聲明，蘇聯政府無意吞併任何羅馬尼亞領土，亦無意改變羅馬尼亞現存的社會機構。蘇聯對羅馬尼亞的用意，與其對意大利的相同，在使世界相信，蘇聯並無消化歐洲的企圖。所以蘇聯最先和意大利波多格里奧政府交換特使，並使意大利共產黨對意王室改選態度，認為國王不是個人，而是一種制度，在波多格里奧未停止前，無改選此種制度的必要。

最後說到蘇聯對西歐的政策。自巴黎光復後，邱吉爾曾親訪戴高樂，邱氏的目的在和法比荷組織一個「西方的集團」。英國在以前靠著她的海軍，可以高枕無憂，但自空軍發達和飛彈等武器發明後，英吉利海峽已不成其為國防的藩籬，所

以英國急於在其附近的歐陸上，獲得一個基地，作為安全的保障。英國這種對法比荷的觀念，本來和蘇聯對波芬捷的觀念相同。英國這種觀念的背後，尚有一種更深一層的意義。就是此大大戰後，所謂英美蘇三強，以英國為最弱，所以英國願與西歐集團，以便與美蘇鼎足而立。史末資將軍曾把這種觀念說得最明白。但史大林眼明手快，邀請戴高樂訪蘇，並簽訂蘇法條約。東西兩強可能衝突之間，總算找出了一個避免的方法。

綜合以上所述，我們可以歸納出以下幾個蘇聯外交政策的原則：第一、帝俄疆界的恢復，亦即一九四一年疆界的完整性。第二、與鄰國締結同盟，謀蘇聯本身的安全。鄰國政府可以是以資本主義的，但必須是反法西斯的和親蘇的。這些鄰國應進一層使其成為英美蘇合作的橋樑，而不使其成為以前所謂「衛生隔離地帶」。第三、在國際間至少須與英美立於完全平等的地位。第四、準備與英美戰後合作。蘇聯認為目前若在歐洲國家中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勢必要破壞英美蘇間的友誼，所以蘇聯極力表示不擬共產主義化波蘭。芬蘭，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和意大利。但蘇聯仍認為其制度為世界上最善者，各國應該加以模仿，但蘇聯目前不願加速其實現而已。世界共濟化和與英美合作相比較，當然後者更為重要，蘇聯今日所採方針，就是如此。

蘇聯對一切事情的看法，是從現實方面為出發點，所以據筆者觀察，蘇聯當局今日心中所想的問題，大致如下：如何無從打倒希特勒？這是一切的根本，因為不打下希特勒，一切無從談起。打下希特勒後，如何完全消滅法西斯主義？如何使德國不能重新復甦？其次的問題為：如何維持鄰國的友誼？其友誼可達到何種程度？英美的戰時合作能否延長至戰後？以及如何合作？各種可能性，蘇聯當局都會想到。甚而會想到戰爭繼續了，但和平不是失敗了的局面。

世界文化之前瞻

一、樂觀與悲觀

二十年前，在使用英語的國家裏對於整個未來國際關係和近代文明的全體，有一種廣泛的樂觀情緒。威爾遜總統首先提倡國際聯盟的觀念，當時歐戰的世界就從那裏看出一個新秩序的希望；在那裏，一切國與國間的武裝戰爭，都成了殘蹟，各種人民將聯合於同胞觀念和正常合作之聯繫中。不但講台上，即是教堂中，也能聽到一種聲音，說黃金時代的舊觀念可以復活，而國際乃是天國實現於世界上的第一步。

然而現在一般的意見，又因觸覺之後轉到反對的方向去了。慷慨的悲觀，成爲今日通常現象。國聯——無常說，是強大會員國——對於解決戰爭所遺留的政治，經濟的問題之失敗，引起了對於文化的前途的懷疑，甚至有人說，在這個四分五裂與破壞在側的世界裏，生命本身都不再有生活下去的價值；文明人唯一辦法祇有放縱自己於一種自殺性的絕望中，並且不必再求其族類的延續。

這本書的目的，便是要查出此項悲觀不當的情緒之潛伏原因何在，而且要證明此兩種情緒，按之事實之光照，均非正當。一九一九年的樂觀的太早表現，是不恰當的。他最大的錯誤是在於牠對放在文明人眼前的問題之重大程度，不能認識。他們假定那大問題可以在幾年或幾十年中，靠了一種政治機構，便可解決。至於一九三九年的悲觀，尤其不應該，因爲他們的立場，使人對於一種應堅持而不容牠逃避的工作，不能予以支持，世界之進步，亦將受其影響。

更爲豐富了。

二、這問題的三層性

一九三九年給我們以挫折與灰心的問題，突然何事？是不是我們和極權國家——或某幾個極權國家——關係上的問題呢？

的確，那問題是存在的，而且存於一種極緊迫的狀態下，他最麻煩的特性是：我們自己和現在德國政府領袖間過入於一種扞格狀態，不論在政治上，學術上，道德上，的擾態，毫無意見的交換與夫任何諒解之可能。

但這一個僵局本身顯出了：我們和德國政府間的關係，就是另一個更大更深的問題中的一部份，這是什麼呢？我們和德國以及日本意大利的關係，其政治問題是否只是一個表面現象？我們與這些政府和他們的人民的關係的實質，是不是含有經濟性，因爲有的國富有，有的國貧乏，有的國內有豐裕的食物和工業原料，有的國內有自然的開與貧乏，這樣兩種國家的對立，其中就有一種不公平而易生的問題嗎？難道德國意大利和日本的人民不應該和英法美的人民有同樣的分攤世界上資源的機會嗎？難道德國，意大利，日本的政府不該和大民主國家的政府有同樣的機會來供給他們的人民以這種資源所能賦與的較好生活嗎？而且因爲同一道理，在公平正義的旗幟下，難道不應該不分大小，不分強弱，不分前進與落後，全世界的人民得到同等的機會嗎？

假如我們承認，實均等之正當，設在國內同胞間已沒有這

爭奪，我們又怎能否認各殖民民族間應有享受權利的同等機會呢？我們應當注意到，這而得來的政府，一冊所謂憲法的政府！正在系統的利用他們所有的資源，或者靠外交，或者靠其他手段獲來的資源，不是用來增加人民福利或提高人民生活標準，或是用於發展他們未來福利有益的生产能力，而是用來增加他們的勢力，使他們能免於被封鎖或免於物品禁輸之苦。總之要使他們自己避和世界其他國家隔離，而能仍舊有效的生存。

這個情形顯示了：因世界資源分配不均而引起的經濟問題，更牽涉到另一更深刻的問題的——就是為什麼需要這些資源的動機的問題。而這個動機的爭鬥有兩方面！一方面是鞏固軍事力量的動機，另一方面是普及福利於人民的動機！不能靠着貿易壟斷的排除，移民壟斷的排除，甚至任一純經濟性的解決法來解決的。因為所謂動機是屬於道德的範圍，而非經濟的範圍。因此即令召集所謂經濟會議，各參加國胸中各抱一團因不同動機而發生的政策，是注定了要失敗的。一開始僵持的局面就存在於各個參加者的腦中。因為動機的鬥爭的底子，是道德觀念的鬥爭；而這種鬥爭，成為有組織的鬥爭時，便是道德系統的鬥爭。

但是難道沒有另一種經濟情形，更宜於承當「經濟問題」的名義嗎？——關於在同一團體內一方為富人一方為貧人；富人一階級和窮人一階級之共同生活問題，不是更足稱為經濟問題嗎？

的確，在大多數今日世界上的國家裏都有一個這種性質的問題。而這問題不是將領土由一張移轉於他強所能解決的；因為牠顯然是由於一個或幾個超過國界的因素而來的，此種原因

和整個世界的經濟系統是互相聯繫的。

因此我國要覺醒而振興，我們的這個問題應分成三個各別要素。第一個是政治問題，牠是銳利的徵兆是一面民主國家！特別是現和法上！一面是極權國家！！特別是德國！之間的目前的關係。第二個是經濟問題，牠是銳利的徵兆，是貧與富的對抗，這個問題到處存在，就是生活標準遠高於他國的英國還是同樣的存在。第三、道德問題，他是銳利的徵兆是，國際關係標準的下降，和某幾個以開化著名的國家內的人道和謙和的標準的驚人下跌！更不用說正義和自由了。

我們把三問題依次討論：因為唯有牠們從他們所構成的複雜的集團中清理出來，我們才能對於這個整局面有所認識。

我們要依他們的重要性的秩序來討論他們的重要性，是和他們的道切性的秩序正相反的。第一、道德問題，因為在一切政治生活中，他是一個永久不解決的問題，這就是一個永久不解決的問題，故可謂為「長期經濟問題」。第二、經濟問題也沒有政治問題那麼迫切，因為在一切政治生活中，他是一個永久不解決的問題，故可謂為「短期經濟問題」。第三、政治問題是最迫切的，因為照我們所瞭解，牠在任何時刻都可以牽到我們頭上，故可以謂為「短期經濟問題」。

三、永久問題——

自人類思想開始及於政治的時候，在古希臘，在中國，在印度或在其他地方，都知道道德觀念和政治事實之間是有一種永久衝突。沒有一個時候，即使是在最優良的統治者之下，政治生活曾和最佳的私人生活！——如在一个個相識的家室裏或在親

密的朋友之間的生活！——是一樣的純潔。——這是一樣的事務本性的困難，要對付牠只有兩個方法：一、儘量退出一切政治生活；然而在現在世界中退出政治，也就等於退出普通社會生活，因為一個公民私人不能把他自己和因他所納的稅的用途上所造成的責任切斷。這種方法名曰「僧院解決法」，在基督教的各時中代曾經有少數人的思想中以此為善法。除這種「僧院解決法」，不容許任何折衷的辦法；另一途徑就是根據今人類道德性的努力而對此問題以求解決，這就是尋常所謂「把凱撒的東西獻給凱撒」這一句話的註釋了。

將我們凱撒所應得者，獻給凱撒這句話中所含的道德性的努力，其義有二：

第一層，當我們對付凱撒時——那就是說當我們參加了政治時，無論如何，甚至被動的變成政見之日，我們是處在一個規模較大，非人對人的世界中，其真人與人接觸中所生之是非好惡之判斷，相距甚遠。我們將普通的道德態度：如同情，忍耐，仁慈，和謹嚴的正義等，應用於政治上，較之應用於私人生活上，更為困難。每一個人都知道在應付稅吏和海關人員時，完全以合乎良心的，恰當的禁止待他們，是多麼的困難。

更進一步，那情形不只要把道德一度自私人生活轉換到公家的環境裏去——就是對待稅吏和對待友朋或家族，發生同樣感覺。而是要把這些道德態度應用於一個有他自己的標準或技術問題的特殊環境裏去。可惜一個行業中很普通的問題為例，以資說明。醫師們，從醫業開始時候起，便有一個在他可能範圍內要有的他自己的道德標準——確實，充其量不應低於普通社會的道德標準。同樣的，政治生活有他一種特別儀式，猶之私人生活也有一種儀式。換句話說，有一個方法，把凱撒

道德化，把他作成一個道德的東西，為了政治的情況和需要調整私人道德生活。但是要一般公民發現這一條路，或想出這些細節，便不如此容易，特別是在今日世界的複雜情形下，而這是最為什麼今日有很多人漸漸放棄政治，勉強一個趨政治的立場。如此一來他們就造成了階僧，但是沒有和尚的美德，和他們對於祈禱的信念。

政治方面第二種努力要素，是由於政治和權力相關聯，而權力是一樣危險的東西。政治連帶着權力，因為政治是離不了政府，政府的職責在乎決議，在乎實行，有時使用強力亦是必要的。所以任何政府照我們說來是當權的。權力即為政治之流滲透，等於經濟生活之有貨幣。權力本身無善惡，牠是中性的而不帶色彩的，牠可以被好用，也能被壞用。牠的用途要看用之者的動機和技巧。但是，權力和財貨一樣，牠同時帶着大誘惑力和誤用的機會——因此使人類經驗下一點論曰：人類的性情是脆弱而不能賦與無限權力的。這就是過去時代中的政治中政治的思想，何以專心於探討如何約束權力而不影響其有效用途的道理。換言之，置凱撒於馭鞍中——憲法的鞍子——而不影響其步伐。

以上兩種困難，自有組織的政治生活開始以來，就麻煩着統治者與其臣民及公民。但是按今日之狀況言之，他們的困難，更加擴大而深刻。這個深刻化由於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因國際接觸之增多，而引起的政治生活規模的擴大。今日，大部份凱撒的任務，不只為一國的事務，而是國際上的事務了——那就是有關於世界上各種不同種族的男女的利益，都為一國所應注意。對此複雜情形將道德標準運用起來，比昔日之情況下，更加困難。替之一個國會議員或一個

私人股東，要他記住他對於長爾斯（WELSH）礦工或蘭開夏（LANCASHIRE）織棉工人有他的責任，已經是困難的；倘要他對印度或錫蘭茶場的苦力或非洲蘭得（RAND）金礦中的非洲人，發生良心上的不安，是更加困難，更有在事實上，並不遠隔，而一般英國人心理上認為無關係的歐洲人，——要使他發生道德上的不安，就更艱難了。

第二個困難，是更為深入。人們在今日覺得應用道德標準於政治是很困難的，因為根本他們自己常對他們自己的道德標準，有所懷疑。五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還可以宣稱歐洲和海外使用英語的地區，是基督教的，在那種地方的生活並非真正達到了基督教的標準，但至少這種標準的存在是被承認的。雖然只是在唇舌之間加以敷衍，也還對他有相當的虔誠並且公開的違反牠還是認為可羞的。

這種狀態，大部份由於前代所延續而來的，那時候基督教的道德標準還有他自己的制裁方法——即墜入地獄的恐懼。中世紀的皇帝們臣子們主教們以及其他大人物，都知道假使他們對正義待人的標準有了失檢處時，不但在政治舞台上，在任何地方，他都要受到因果報應。然而今日，在國際關係的競技場中，這種制裁大部份都已失効力，同時也還沒有其他能代替他們的東西。今日握着權力之人，除了自己失敗以外，甚麼也不怕，除了權力的縮減外，甚麼也不以為羞，最近以前政治生活不離乎一大套制裁與均衡；此種制裁一半為憲法的，一半為良心的。在今日主持國際政治的國家中，這兩種制裁都被取消了。其結果使世界上公衆生活之均衡，陷於破壞。

還有，我們不能忘記的：即今日之國際關係，不只像素來在西方那樣的僅僅存在於基督教人民之間了，所謂被國際公法

的條文所約束的「國際家庭」，包括若干國家，此等國家之益者與人民向與基督教傳統毫無關係，雖所謂國際公法，自此傳統而來，然在今日言之，除了提醒人家對於西方教義與西方習慣之差別外，已無其他意義了。在這道德混亂的狀態下，今日國際政治之行爲標準，比十八世紀末瓜分波蘭後之任何時代，已低下很多，並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或者日後更再下降，亦未可知。有人認為舊制度的動力能支持如此之久，目前所正見到的崩潰，不早早發生在他們心理上，亦是一種怪事。

有沒有方法，能挽救這種狀況呢？
有，同時也可說沒有。

當然，十全十美的醫方是沒有的。沒有方法能一次將道德理想和政治事實間的緊張一旦除根，因為人家已經說過，此種緊張，——此種不協調——是潛伏在政治性的東西，其實是世俗東西——的常性裏的。

但是，可以下手的事情，也還很多，並且的確早就應該做了，可做的早做，就可以給民主國家較豐富的知識，較有把握的政治學理，把他們內部標準應用到外界環境去，同時盡其政治責任的人，亦可以得到一種幫助。

政治情況的流動性太大，不容許像中世紀的基督教教師們所企圖的呆板的規則。但在信條的呆固性和隨和性的機會主義之間，還有一條中間地段。關於確立政治行爲之一般原則，以成爲特殊環境之指導方針，非不可能的事。但在這幾頁小書中，沒有地位細論此事。我們只願指出，若非肯下堅定的努力工夫，將幾世紀以來我們國家裏關於星期規則和日常生活之間之鴻溝上架一條橋樑，——須由兩面動工的橋樑——那麼經濟和政治問題之解決實際上的進步，恐怕希望是很小的。

四、長距離的問題

這長距離的問題，是將人類社會和政治的習慣，傳統，應與工業革命以來的情况，加以調整的問題。

「工業革命」這一個名詞，是歷史家追溯一段歷程，起於十八世紀末葉，所造成的發明與其後來所生的現象而言。

這些發明本身是一種新方法，即採用科學與實驗方法之結果。此新方法是在十七世紀以來，所以求自然界智識之進步，與所以藉科學以求發明之進步。兩個英國人在這紀錄裏佔着很卓越的地位。第一個是培根，他是科學方法的先驅者，另一個是牛頓，他是萬有引力的發現者。這些人和他們的同事，散佈在兩半球的試驗室和學府裏，成爲那個步驟的主動者，而當那步驟在十八世紀末獲得了實現時，便在百餘年之中把舊時人類需要數千年之久方能完成的，今則於數百年之間竟將人類生活於外表大加改變了。喬治三世坐上寶座和喬治華盛頓長大的世界，外形上更近於埃及法老王，尼布卡尼撒（NEBUKADNEZZAR）與俄（JULIUS CAESAR）和沙理大帝（SARRE HAREN AGNE）的世界，而不像喬治六世和佛蘭克林羅斯福的世界。我們那熟悉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煤礦，第一工業時代爲火車，輪船，紡織機，和其他機器——此爲煤和鐵時代！第二工業時期爲汽車，飛機，無線電，和其他機器——此爲電力，內燃機和輕金屬時代。我們對於他們十分熟悉，認他們爲當然的東西，好像是一種意外之財，使我們能不受舊觀念舊習慣的擾亂，而享受到新便利和新舒適。但是我們沒有權利僅僅做科學的與舊生靈。思想家，發明家，和組織家實現了工業革命，並且天天在發展他的革命的動力，彼等所努力，徵求我們同樣的努力，——要我們控制這些新力量，引導他們到有利的道

路上去，——簡單言之，要把工業革命，轉變成爲一個社會革命，也就是說把開始是一道經濟步驟的東西，即其初爲世界經濟制度的變化，轉變成一個能改變人類社會生活的手續，而使得科學家從自然界尋求的成果，能照培根所說「爲改善人類生活狀態」之用。

工業革命替人類帶來的新可能性，可歸結於三個字之中：能力，富足和相互依賴。

從史前時候起，人就靠他們自己額上流汗來維持生活，因爲每一個人種社團基礎，須賴有一大羣工作者！不論是奴隸或名義上的自由者。一天一天的忙於勞力的單調的工作，科學把這道苦力的符咒解除了。牠的解決方法，就靠以機械力代替手工。此以機械代替手工之舉，原始於多少年代之前，如野獸飼養，如水車，風車和其他發明，均屬此類，不過近幾代來，更不能度量的速率前進了。現在世界上的工作，雖非真正不靠肉體的努力，廣義的說可算是免於疲勞之苦。機器對我們猶之奴隸，對於早期文化有一樣的效用。但我們還須要控制機器。我們對指導他們的用途的目的，倘然不能同意，我們就不能控制機器。這又使我們回到動機的問題！到上面所說的道德問題上去。

從不可記憶的時候起，人們就憂慮他們自己和他們的附屬者的飢餓。在每一個人類集團中總有一個現存資源的限度——一個由於自然原因，「自然的吝嗇」的限度。這個限度祇要一個季節內有一次歉收，就能達到了的。「飢荒」這字眼，帶着這種事件的相關形態和相關的心理狀態。飢荒的存在，並不就是說全世界缺乏穀子或其他必須的產品。埃及法老王的七個荒年，也許正是美索不達米亞的豐年，不過其中隔了一個阿剌伯沙

漢。「飢荒」表示一種缺乏，而在牠當時情況下，是不能用外來資源消除的。

「飢荒」在今日言之，是過去的事。如說他們還存在，他們就是科學家或政治家業經把他們消滅後之狀況的餘蹟。所以消滅由於兩個原因：第一曰富足與第二曰互相依賴，由於農業化學家的勝利，把「自然的吝嗇」征服了，更由於交通和運輸的進步，取消了野蠻的障礙。

假使科學消滅了白石器時代以來籠罩着人類生活的兩件事，第一為饑饉，第二為匱乏之憂懼；為什麼他不能使世界成為更富饒的世界？為什麼無數的人，這是工作過度而食不飽呢？第二，世界上的人要排列在敵對的陣營中，奪取財富和權力，而互相競爭，對供給是受限制的一方，有所盈，他方便有所虧。

這答案是很簡單的。這些困難的原因，不在外表形象中。因為地球上的力是足夠完成全世界的工作。資源也夠供給全世界的居民的需要。一切糾紛的原因，在人類心理中。世界上把力看作法老王和尼布卡尼微之所謂力，而不是像尼格拉瀑布的居民所想像的力的人，簡直太多了。法老王的力是一人之力，由他個人優勢所維持的，他的王杖便代表他尊榮的大棍。尼格拉河的力，在美加邊疆之上，不是私人的力，而是公眾的力，是受人統制而為鄰近居民謀利益的力，且不是白白廢棄，而用之於「救濟人類生活之用」的力。

同樣的，人們還拿老式吝嗇鬼的觀念來看財富，拿財富當作一堆金子或珠寶或其他寶物一樣，只是用於私人的娛樂，一串不絕的飲食和其他享樂上。他們對於財富不像民主國家的財政部長最近的想法，只作為一公共財富之流通，以發揮其對於

團體生活之一般進步之最大効力。

人類思想趕不上工業革命所引起的外表情況的變化；此種失敗是由於兩個不同的原因，此兩種原因之不能辨別，為造成現在悲觀之大因。

第一個原因，僅為普通人類之保守性。人類是懶惰的動物。要使他覺得有改變他的成見的需要，必須要給他一次打擊。像一位思想家所說的，名之曰「思想上之刀刺」。人類的養成新習慣，須要相當時間，甚至博學的人，他們日常工作就是思想；他們的存貨就是觀念，也須要相當時間以適應他們的思想於一新環境。歷史家們用了一百年的時間，才認清了在他們眼前發生的是什麼，才給他定名曰「工業革命」。在普通人更須費較長的時間來認清正在進行的條件，並體驗他對整個世界和對他自己的特殊影響。換句話說，在靠科學推動了的運動人和類思想的運動中，有一種時間上的落後。在較古的時代中，這種不一致是沒有的，因為世界的外貌和普通人的思想一樣，穩固且不變的。其實二者都在不停的變動中。不過他是那種在一世紀後至少在一代之後才看得出的運動，是冰河的運動而非急流運動。今日科學所注射於世界的外表者，為急流的動力，而大多數人自己的想法，還是滯留在冰河的節奏上。其結果就是我們所看不見的不調協；舊式觀念，舊式節目單，舊式標語，甚至口號，都被應用於他們不再有任何關聯的情況上，譬之在此萬物豐足的時代中，猶以征服領土為職利品，在此相互依存時代中，發宣言其處為封鎖地區，以斷絕其與世界貿易之往還。

以上所云，即說明國際如何會產生於一個毫無準備去接受他的世界上。宗教革命之前，曾有幾世紀的爭辯。一百餘年的

討論，才使法國革命打下了大道。但在歐洲、美洲或澳洲！且不說亞非澳洲！有誰在於一九一四年達到最高潮的那世紀中討論到國聯，或其有關的問題呢？

如何克服這困難？應有什麼工作，才能使人類思想及所發生的事件？吾以為有兩個藥方——一曰教育，二曰經驗。我們的命運還沒有達到能先受教育再經驗的程度，如一般父母希望於他們的子女那樣。我們被迫着先受痛苦經驗的教訓，方能改總過去的懶惰性。我們今日都知道國聯乃是一個問題而非萬靈的藥方。今日所需的，是要應用我們的思想，於此問題之上。因為我們已經渡過二三十年的光陰於白日夢幻之中，現在我們正要踏入一個政治教育的時期了。

以上所云，把我們帶到人類思想與今日世界外觀不一致的第二個而更基礎的原因上去。這原因是潛伏於人類天性本身之中的——在構成我們結構的大部份的遺傳性中。

在這裏，我們一定要旁及於生物學方面來談一談。

今日之悲觀與幻覺的散失，大部份是由於科學反駁了進步的信念，昔日吾人祖宗認進步為信條之一者，今日已在動搖之中。

五十年之前，一般生物學家都承認「既得性質」——一個生機體在他生命期中所得到的肉體和精神的特性，——和原有遺傳的結構。同樣由甲代到乙代的。這個信念才使早期的社會科學，對人類的社會進步，認為雖然可靠的。他們以為生物學給他們以一種權威，可以想像到一個激進前進的環境下，展開了人類天性的發展。改進的環境，可以引到人類天性的改進，而人性的改進又可再有更進一步的環境。此種歷程等於利上加利的複利，從兩面加起來，其利益自不可限量，祇要待諸幾個世代之後，西方文明的福利，就能擴充至全地球之上。而任何地方

的人民，不論為古代東方與原始的非洲，就都能在西方制度之下過着和諧的生活。若以詩人坦尼遜與當時科學相呼應的話來說：「將來世界上只有一個單獨政府，就是人類的國會，或曰世界聯邦」

我們在今日知道以上這些希望，是不能保證的。「既得性質」決不能遺傳的——至少不能如社會學家或政治學家所希望的那種程度。就實際言之，所謂人性的原料即本能與衝動，性情和態度等等，不僅和法老王，尼布卡尼撒時代一樣，而且與石器時代酋長們所要應付的，一模一樣。每一個才生的嬰孩——就他沒有被先天所影響來說——還是一個石器時代的嬰孩。在此觀點下，可以使我們看出我們問題的全部。此問題便是原始人生於摩登世界問題，更確切地說，就是小規模人生於大規模世界裏的問題。

我們每一個都是小規模的男人或女人，我們每一個人的本身內都帶着一個遺傳的結構與人格的原料，這些均從人類開始起，生活於微小空間內，微小社會集團裏，經過無窮世代，而臨到我們身上的。我們無能希望一個石器時代的結構，把自己調整起來和「相互依存時代的一切情形相應嗎？」

我們的答案是：由人類歷史的經驗來判斷，這種調整不能說是無法達到的。假使石器時代的結構，不能禁止人類變成雅典人和羅馬人，英國人和法國人，美國和英帝國的公民，為何人不能擴充他們的習慣的水平，社會良心的和社會義務的範圍，以至於包括全世界呢？這可名曰第一步——從穴居到村居，從血統的關係到鄰居的關係的那一步——是最艱難的；因為一個村居，有了分工，有了生產者，賣鳥者和工匠，已是一個小型的

世界了。雖然從工業革命開始以來，不知不覺已過了六七世紀中，人類的政治歷史已充分證明了，人類對於世界普遍環境調整的困難，必須經過最嚴重的障礙的克服。假使我們不能澈底的知道他們的質和量，在解決他們時，我們只能得到很小的進步。因為在一九一八年以及其後幾年中，多數「國際主義」的擁護者，不理睬此項所遭遇的難題，所以我們還停留在今日的地位上。因為要宣講一種主義，提出一個計劃，其中假定着「國際主義」是適合於普通男女的，此種做法不僅僅是從事於一個無結果的動作，並且牠要鼓動起一種反抗運動，這種反抗運動是人類天性最深處得到牠的動力。

所以接近這問題的正當途徑，不是給大家以一整套的「世界聯合」計劃，而且要求他們支持牠！這種支持的方法當與信仰者對於這主題的理解相反。那是要從另一端開始，並且要問那一種是變化我們既有的社會與政治的習慣和設置的最小的變化，而能幫助人類收穫「能力」，「富足」，和「相互依賴」時代的利益？解決我們的問題所需要的，不是最大的變化，而是最小可能的變化，此種變化恰足以使小規模的人享受大規模的世界的物質利益，獲得所有開放於他們的一種較佳生活的一切可能性，而不使他們有內在的不快，不讓他們知道工業革命帶給從日本到非的許多人民的不和諧。

我們拿這種眼光來看這個問題，牠可處理部份就多了。大多數人願意以大部份的時間生活於適合他們的小規模的集團裏，但是並沒有阻止過去的大規模社會和政治的社團的發展，所以也不必阻止未來更進一步的發展。鄉村裏的雜貨商，和統治着全世界四分之一的英國的下議院門口的警察，以及在國際所在地的脚夫，我們都可以稱他們為小規模的人。但是最

後兩種人也並沒有妨礙他們的日常生活。今日所要求於人類的調整，實在是比早期所要求而已達到了的調整，容易得多。在某一時期中，那鄉村雜貨商的祖先是一個自覺的英國人，那戴是說要求他擴大他的眼光，比要求於他的子孫的更大。因為我們現在不請求普通人在「異族」中過日子，不過是英國愛國主義要求他揭那 (DEVONSHIRE) 的雜貨商住在約克郡而已。我們不過請求今日的普通人，在他的行為中，作為公民的這一部份，應該使他自己習慣於擴大他的眼界，而在腦子裏想着廿世紀的「公共事業」是「世界的事業」罷了！

以人類的大多數而論，這種思想上的新習慣的形成，便足以應付解決我們的問題的條件了。並不是需要大多數人終日懷着世界性的頭腦，所需要的不過是那些前進而負責治理國家的大多數公民，有些時候應該具有世界性的頭腦。所謂有些時候僅指在形成對一個政策的重要問題的判斷時，所需要的極短時間而已。由於這個關係，我們就能夠知道，要把這種問題由政治家以簡單和易懂的方式供給他們是多麼的重要了。一代之前，斯未資將軍就曾說，假使大英帝國聯結起來，各民族間必須有的協定的條文，一定可以減縮成最簡單的詞句。這句話應用於全體文明人間所需求的協定的條文，就更為適當了。這是一個心理上和政治上的真理，也許凱洛格公約的簽訂者要比和約的作者，更懂得牠些。

但是，假使我們放鬆對普通人民的壓力，認為他們生來就愛在柏格森，所謂「編密的社會」內生活，那末誰來推行我們這相互依賴的世界的日常國際活動呢，還是很成問題。這個問題就是領袖民族中的百分之一，或更少於此數的公民的問題，因為他們才負起跟「異族人」密切接觸，並且詳細的實施

無數種的調整，以獲得合理而和諧的大規模生活狀況的實際責任。

這些都是所謂「出口貨」——外交家，外國記者，商業旅行者，財政家，職工團體和其他職業組織家，作家與藝術家，和許多因技術和性情變成的種種「國際人」。這批人終日生活在這廣大的世界中，所以需要特殊的性質，和特殊的思想態度，有些人僅僅靠經驗獲得這些特殊的性質和態度，有些人則靠了近年來所發達的那種方式的教育的幫助，更有些人，也是其中最好的，好像是生來就如此的。然而，又有些人生來就不會獲得這些特質和態度，他們在迫使他們不得不與「異族」交接的國際空氣間，時常造成迷惘和不安的原因。這些就造成了國際關係的機構中的阻礙物。他們和他們的親屬來往時，往往是一個很良好而仁慈的人；所以他們在一個村莊裏也會快活些。以他們為例，就可以生動的說明了職業指導這些意欲從事於國際專業的人，是一件亟需之務。

五、短距離的問題

我們現在進而注意這較近的景色，而這並非是本書所分析的主旨。

上面已說過問題的最擾人的特點是那種僵局——政治學術，道德各方面。

我們的歷史性和一般性的考察，能否解答這種僵局的原因呢？

道德的僵局雖是其中最重要的，但我們只擬略略涉及。他不需要更多解釋。現在德國的統治者憑藉他們支配下的強有力的方法，其所加害之人類的數目，大過於以前任何有權力的人。所以他們應負起這個罪名，而他們亦曾主動而且明目張胆地

欲負其責。阿狄拉 (ATILIA) 的記錄，比起他們來，可以說，是潔白無污的了，所以我們應該時時記住，不僅因為在這種情形下道德上的憤慨是一種公共的職責。而且因為這是這次殘暴的潛在原因。這是因為現行哲學不顧到人類人格的緣故，在這種哲學的影響下，這些罪行就犯出來了，他以此種哲學為人類達到其他目的的工具——這些目的在察驗之後，就變成不人性的目的。非德國人之所以被犧牲，即因為他們與德國人比起來，如同塵土。但德國人本身又被犧牲了，因為個人和德國比起來，又若無物了。但這個超過男人女人和兒童，同時又超過善和惡的德國，又是什麼東西呢？是真確的說，他豈不是一個假上帝，一個摩登的莫落去 (MOLOCH) 嗎？

若要探討到把我們與現在德國領袖們分離的道德問題的根源，我們必須追跡全部人類的宗教史。

但是與我們更有急切的關係的，還是這僵局的政治方面。當我們由這方面考慮這問題時，很明顯的，由我們的觀點說，即從我們可以說為廿世紀普通常識的觀點說——極權國家的領袖，還沒有舊式的那麼不道德。他們似乎患着某種隔代遺傳的疾病，他們把瓦爾哈拉 (VALHALLA) 和奧丁 (ODIN) 神的往事又灌注入近代的思想和政策裏面，而在今天的事實和過程看來，這類往事已毫無意義之可言。

在這「富足」與「相互依賴」時代的充分高漲的潮流中，他們利用了長時期的苦工，貧乏和孤立的論調。權力在他們看來，仍是人統治人的權力，而非人征服自然的權力。鄰居在他們看來仍是一個可能的仇敵，並且還在窺探打劫的機會。兩處鄰居構成兩個敵人，和一次可能在兩面作戰的戰爭，稍誇大的說，成爲一個「包圍」的形勢。富有自然資源的國家，這種資

最近三個月

幾篇有關民主團結的重要文件

這幾篇文字，都是已經發表過的，但問題却没有解決，現在一併彙錄於此，以供參考。（編者）

中國民主同盟時局宣言（三十四年一月十五日）

最近歐洲情勢雖小有變化，但不問德軍如何掙扎，德國之無條件屈服，及歐洲整個問題的澄清，要必於本年內告一段落。

美軍呂宋登陸，已大告成功，菲律賓的完全解放，當為時已近。繼非島以後，或即為美軍之在蔣登陸，早則本年春夏之交，至遲亦不至延到今年的夏季以後。

美軍一旦在華登陸，並以大規模軍源源開到中國，此時不問歐洲問題是否已完全解決，蘇聯對於遠東，要必一反其過去沉默的態度，而突趨積極。英國在緬甸至香港一線，此時將大舉活躍，固不待論，即法國亦必以相當力量，與英軍配合，以圖恢復安南。

敵人為應付上舉情勢，以圖死裏求生起見，其重視津浦粵漢兩線以東，當不在重慶兩線以西之下，其在中國境內的陸軍力量，必遂較過去加強。

凡此外在的形勢，均促使中國不能不團結統一，否則即不能發動一切人力物力，與美蘇英法諸盟邦夾攻，以收殲敵滅秦之效。

就內在的形勢而論，自河南湖南廣西相繼淪陷，人民飽嘗顛沛流離之苦，犧牲之大，死亡之多，為抗戰以來所無，於是後方各地自衛自救的活動，已漸漸興起。國共關係，自去年五月雙方代表在西安談話以來，已歷時半年以上，且中經友邦有力人士多方撮合，但至今仍無成就可言，甚至我們認為比較輕而易舉之事，如釋放政治犯及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等等，亦未澈底一辦。目前全國要求民主之聲，自各黨派以迄文化界，工商界，自國民黨外以迄國民黨內，已逐漸趨於一致，然當局則迄無有效辦法之表示。

本年元旦，蔣主席發表新年文告，謂：「一俟我們軍事形勢穩定，反攻基礎確立，最後勝利更有把握的時候，就要及時召開國民大會，不必再待之戰爭結束以後」；最近國民黨中常會，更有本年五月五日召開六全代表大會的決議，其主要工作，開列在討論，如何召集國民大會。假定能召開一舉國一致而又確能解決當前一切實際問題的國民大會，吾人在原則上自亦贊成之，但目前事實上乃絕少辦到的希望。如僅僅將二十四五年所選出之一部分代表，再就無法選舉之若干省分指派若干，以足一千四百四十名之額，更益以數百名國民黨中委及候補中委為當然代表，以此而欲制定一部全國共遵之憲法，以此而居然「還政於民」，並欲以此而成就全國的團結統一，吾人認為必將適得其反。

日本感到很不愉快的——一九四五年

美島特華特著
抱 貞譯

日本早已開始感覺到尼米茲在今年元旦所說的預言的真實性了，就是日本將有『一個很不愉快的一九四五年。』

去年十月起，美國母艦機隊開始轟炸琉球和台灣，（琉球離日本只有三百哩。）當時已經給予日本一個預示，美國西南太平洋的機隊和母艦機隊以後將不斷的，以更大的重力，轟炸該區域。該區域不但貼近日本，並且離呂宋亦只有二百二十五哩。

在美軍進佔雷伊泰島之前，太平洋艦隊的母艦機隊和以亞洲大陸為基地的超級空中堡壘，所以轟炸琉球和台灣的緣故，是因為它們在軍略上，實在居着極重要的地位。

尼米茲的心中，恐怕早已把台灣和琉球算計在內了，因為他曾經說過，美軍將繼續進攻，奪取更貼近日本的新基地。接着又公佈最近十二個月以來日本已損失艦隻一千零一十八艘，其中包括主力艦兩艘，航空母艦五艘，重巡洋艦七艘，飛機六千六百五十架。

三年以前，美國太平洋艦隊的實力，遠不及日本。但此後，美國海軍力量的增強，有如突飛猛進，而日本則在逐漸衰退之中。

據非官方的最敢從寬的估計，日本現有海軍實力如下：主力艦十四艘，其中六艘四萬噸或以上，且在開戰後完成；航空母艦已全無，除了少數改裝的補助航空母艦；輕重巡洋艦十一艘；驅逐艦三十四艘，魚雷艇除外；潛水艇六十二，中型除外。

日本最感缺乏的，是航空母艦，雖然有機艦巡洋艦或許已經改裝為航空母艦了。至於日本的巡洋艦和驅逐艦，則都是十舊式的。

與日本相比較，美國現有海軍實力，據衆議院海軍委員會最近報告如下：主力艦二十三艘，其中十艘裝有十六英寸大砲，航空母艦十艘，此外又有九艘由巡艦改裝的航空母艦，和六十三艘所謂「Baby-flat-tops」，所以共有八十二艘之多，輕重巡洋艦五十九艘，其中有兩艘為二萬七千五百噸的戰鬥巡洋艦，驅逐艦四百二十五艘，驅逐護送艦四百九十四艘，潛水艇二百四十七艘。

兩相比較之下，可以見出美國實力的優越。雖然美國海軍的分佈情形，是軍事上的秘密，但是我們可以斷言，美國海軍的主力是在太平洋，因為不庸諱言的，美國所以建造如此龐大的新海軍，其目的在消滅日本。

美國新海軍的目標是轟炸和進攻日本。我們必須要記得，日本的城市和工業，都集中在沿海岸，所以易於受我們的攻擊。

由於我們一步一步的進攻和奪取更接近日本的新基地，日本本土終有一天不能再從外間獲得資源。日本一旦被隔離，被封鎖，和被轟炸，她就絕望了。當時的問題是殺殺日本取得最後勝利呢，還是奪陸大軍取得一個更迅速的決戰呢？

另外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讓中國軍隊在亞洲大陸上擊潰日本大軍呢，還是需要使用一支強大的美國軍隊呢？

美國當局必須準備從海陸兩方面擊潰日本，從海方面，如果得到充分的支持，就比較迅速和有決定性些，但從陸方面，就須使用一支大軍，並須解決所有關於供應和將一一收復的廣大領土等等問題。

進攻日本之前，在中國建立陸空軍的主力，遇到了種種困難，所以迄今還是躊躇不決。因之，進擊日本的路線，漸漸傾

向於從海方面。當美軍在非列賓完全佔領了所有主要的基地，美國海空軍所能控制的弧形，在日本本土的一千五百哩的範圍以內，這樣就能把日本與其豐饒的帝國切斷。

日本何以傾其全力，不顧犧牲，阻止美國佔領非列賓基地，其原因就是在此。美國以陸地為基地的空軍，開始活躍的時候，日本何以感到極大的絕望，其原因也就是在此。

雲孫隨筆

陶元珍

金安清之外交見解

俞樾春在登壇筆云：「金眉生都轉安清，負才學，喜談天下事，亦振奇人也。自西事之興，士大夫持正者，多喜言戰，眉生獨主和議。曰，『和之可恥，而不知戰不勝而求和之更可恥。人知戰之爲上，而不知不戰而能屈人之更爲上。』偶見其上湘鄉相國書云：『和之一字，乃南宋之後第一惡名，而北宋以前無此成見也。……今海內新遭髮捻之禍，元氣已極敝矣，無業之遊民，失職之游勇，伏戎於莽，紛紛皆是。此時鎮定安集之不暇，若又從而爲意外之圖，則如大病甫愈之身，尙欲負重致遠，一有蹉跌，禍不可知。夫泰西各國鼎峙，緩則相讎，急則相援。竭天下之力，敵一國可也，而不敵衆國，支一時可也，而不可支數載。况外憂一起，內訌必生，洋人用財如泥沙，沿海五六省之莠民，爲其所煽，揭竿而起，則洋人不必親執戈矛，而中土已不勝其敝矣。故攘外必先自強，而自強在於刑政修，人才盛。三者苟備，則九世之仇可復，一旅之甲可興。非貿貿然暴虎馮河，撫劍疾視者，所可與謀也。』其書千餘言，通達治體，今錄其大略如此。」案安清之論與郭嵩瀛之主張略同，南宋以後，始諱言和，嵩瀛尤屢言之。二人同時而並舉俗語，俱未克盡其用。嵩瀛之外交見解，尙爲後人所道及，安清之外交見解，則幾遂湮沒。是於不幸之中，安清尤爲不幸。或謂安清偏於主和，所言不免有錮總滯慮之處。然在不能戰不必戰之時，固不失爲良藥。試思庚子之禍，豈非安清風所料及者乎？」

美國國會現代化

孫寶毅譯

——美國在國際間，現居領導地位，是一件誰都不能否認的事實。美國今後的一舉一動，無疑的與整個世界息息相關。但我們認定，一個國家對外的聲威，是由於內政修明之故。所以，我們除注意美國的外交動向外，更應該注意美國的內部。

美國是個民主國家。民主國家必有一個代表人民的機構，這就是所謂國會。國會是全國的最高立法機關，一切重要的國策，都由國會決定。美國國會從立國的一七七六年起，就告成立。它是兩院制，一叫衆議院，另一叫參議院。兩院議員都由人民直接選出。人民的選舉權，不受宗教與財產的限制，二十一歲以上的男女國民都有選舉權，只有幾個州還保留着納稅資格這個小條件，種族的歧視是憲法所禁止的，但某些州至今還不准黑人參加選舉。

衆議院的議員，由各州按照其人口比例選出，任期二年，選舉即在戰時，亦必須如期選舉。衆議員的年齡，需在二十五歲以上，必須是七年以上的美國公民，並為選出州份的居民。

參議院的議員，由各州每州選出兩人，任期六年，每隔二年由人民投票改選其中三分之一。參議員的年齡，需在三十年以上，必須是九年以上的美國公民，並為所代表的州份居民。參議員除了一般的立法職權以外，又賦有修正衆議院議決案的充分自由。總統要任命政府任何高級官員，須得參議院的同意。總統雖可與外國簽訂條約，但須

經參議院三分之二的通過，才能發生效力。參議院之所以有如此的職權和特質，是由於美國當時不能不尊重州權之故。採取兩院制，衆議院議員按人口比例選出，參議院議員由各州每州選出兩人，這是制憲者，頗費苦心的想出來的一個聰明辦法。

國會為節省時間，加進行動起見，設置若干委員會，某些問題的法案在提出以前，先由委員會加以研討，因之委員會的權力很大。衆議院各委員會的主席，以資歷為原則，多數黨在各委員會中服務最久的一員得任主席。

參議院的議長，按例由副總統擔任。衆議院的議長，則由多數黨選定。此外，參議院因為規模較小，所以還保留着給予每個議員極大行動自由的議事法，辯論和發言，實際上毫無限制。

自上次大戰以來，國會對總統以及其他行政官員逐漸加強了，代表權威的運用，國會往往指定一個一般的政策，並且確定行的官員應依循的標準。

政府的每年預算，必須要提出國會通過，國會可以核減，也可以加撥。為了考核撥款的用途，以及政府的一般行政，國會又設有調查委員會。

以上所述的美國國會的組織與職權，祇是一個大概而已。我們現在所要說的，就是一二百年來運用的結果，不但這種組織與職權發生了許多弊病，並且證明並不是十分健全的。因之，美國最近呼出了國會必須要現代化的口號

茲將華盛頓郵報今年一月七日所載一文，譯出於後。我們不但可以得到一個借鏡，並且藉此可以瞭解美國的內情和其趨勢。

譯者附識

美國的戰後工作，十分艱巨，不應該讓有毛病的立法機構來防礙。一般美國人都有如此的感覺，就是許多國會議員也如此。

近半世紀來，美國國會從未有過實質上的變更。這個機構本來適用於煤氣燈時代，當時國家每年的費用，僅數百萬元而已。但今日美國政府每年的費用，達七百八十億元，如何能夠用這些舊時工具來應付這個大局呢？

這是美國國會何以要改革的主要理由。目前已有許多改革方案提出，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下一個決議，這是成立一個國會兩院聯席委員會，以研究國會的運用情形和其應改革的地方。這個委員會是超黨派的，參議院和衆議院各推出六人，由他們來加以通盤的研究和計劃。

一般輿論界指出，國會若激趕上時代，必須要改革以下各點：

一、條約的通過，祇須衆議院和參議院的過半數票決，就可以了。以前的規定，單獨由參議院的三分之二的通過，必須加以廢止。

二、十分麻煩的委員會制，應該加以現代化。

三、參議員與衆議員的任期，一律規定爲六年，一方面使他們得以恆久努力，一方面使他們的平均年齡降低。

四、國會中規定一個經常的詢問時期，使內閣閣員和各部首長得以出席。

五、設置適量的人員，以供國會各委員會和議員事務所的

使用。

六、使國會不再依靠於政府或業務機關對於事實和數目字的供給，換句話說，擴充國會搜集立法參考資料的機關。

七、國會議事，廣播全國。

以上七點中的第一點，最爲重要。有人指出，自規定條約須經參議院三分之二的表決後，參議院就從來沒有通過什麼條約。許多真正重要的條約，就這樣遭難了。

關於第二點，國會若欲工作有條理和有效率，委員會制度實在需要檢查一下。衆議院有四十七個常設委員會，五個特設委員會，參議院有三十三個常設委員會，十個特設委員會。這九十五個委員會，有許多是重疊的。某參議員曾主張，參議院的三十三個委員會，可以取消二十個，並且限制每一參議員只能參加一個主要的委員會。

關於第三點，參議員和衆議員，任期規定爲六年之後，可以避重要的委員會的主席，每以資歷爲原則，常落在年高的議員身上。並且此後議員可以集中精力於立法，而不必擔心於是否再被選。

以資歷爲原則的制度，其結果我們可以看一兩個重要委員的主席的年齡。例如：經費委員會主席格拉斯，現年八十七歲，因爲年老多病，所以實際上並沒有做什麼事。自民主黨在國會中佔多數後，各委員會的主席，當然多數是民主黨人，但是各委員會中共和黨人的年齡，也並不見得較輕。

關於第四點，其背後尚有一個用意，就是如果國會議員能夠更明瞭政府各部的工作，許多調查委員會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並且如果可以召請行政人員出席國會，總統和各部首長在任命的時候，就勢必要再三考慮。

關於第五點，並無多大困難，就可實行。議員們可以任意替其他機關要求撥款，但對他們自己，却吝嗇起來了。其結果使許多議員成爲替人民往返家鄉的當差而已。

關於立法的起草，是一件痛心的事，這就是第六點所欲解決的。國會的法律人員，不但人數很少，並且薪俸很低。因之，有許多戰時機關的立法，其起草人正是這個戰時機關所要影響的律師。

衆議院只有五個人員，用來起草法案，參議院只有三個。兩院在這方面所費的錢，尙不及農業部。

還有，議員使用參議院和衆議院經費委員會的職員是不安

雲 孫 隨 筆

河北鹹地問題

今河北省南部，鹽地甚多，不宜五穀，民競熬製硝鹽，藉維生計。禁之則易激民變，不禁則有礙鹽法，爲施治一大難題。案皇明經世文編補遺卷四錢樞鹽議云：「古之河北，今畿甸也，真定以西，爲古大陸之澤，土下作鹹，生齒之徒，無且暮之類以活家命，則擇斥鹵之尤，積澗之鹹，刮其土而鍊之。匹夫匹婦，窮月作勞，可得升斗苦鹽，易粟爲命。」是在明代，北直之民已有積硝鹽爲活者。又案宋慶歷中，有上封事者，請權河北滄濱二州鹽。余靖諫曰：「河朔土多鹽鹵，小民稅地，不生五穀，惟刮鹽煎之，以納二稅。今若禁止，便須逃亡，近民怨望，非國之福。」黃履翁亦曰：「河北之鹵，素無禁約。」其議卒寢。則遠在宋代卽有此問題，惟以不禁爲愈。愚意莫如於斥鹵之地普種棉花，庶熬製硝鹽之事不禁自止，國課民生，可兩無妨礙。是在政府善於因勢利導耳。

當的。參議院經費委員會有四個書記，衆議院有八個。因爲這種同樣的節省政策，防礙了研究機關的設備。雖然爲了研究機關的設備，每年撥給政府各大部幾千萬元，但國會則依靠於國會圖書館。

這個機關，共有職員六十六人，其中四十四人每年薪金不到二千六百元。

第七點，全國廣播關於國會的議事，可以避免對於重要問題的誤解。如此之後，國會可以費較少時間於熱烈辯論。

以上所說的各點，誠能一一改革，那真是美國前途之福。

陶元珍

波蘭內部的衝突

他山譯

在羅邱史共同發表的克羅米亞會議聲明中，關於波蘭問題的一段，原文如次：「吾人此來克羅米亞會商，決欲解決吾人關於波蘭之異見。吾人曾就此問題各方面澈底討論，吾人重申願望大自由獨立及民主波蘭成立之一致願望。此次會談後，吾人已商得全國統一之新波蘭臨時政府可能獲得三大盟國承認而成立之條件。吾人所協商之內容如下：蘇軍整個解放波蘭後，新形勢已隨以產生，此需建立較西部波蘭更解放可能建立之基礎更廣大之波蘭臨時政府。由是現在波蘭執行職權之波蘭臨時政府，及時沿更廣大之民主基礎改組，容納波蘭國內外之民主領袖。此一新政府應稱之為全國統一之波蘭臨時政府。莫洛托夫、哈登、卡爾受命以委員資格首於莫斯科與目前波蘭臨時政府人員及波蘭國內外其他民主領袖進行會商，藉此根據上述方式改組目前之波蘭政府。此一全國統一之波蘭政府將保證儘速根據普選選舉及秘密投票方式舉行自由選舉。全國統一之波蘭臨時政府得合於蘇聯政府及英美政府之意見而建立時，三國政府將與全國統一之新波蘭臨時政府建立外交關係，并互派大使。各國政府根據大使報告，可獲悉波蘭國內之情形。三國政府領袖考慮後，認為波蘭東部邊疆寇松線為根據，而於若干區域減短三至八公里，使波蘭感受其惠。彼等承認波蘭於西北兩面必須獲得廣大之領土讓予彼等并應於相當時期內徵詢全國統一之波蘭臨時政府關於該

于土地範圍之意見，并認波蘭西部邊界之最穩定界應待和會討論。一聲明發表後，世界各地的反響，頗不一致。有人認為波蘭問題，為同盟國中間一個最難解決的糾紛，現既獲得協議，不僅為同盟國中間糾紛空面之象徵，各國具有積極合作共維和平之望，亦可由此得到證明。而對於波蘭，此亦為一公平而合理之解決。有人為此係英美為遷就蘇聯而犧牲波蘭。而在倫敦向波蘭流亡政府更認為此係第五次瓜分波蘭，聲明反對。惟不論各方反響如何，現則此一決定，邱吉爾已向國會提出報告而獲得支持，羅斯福亦已向參眾兩院正式報告。故波蘭問題將暫此一方案而求其解決，實已成爲定局。此一解決是否公平，且留待將來歷史家去看筆。而波蘭問題之所以演變至此，却有其歷史的、內在的因素。我們要明白其今日之果，且先瞭解其昨日之因。美國哈佛大學歷史教授費氏 (Steph Bay) 在去年十二月「現代史料」上發表的「波蘭內部的衝突」一文，關於波蘭情形，分析極爲詳盡。爰爲譯出，以供留心波蘭問題人之參考。三十四年三月七日譯者誌。

早在一九三九年以前，波蘭即因內部的衝突而分裂了。這衝突的兩黨集團，一即所謂反動的軍人或地主集團，一即較自由的或社會主義者集團。在納粹侵入以後，不幸的是，這種衝突更加浮與擴大了。到了一九四四年，在倫敦波蘭流亡政府和波蘭及蘇聯境內受蘇聯政府鼓勵及蘇聯金錢與宣傳所支持的計

步波蘭團體之間，結果更形尖銳的對立了。

一九四四年夏天，由施德爾將軍所率領的波蘭地下軍悲慘結局，此種形勢遂益趨尖銳。波蘭地下軍在華沙起而反抗納粹，經過六十三天的苦戰，終以遭受生命及物質的極大損失而潰滅了。這件事，在倫敦的波蘭人士，認為是由於他們沒有得到近在維斯杜拉河的蘇軍之預期的助力所致。

波蘭兩個敵對的政府與軍隊之存在，不僅使波蘭受內戰之威脅，并威脅同盟國家為戰事之一致努力及影響勝利後之遠景，若無勝利，即根本無波蘭。

倫敦波蘭政府，依然為英美所承認的合法政府。但蘇聯在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因卡特屠殺案件，已與之斷絕外交關係了。另一方面，由受蘇聯鼓勵的團體轉變而來的盧布林民族解放委員會仍未得到西方民主國家的承認，但因史太林的贊助，他却實際的管治着那些同蘇軍協助而獲得解放的波蘭領土。這使牠頗有最後成爲真正政府之望，將倫敦流亡政府拋到九霄雲外去了。這頗引起在美國的及流亡在外的多數波蘭人之反感。

同盟國家在外交上曾作過許多努力，想使這種極不幸的波蘭內部衝突歸於終止。英美都曾盡力想使倫敦波蘭流亡政府與史太林獲得妥協，而史太林的回答，却總是除非波蘭流亡政府將他認作那些反動反蘇的份子排斥，妥協是不可能的。史台丁持去莫斯科一踏，與美國駐蘇大使哈立曼曾共圖求得進一步的詳解。這種衝突，并曾成爲羅斯福邱吉爾及羅邱與史太林私人會商的主題之一。

而最近的努力，則爲邱吉爾在莫斯科的一星期之訪問。四答之後，十月二十七日他向衆議院報告：

「我希望能告訴衆議院，關於這問題（指波蘭問題）我們已經獲得一種解決方案。這種解決方案決非未曾擬議過，我聽說，我們差不多已近於獲得解決方案了。雖然我不忽視依然留下的困難，但我感到欣慰的是，英國與蘇聯，美國更無疑問，都堅決一致主張重新建立一個強大自由獨立的波蘭，這個新的波蘭，是忠於同盟國家而又與其鄰國及解放者蘇聯維持友好的。我們經常不變的目的是：波蘭人民在這次苦難及變亂之後，必須在歐洲有安息居住之地，他們的地方雖然不能完全與戰前的波蘭疆界相符，但必能適合波蘭民族的需要，且就全體着眼，無論在實質量方面，都決不次於波蘭人在戰前所有者。假使倫敦波蘭政府在今年初即能接受我們的勸告，而由盧布林解放委員會之成立所產生的那些後來的複雜問題就根本不會發生了。」

衝突的原因

邱吉爾與史太林經一星期的討論，還未能獲得一個最後的協議，足見這衝突的嚴重。衝突的原因何在呢？主要的問題有三個。

(一) 蘇聯是否要保有寇松線以東的領土？那是史太林誓自波蘭而於一九三九年合併於蘇聯的。這一問題，「現代史料」一九四三年七月號「蘇聯西邊疆界」及一九四四年三月號「波蘭的爭議」兩篇文章裏已經討論過，現在省來，將來的解決一定是肯定的了，縱使波蘭抗議亦屬徒然。爲補償波蘭這種領土的損失，將以東普魯士之全部或一部并可能以西里西亞與波莫魯尼亞之若干土地給予波蘭。在上引的邱吉爾報告中，似已闡明了這一點。這雖然不是一個理想的解決，但却是一個唯一

可能的解決，假使史太林依然堅持須保有白俄羅斯及西烏克蘭之決意的話。

(二) 將來的新波蘭政府究竟由誰來組織：倫敦波蘭流亡政府？盧布林民族解放委員會？抑為上述二者之合併體（當前者將其那些反動份子排除之後）？這問題的一部分是一個憲法問題，因為將來的波蘭政府究竟須基於一九三五年度爾蘇斯憲專政的憲法，或一九二一年較為民主的憲法之上呢？前者為波蘭流亡政府權力的來源，後者則為盧布林政府堅持恢復的。

(三) 許多經濟改革究須立即實施，如盧布林政府所希望的？抑必須在波蘭國會改選之後才能實行，如波蘭流亡政府所允諾的呢？

倫敦波蘭流亡政府的淵源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由於政治經驗的缺乏，由於過去的波蘭分裂在三種不同的統治之下，並由於許多政黨及小團體的興起，使波蘭憲法遷延至一九二一年三月始獲通過。因為法國是波蘭的傳統友邦與一個自由國家，又因為許多有力的波蘭人士均長期住過巴黎，所以很自然的波蘭新憲法頗與法國憲法相似。與法國一樣，總統也是由兩院組織總統選舉會來選舉，以得多數票為當選。總統並無多大權力。總統簽署的一切法案，必須有內閣閣員副署，由內閣對議會負責。顯然的為害怕皮爾遜斯基專權，將戰時總統統率軍隊的權力都剝奪了。國會兩院皆實行直接的普及的選舉，而上議院的選舉則附有年齡的限制，選舉人須年滿三十歲。實權則在下議院。

在一九二二年三月第一次國會選舉時，有二十餘政黨均曾提出候選人，在第一次下議院獲得席位的，有一打以上的政黨。更使波蘭民族主義派感覺不安的是，即各少數民族（白俄

羅斯人，烏克蘭人，猶太人及其他！）獲得百分之二十的議席

在此後十二年，因為政黨的複雜，總統地位的軟弱無力，與經濟的困難，使得國家日在風雨飄搖之中。於是對下院的主力遂生不滿之感，而要求一個強有力的政府（行政機關）出現。內閣時起，時仆，皮爾遜斯基則為站在背後的實際指導者。他與他的黨徒均希望修改憲法，使總統有權發布命令并實行獨裁。他們也希望限制下院的權力。他們對此問題，曾作多次的提議，但直到一九三五年三月使用陰謀手段（即使不是非法的）才獲通過了。因此，若干反對黨遂退出了議會，并拒絕參加新憲法之下的選舉。

六個星期之後，即五月十二日，皮爾遜斯基死了，大權遂落於下列諸人的手中：總統莫西斯基，（是皮爾遜斯基一手提拔的）；總理斯拉查克；外交部長白克；李滋斯美萊將軍，他是陸軍檢閱官繼皮爾遜斯基之任而為實際的獨裁者；與一個少數軍人團體叫做「新那克甲」（ONIA）的。對於一九三九年爆發的戰爭，波蘭如負有責任的話，其責任即在這羣人的身上。當波蘭軍隊失敗之後，多數官吏都逃到羅馬尼亞去了，而為羅馬尼亞政府所拘留。總統莫西斯基，依據憲法規定，必須有一個波蘭政府能自由的執行職權，遂將他的總統權力託付於當時在巴黎的拉克維克。

總統拉克維克一九三九年九月在巴黎的波蘭大使館宣誓就職了。他任命西哥爾斯基將軍為總理兼總司令。三個月以後，并組織了一個波蘭議會會議，以為在沒有國會期間的一個諮詢機關。

一九四零年法國崩潰後，波蘭政府遂遷到倫敦去了。西哥

羅斯基將軍一九四三年七月四日在西班牙海岸因飛機失事而死，這是波蘭一個不可彌補的損失。在他死後，總統拉克維支遂任命米果拉錫克為總理，桑哥斯基為波蘭陸軍總司令。

一九四四年初倫敦的波蘭政府共有十三人，他們的職務分配如左：

米果拉錫克——內閣總理

郭賓斯基——工商部長

羅美——外交部長

古基爾——國防部長

巴納錫克——內政部長

哥佐——情報部長

葛洛斯基——財政部長

史坦錫克——勞工及社會福利部長

柯曼斯基——司法部長

色達——和會計畫部長

鮑皮爾——波蘭行政計畫部長

卡辛斯基——教育部長

史赫萊斯布格——中東部長

這個內閣與總統拉克維支，總司令桑哥斯基為戰前波蘭政府的合法繼承人。他們並說他們是代表波蘭人民及各黨。在這個內閣中，農民黨勞工黨各有三人；國家自由黨國家民主黨各有二人；無黨籍者三人。在這十三位閣員之中，有兩位農人（米果拉錫克與巴納錫克），有兩位工人（郭賓斯基與史坦錫克），三位教授（哥佐，柯曼斯基，與史赫萊斯布格），三位報人（鮑皮爾，色達，與卡辛斯基），一位律師（葛洛斯基），一位軍人（古基爾），一位外交家（羅美）。

盧布林政府的淵源
 觀察的盧布林政府，是從兩個組織產生出來的。這兩個組織，一個在莫斯科，一個在波蘭本土，都是受蘇聯的庇護而發展起來的。

一九四三年春，當蘇聯與倫敦波蘭政府外交關係破裂時，波蘭愛國份子于莫斯科就成立了一個團體。這個團體包括許多歐的波蘭共產黨，他們都是在前戰或戰爭開始後逃亡到莫斯科的。這團體的領導人，為一位女小說家，叫做華西疏那。她是一位著名的社會主義者與勞工領袖的女兒，又是蘇聯劇作家哥尼古克的太太。一九四四年春，哥尼古克被任為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的外交人民委員。

這個波蘭愛國份子的團體，雖然在教育，出版報紙，廣播，及波蘭兒童福利事業諸方面都很活動，但牠的主要工作，還是在蘇聯境內創立一技波蘭軍隊。這技新波蘭軍隊與那原有的經史太林裝備過歸安德爾斯將軍統率的波蘭軍隊是完全不同的，因為那技波蘭軍隊并未幫助紅軍驅逐敵人，這也是一九四三年來蘇波外交關係破裂的原因之一。

這個波蘭愛國份子的團體很快的完成了此項工作。一九四三年九月一日波蘭第一師團（為紀念哥斯羅斯果，命名為哥斯羅斯果師團）即開上了前線。一九四四年一月第二師團（鄂布洛斯基師團），三月第三師團（多羅特師團）均完成了作戰之準備。三月九日在白林將軍統率下的波蘭部隊組成了一軍。這些波蘭官員在驅逐納粹出蘇聯及解放波蘭的戰鬥中，表現得極其英勇。他們中間有二百五十多人都因勇敢而得到了獎章，他們在蘇聯與波蘭都獲得盛名，在波蘭，他們受到波蘭遊擊隊的熱烈歡迎。

第二個組織是波蘭民族會議，他是一九四四年一月一日在華沙秘密組成的。爲求明白其淵源起見，必須先略述波蘭地下運動。

當一九三九年波蘭遭受慘劫之後的最初數月中，德軍席捲波蘭，波蘭人民在政治上完全失却領導，所有波蘭的政治組織都被摧殘了。其後，倫敦波蘭政府漸漸與波蘭地下運動取得連絡，組織了若干的游擊隊。有些游擊隊是同情「新那克申」的波蘭前軍官領導的，有些是在西斯科斯基將軍領導之下，比較趨向自由與民主的。西斯科斯基將軍死後，這些游擊隊遂歸於桑哥爾斯基將軍，較趨反動了。

當一九四二年春波蘭外交關係破裂之後，米果拉錫克內閣爲害怕史太林會在波蘭建立一種共產黨的傀儡政府及親蘇的游擊隊，倫敦波蘭政府對於波蘭四大政黨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聯名宣言表示歡迎，或者更在內中予以鼓勵的。這四大政黨，即爲基督教民主勞工黨，波蘭民族黨，農民黨，與波蘭社會黨。在這宣言中，他們允諾與倫敦波蘭及其在波蘭的祕密代表完全合作，以求恢復一個獨立民主與領土完整的波蘭，直到波蘭能實行人民選舉的時候。在這宣言中，倫敦波蘭政府特別重申反對蘇聯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宣言這一點上。因爲波蘭宣言曾說：「波蘭的波蘭政府已與其人民隔絕，決不能在波蘭本土對德國侵略者組成一種積極的鬥爭。」

波蘭還另有些游擊隊，與上面所說的完全異趣。他們與俄人都相信桑哥爾斯基游擊隊，是追求着一種等待的消極政策，而不是要喚起波蘭人去與希特勒的德人作戰的。所以在一九四四年新年之夜，波蘭各民主政黨的代表三十人秘密集合於華沙，研求積極的向德國人作戰之道。此次會議所包涵的代表，

有農工、地下工會、青年團體、與游擊隊。會議從晚上六點鐘到早晨五點，擬成了一個社會政治綱領，並將波蘭人民所有的武裝力量建立起一個聯合的軍事領袖，交一位化名的羅拉將軍去統率。而最重要的，還是組織了上面所稱到波蘭民族會議。

波蘭民族會議對三大同盟國家致其祝賀，並要求給與武裝以便使其能實行解放之戰。他並宣稱依從一九二一年的憲法，而不依從一九三五年的憲法。羅沙將軍的隊伍其初是很少的，但增加的非常之快，因爲他能以蘇聯的武裝供給他的游擊隊。

一九四四年五月波蘭民族會議的代表到了莫斯科，與蘇聯政府之波蘭愛國份子的團體發生接觸。這二者合流，遂組織成了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不久以後，他的總部遷到了盧布林，故通稱之爲盧布林政府。他的首腦爲奧斯卡莫拉斯基。牠立刻受到倫敦波蘭官方通訊社之否認，稱之爲「一羣叛徒」，企圖在波蘭實行少數專政的。

七月二十六日，蘇聯與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締了一個協定，并得到了史太林的承認與祝賀。因預料到蘇聯軍隊在波蘭的進展，故在這個協定中，規定蘇聯軍隊與盧布林政府軍隊的關係，并承認盧布林政府在波蘭解放區域內之行政權力，只將實際作戰地帶除外。

同時，莫洛托夫正式發表聲明稱：「蘇聯政府宣布蘇聯對於波蘭無任何領土的追求，也不想變更波蘭的社會結構，波蘭軍隊在波蘭境內各軍事行動，純基於軍事需要，其目的，在努力協助友邦波蘭人民自德國佔領下獲得解放。」

華沙的悲劇

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底，波蘭有兩個敵對的政府，倫敦與盧布林，波蘭境內，有兩枝敵對的波蘭軍隊。而蘇聯的軍隊逐漸

的接近華沙了。因為希察在兩個敵對的波蘭集團之間覺得一種妥協起見，米果拉錫克總理遂於七月二十七日離開了倫敦，去與史大林及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諸領袖商談。三天以後，哥斯寇斯果電台在莫斯科廣播，向華沙市民發出呼籲：「華沙市民！武裝起來！全體民衆應集結於地下軍之下。攻擊德寇！協助紅軍渡過維斯杜拉河。供給紅軍情報。指示紅軍渡河的最好地帶。」

八月二日，在華沙城內及周圍的鮑爾將軍的游擊隊起而反抗德人，希望得到蘇聯軍隊的幫助及蘇聯飛機授予武器。鮑爾曾多次求援，米果拉錫克到了莫斯科之後也催促援助。但蘇聯軍隊却不向華沙前進，也不以飛機投擲供應品。只有同盟國家的飛機去接濟過，那是從意大利起飛的，因為飛行太遠，本身受到很大的損失。

雲孫隨筆

清室退位詔出張謇筆

清室退位詔爲愛新覺羅氏遺政於民之書面表示，亦即中華民國開國之重要史料。詔雖發自清廷，底蘊實由南京政府送去，且出張謇筆。斯誠辛亥革命中之珍聞也。謇子孝若撰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載胡漢民致譚延闓書云：「清允退位，所謂內閣復電，實出季直先生手，是時優待條件已定，弟適至滬，共謂須爲稿子清廷，不使措詞失當，弟遂請季直先生執筆。不移時，脫稿交來，即示少川先生，亦以爲甚善，照電袁。清內閣復電即退位詔，電中全錄詔文，特由內閣轉達。若非漢民此書，吾人無由知稿出南方且係謇所起草矣。漢民書又云：「袁至發表時，乃竄入授彼全權一筆，既爲退位之文，等於遺囑，遂不可改。」是原稿並無此語，不足爲謬病。孝若謂聞此稿親筆，存趙鳳昌處。今鳳昌久沒，其子附道，亦無從探詢矣。

鮑爾將軍的部隊英勇作戰達六十三天之久，在他的人員和波蘭平民大受犧牲及華城內的房屋據點均被夷平之後，他被迫對德國軍隊投降了。

這悲劇是誰造成的呢？事實極爲複雜不明。倫敦的波蘭人相信這件事的興起是受到莫斯科的鼓勵的，隨後又置之不理，以打擊倫敦波蘭政府之信用。蘇聯報紙說華沙事件是波蘭倫敦政府所命令的，要想在蘇軍達到之前解放華沙以取得信譽，這種動機是犯罪的卑計。因爲蘇聯的軍隊爲着軍事理由，在攻取像華沙這樣的堅固要塞之前，必須先在波羅的海一帶及維斯杜拉河上游有所行動。

無論如何，這件事將米果拉錫克總理趕莫斯科謀取妥協使命的機會毀掉了。這也是我們在前面說到的十月間邱吉爾要去莫斯科的理由之一了。

(完)

陶元珍

蘇聯空軍建立史

殺生譯

蘇聯紅軍今日作戰之土地，不再是蘇聯之土地。蘇聯紅軍今日活躍之上空，不再是蘇聯之上空。但此上空，由蘇聯紅軍所控制，則屬不可否認之事實，猶之乎，其鐵翼下之蘇聯紅軍控制其所佔領之非蘇聯之土地然。

今日蘇聯紅軍之所以如此強大，誠之功耶？其人名曰諾維考夫（Novikov），即今日蘇聯空軍之總司令也。

莫斯科從未宣佈諾維考夫之行蹤，但吾人可猜想，彼此忙於從此邊境該機場，視察其部屬，並鼓勵其戰志。諾氏現年四十二歲，正年富力強之時，如彼獲得親自駕駛作戰之機會，彼必毅然前往，但彼之好友史太林氏，不允許彼如此爲之。

戰事爆發以前，蘇聯對於其空軍之建立，絕對保持秘密，故不但國外，即蘇聯國內之觀察者，亦全不曉蘇聯空軍之究竟。

蘇聯自接受美國之租借軍火後，對其空軍之內情，亦仍諱莫如深。盟國局勢好轉，蘇聯方始勉強答應交換其情報。雖蘇聯飛機之最後樣式爲如何，迄今仍不公佈，但關於蘇聯空軍發展之經過，吾人已略可窺見其一二矣。

除馬列主義外之其他政治原理，不准提出於蘇聯，但不正統之軍事思想，則從未因其提出而加以處罰。自一九三〇年以來，蘇聯關於空戰之理論，即已超人一等。當時有名阿美來高夫者，首先提出以下之主張，現代戰爭須以坦克與飛機之聯合進攻爲其開始，德國遂醉心於此種閃電理論，但奈歐洲其他國家毫無所知。至於降落傘兵與滑翔機空運部隊，其作第一次

試驗者，亦爲蘇聯。但首先實現於戰場者，則爲德國。

西班牙內戰，雖一般人認爲納粹德國之試驗室，其實亦爲蘇聯之試驗室。蘇聯對於德國在西班牙閃電戰之預演，在軍事上一如在政治上，予以密切之注意。但蘇聯之飛機，落於時代之後，不相應於彼之空戰理論。蘇芬戰爭開始之際，蘇聯之飛機，亦並非不可欺者，而其勝利之所以獲得，應歸功於砲火。

但西班牙與芬蘭之教訓，蘇聯立即予以接受。諸如飛機之設計，與夫工廠之生產設備，無不立加改善。正值改善之中，德國進攻蘇聯。是故，德國於一九四一年六月之進攻蘇聯，實出於蘇聯空軍意料之外，大量飛機，被毀於機場之上，換言之，蘇聯之飛機在數量，武器，速度，高度等方面，俱在德國之後。直至冬季，始予彼等以一喘息之機會，因蘇聯飛機之降陸設置，易於轉而適應於滑雪，蘇聯之空軍人員又知如何使其機器與滑潤油，不至於凍結，但德國空軍人員對嚴寒則惟有叫苦連天而已。

氣候漸漸緩和之際，英美租借之飛機已源源開始運來。從挪威至芬蘭，德國空軍擁護由英美通至摩爾曼斯克之航路，因之有若干租借軍火不得不改道，經由波斯灣，通過伊朗，再運至蘇聯。在另一方面，蘇聯決不屈，將飛機工廠移至遠後方，繼續製造飛機，準備抗戰到底。

於史太林格勒之役開始之時，德國仍保持空中優勢。但大局漸漸好轉，空中情形亦隨之漸入佳境，蘇聯之飛機，日益增多，一方面由於彼等自己之工廠，一方面由於英美之租借。彼

等因之獲得更優良之新式飛機，與更精練之空戰人員。當是時也，英美空軍開始大轟炸，殲滅德國空軍於其工廠中或於空中。是故，蘇聯轉而西向大反攻之際，蘇聯在空軍方面已與德國處於不相上下之平衡地位矣。

關於蘇聯空軍之建立，史大林氏對四人表示感謝之意。

此四人即為飛機設計家依留魯氏、耶考甫李夫氏、負責製造飛機之邦克何林氏，與負責作戰之維考夫上將。先由維考夫通知依留魯氏耶考甫李夫兩氏，彼等應如何種飛機，兩氏即為設計，後由邦克何林氏負責製造。

維考夫獲負責空軍作戰計劃之責。彼曾言曰：「吾人可要飛機，然後能飛，能打。吾人有大批空軍戰鬥員，彼等雖有未受充分訓練者，但彼等能於實際戰鬥中完成彼等之訓練。吾人願將損失大批人員，但吾人終將因之獲得優秀之戰鬥員與如何戰鬥方法」。

維考夫之為史大林所賞識，開始於一九三九年之空軍會議中。史大林氏與維考夫對如何建立空軍之見解，從此以後，兩人遂成知己。維考夫初則務於步兵，由於佛摩盛將軍之證保，遂轉入空軍。一九四二年後，彼即任空軍總司令之職。

蘇聯有若干架重轟炸機，在設計與製造中者亦不在少數。今年初蘇聯空軍士與普洛華什特者，即屬此項飛機。但維考夫不贊成製造長短轟炸機，而贊成製造急切需要之戰鬥機，用以對付德國之轟炸機與戰鬥機，並用以攻擊德國之坦克，部隊，汽車，及其他小目標。要之，彼認為蘇聯空軍之主要任務為密切協同地面紅軍，尚無時間顧及其他。

蘇聯最有名之飛機為伊魯氏所設計之攻擊機，成名 PHOTIC。該項飛機對於空中協助陸軍之戰術，大有貢獻。該

項飛機各方面裝有機關槍，火箭砲與炸彈。雖行動不甚快速靈活，但其優點在於重裝甲保護，不易受機關槍砲之射入。其最理想之作戰高度為一百五十尺，大口徑之高射砲無法擊中。若空中有敵飛機擋，該項飛機每有自身之戰鬥機予以保護。德軍之野戰，該項飛機與蘇聯砲兵之合作，應居首功。

耶考甫李夫氏所設計之戰鬥機，以最近公佈之耶考九號式為最著名。因原料缺乏與生產緊張之故，耶考式與攻擊機之一部分，乃由木材所造成。雖然如此，仍不失其為強壯之飛機，例如耶考式機不但輕快，且能急速爬高。雖然毫無翼下掛力，而方面之美觀，如美國之野馬式機然，但德國空軍人員對其意。蘇聯尚有其他種由拉伏契金氏所設計之戰鬥機。一九四二年，伊魯與耶考甫李夫與拉伏契金三氏，曾各得獎金三萬美元，並譽為「史大林空軍之創造者」。

蘇聯空軍戰鬥員頗喜美國製造之「小毒蛇」。蘇聯共有該項飛機約四千架。美國方面曾批評該項飛機不能講空作戰，但蘇聯方面並不認為此乃缺點，因之蘇聯戰鬥機大多在一萬五千尺高度以下作戰。實際上其他各國之戰術飛機，亦均如此。

蘇聯空軍戰鬥員，大多為農民出身。彼等堅信而熱情，與美國飛行員相比，彼等顯出年齡較大，體格較偉，並不充分流露年輕人之血氣方剛，亦並不自命為不可一世之青年。因為訓練與主義之故，彼等之態度嚴肅，工作嚴肅。彼等於作戰時往往不顧前後，彼等並無有如許之多之安全規則與設備，如美國空軍人員者然。彼等認為危險應設法避免，但在急與與爭奪之項，不能如此。有人曾言，彼等之駕駛飛機，「有如馬薩克之駕御其馬」。

彼等之戰志甚強，對其總司令，咸表敬重。蘇氏之照相

關於飛機場，但諾氏之名，鮮少見於蘇聯之報紙。其爲人也。漂亮正直令人一見喜悅，除精通空戰外，且爲一外交能手。英美和僑飛機之源源而來，即彼等此方面之成就也。蘇聯每年製造飛機，據最近估計，約三萬架。是故，蘇聯紅空軍（加上英

美之協助），定能在空中戰勝德國。如在空中不能戰勝，則蘇聯或亦無戰勝之希望。

（節譯自時代雜誌七月三十一日）

暹羅地理序

暹羅爲中南半島唯一之獨立小邦，其能幸存之理，厥有二因：吾僑鄭昭，區復全土，免緬甸之蹂躪，成一統之大業，一也。地介英法勢力之間，成緩衝國，二也。然今之暹羅，一謂其本來面目，既與英法爲仇，又與中國爲敵，徐經會謂其未被車嘗之化，不知禮義，豈不背哉？原暹羅之有今日，全賴中華民族孕育而成，極樸之地，吾僑開之，山林之區，吾僑營之，輔暹王，廢政治者，吾僑也，建新市，通貨殖者，亦吾僑也。今在暹純粹之華人，約佔全暹人口四分之一，而暹人之識有吾僑血統者，則恐十之八九，是以暹人不啻爲吾中華民族之支庶，刺瑪七世，亦坦然肯之，且中暹關係之切，自元至清從未間斷，明太祖建國以賜暹王，清乾隆亦一再勅封之，則暹之久臣服於中華也審焉。迨日暹戰爭，日人設「暹羅室」以研究之，於是日人有開暹羅之書，既層出不窮，而親善使節絡繹於途，中暹關係之開隔，此其一因，然國人之僑於暹事，實爲關心之根源，試以最近之例爲證，則竟有以鄭昭之復暹，繫於道光時者（見二月二十八日大公報吾國與暹羅一文），又有東方語文學校之創辦人，竟謂泰族卽是華人者，凡此無根之談，其不啓侮誤國者幾希，然則暹人之忘本他求，尙誰得而非之耶？蔡君文星，長於暹邁，學於祖國，顯通暹事，兼諳暹文，最近出其所編之暹羅地理一書，交余校閱，余以其條目明晰，敘述成備，足供國人研究暹羅之參攷，爰勸其付諸刊刻，以廣流傳焉。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三月上海張盾千序於川東

誰是邱吉爾之繼承者

原著見五月新共和報

超譯然

要知道最近十年之中，世界上會發生什麼事變，須看中英美蘇四國的內政情形。可以說任何人都如此想的。的確，在英國，沒有多少人敢對於中國美國甚至蘇聯有所預言；而却有不少人開始拿大英帝國的政局來賭博的，更有不少人對於最偉大的領域不列顛三島，敢說出他的未來是什麼一回事，若果有人願意聽，他就願意告訴你。

那些預言家們，對於其中三個自治領的變遷，有較確實的根據，因為明確選舉的結果已在那裏。一九四三年八月澳大利亞的總選舉給予工黨一個絕大優勢，他們藉此獲得整個上院中十九個空席，至少工黨可以控制政局六年。同月中，加拿大的合作公福蘇盟 Co-Operative Common Wealth & a lation 於一夕之間，竟獲安大里選區內九十個議席中之三十四個。公福黨的前途也許還需要很大的努力，但至少他已超過了他的起點。一九四三年九月，新西蘭老練的工黨政府第三次連任。南非聯邦看來似乎會成例外，紐芬蘭是向來不足輕重的。一九四三年六月阿爾蘭選舉中，工黨也得到全票百分之十七，在一九三八年他們只得到百分之九。從以上這些，就看得出為什麼現在沒有人再譏笑要打賭的人，說大英帝國五年之中要在工黨勢力之下了。

大英帝國的本部怎樣呢？直到一年或一年半之前，政局的旁觀者還在想戰後沒有另外一個人能跟邱吉爾的魔法相抗的。

邱吉爾帶人到那裏，選舉人就跟到那裏。所以保守黨人能安然跳回家去，工黨的唯一希望，只是邱吉爾主持的戲班上佔一個落後的位置罷了。邱吉爾本人很明顯的是需要一個混合政府，其中繼續有無黨無派的人像吳爾頓勳爵 T. O. Woolton 安特生爵士 Sir John Anderson 克利博斯爵士 Sir Stafford Cripps 等人。然而局勢轉變了。工黨黨員鄭重聲明說無論勝利或失敗，他們在戰事結束之後，不再要一個混合政府，並且他們要在邱吉爾已允許的那次聲敗德頤以後的競選中，與邱吉爾爭勝負。工黨黨員也都同意於這種感覺。副首相阿特立甚且表示懊悔不該在去年工黨會議上作爾自導，但他自己提出担保，說在對德戰爭停止時，應開一個全黨會議，來決定今後應繼續或終止這種參加，而工黨黨員為黨的忠實信徒，自將採取與議決相同的行動。

其後選民們雖然不曾大規模的，却也明確的顯示了邱吉爾的魔法已經喪失了魔力。在很多補缺競選中，反對黨的候選人接受了工黨，自由黨，保守黨的領袖們的正式擁護，包括邱吉爾簽過名的信件，他們佔有本地的組織以為運動投票時的依靠；他們因那張取稿很多三十歲以下男女的選舉權的過時登記表而得到好處。但有很多證據，可以證明在軍隊或工業界的年青人都支持左派。

雖然困難重重，獨立的候選人幾乎在任何地方都減低了保

守黨的多數，而且在情形有利的地方他們被選了。很多左翼獨立候選人，受到公爾黨六個運動投票專家的幫助。一個新任公爾黨國會議員在約克郡斯基頓（Skipton）地方被選，而那地方，因為是農業選區，一直被認為不會有工黨的希望的。在西寶貝 West Derby 愛爾得曼特 A'derman White 工黨獨立候選人，也被公爾黨所支持。因為西寶貝是一個保守黨佔勝的選區，所以懷特氏的被選給哈頓動員 Lord Hardiston 一次大打擊。人家寫了一首新的名詩來慶祝這次的勝利：

動員名叫哈頓，不曾去到達定頓
 在伊頓的遊戲場上，他失去了位置。

在別瑞聖愛德華次 Bury St Edmunds 的補缺選舉中，柯貝特阿西貝夫人 Mrs Corbett Ashby 是站在自由黨的立場，但她宣稱她對於一個聯合前進陣綫的忠誠。她敵不過那第一流的保守黨候選人而失敗了，而這一次却減低了保守黨的多數的她主要的口號是「戰時邱吉爾，和平時皮佛里治」。她覺得邱吉爾做戰時的崇高地位是個人所一致接受的，若作平時領袖則不被信任的。

這些補缺選舉的結果，可以拿來說明大家對於現存政黨的幻覺是覺悟了。這種覺醒無疑的存在着，正如民衆觀察家哈里遜 Tom Harrison 氏最近在政治季刊上所指出的。但是就目前各黨來說，拿工黨作缺點最少的人，愈來愈多，這是與戰後選舉有很大關係的。原來為要制裁意大利，而在一九三五年被

選的保守黨，現在成了將為人民所厭惡的舊秩序一樣的東西了。

一九四三年八月不列顛民意會向全國發出了：「假使明天有一次大選，你將如何選舉」的問題，所得結果如下：

工黨百分之三十九 共產黨百分之三

保守黨百分之二十三 公爾黨百分之二

自由黨百分之九

這是表示工黨的前途很好。但是在放下賭注之前，還有一種情形要考慮。工黨祇能在她的領袖們要獲勝時才能勝利，並且必須有一個保守黨很明顯的不同的政綱。保守黨人對製造選舉的恐慌，是拿手好戲，並且會儘量利用德國和日本戰爭結束前那個跟從邱吉爾的需要。工黨會因疏忽而失敗，但假使能激底的響應選民的熱情緒，並且決定要使英國之專心致力於發展經濟社會福利，和平等的民主，成爲一個事實，那他就不能失敗。如若工黨會依照與多黨所要求的那樣，把他自己放在一個包括左傾自由黨，公爾黨，和共產黨的前進陣綫的前鋒，那結果更不成問題；因為那樣左翼的精方與選票不是分裂而是統一的了。

一般政的預言家常以說「一切預言是不可靠的」來掩飾自己。但無論你如何加上限制的辭句，我預備打賭說在和會席上，關於大英聯邦問題，要以工黨的語調發言，除此以外，還有什麼人可以繼承呢？

東捕寨風土記序

張禮十

自三世紀以來，專誌東捕寨之書，大抵以漢唐為斷。其外，竟成絕響。開清以後，雖聞有書錄，然均寥寥。其用不全。連法人治越後，對東捕寨之地地極詳，均有詳細研究，數十年間，所刊著作，為實甚豐。但國人之譯為漢文者，竟不多觀。偶有介紹，則僅限於與中國織綉有關之史地考證。是以自唐迄今，國人對東捕寨之認識，可說由密切而變成疏遠，由熟知而變成不知，良可慨也。最近黃君雄略示其所著，余瀏覽一過。覺首尾具備，是實可補國人今日研究東捕寨之缺憾焉。

介伊洛瓦底江與湄公河下游間之一片土地。蓋係平坦沃壤，有兩種外來民族，繁衍於斯。一稱吉蔑人，一稱得楞子，後者則稱猛犸。世人以此者之形貌相似，輒以互通，來源相同，遂合稱猛犸吉蔑族。故我人欲明東捕寨之古蹟，可究與實塔之得楞。按得楞係 Talings 之音，其字源于 Tolingana。後

中國人最早至英國者

張禮十

頃閱本誌一卷十二期，在東捕寨中有中國人最早至者。其年，有謝清高者，粵之嘉應州人，生乾隆乙酉年（一七六五），年十八隨番船，朝夕船上者凡十四年。與李秋田游澳門，遂由謝氏口述，葉氏筆受，成海錄一書（余國良者為海山仙館藏書本及海錄印行之海錄鈔本），中有英吉利（亦名紅毛）一則，敘述甚詳，稱 London 曰倫敦（此因國粵人讀自如山之故），備述其地之繁華富庶，且呂宋（與王相同時，稱字紫銜，號仲強，晚署天南遼東）於重刻海錄序中，總謂清高乘至歐羅巴洲，布路亞（葡葡牙）英吉利諸國音所身歷，具謝氏之遊，較早於吳德理約半世紀矣。三四·三·二七。

明斯。此即大摩西塔之海繞伽也。該國建於俄時，俄人不知，惟悉羅曼王於紀元前五六一年時，曾遣大軍，進攻其國，獨伽人之被屠者十萬人，被俘者亦衆。我知此今屬摩打拉斯之南印度人，因受屠殺之慘，遂於此時向東遷移矣。彼等既抵中南半島南部，見河流之廣泛，土地之肥美，雨水之潤澤，生活之簡易，即卜居於此。盛唐以前，該民族拓地之廣，史所難稽，而唐代載籍中屢見之嚙齧，猛吉蔑族亦即其中之一也。迨秦漢繼起於河南，猛吉蔑族之嚙齧，遂致其中斷，致造成今日得楞子居於南緬，吉蔑人居於東捕寨之現象矣。聞于吉蔑之流，在黃君大著之中，本已提及，余在此故贅一言者，除對黃君立說稍予補充外，並欲近人以南洋民族蓋歸入中華民族之異說耳。

源人民處於傳之於市場，不過是由一個饑餓的戰士部落遷居的
的積聚而不還的寶藏的倉庫。供求的定理已廢除了，兩代之以
古代的政治經濟和破壞的規則。我們在西方已經熟悉了的一百五
年的政治經濟，被遺棄了——或是當作戰爭藝術的附屬品。軍需
官的對策是極權國家的經濟中心。

這一個僵局不能因妥協而避免。以戰爭作為富強之法的國
家，和從前於正常的廿世紀的生活的組織的國家，其間是沒有
折衷辦法的。因為今日的戰爭是無條件的，戰爭吞沒所有一切
其他的社會活動。我們所能作的，祇是利用我們的資源——倘幸
遠過於那些舊日獨立主義者所有的——組織起來，以對抗他們的
現代宣傳的狂亂，並且確實的相信，在廿世紀的事實的證據下，
不久他們就要過去，然後歐洲人民間，不論大小，才認有合理
的友鄰的對峙的方法。

最後分析起來，歐洲今日的政治問題可以拿一句話來總括
，牠是德國人民的不成熟的問題，——這不成熟的原因，深深的

春 游

井序

乙酉元旦，子胤兄約游南山老君洞，並飲其寓，晚歸，聽馬思聰奏西樂。有作，寫呈子胤毀梅
女士正之。

一番快雪喜春晴，游燕招邀慰客情。豆甲調羹鄉味美，松針鋪徑足塵清。爭榮柔綠迎初吉，修得梅
花伴此生。向晚繁弦致夢覺，海天風雨正縱橫。

潛伏在德國歷史中，和「解軍和軍階互相結合的民衆階級」
是諾泰爾夫人（NADAMERFALL）在二八〇〇年所寫的
「有力的順服」和「模範的浪漫主義與勤勉的專制」的評
氣的互相混合的德國民族性之中。正因這個緣故，才使德國八
十年前在普魯士領導之下，對西方其他民族去接納而排取
他自己的路徑，而由這條路徑，她已掀起了兩次歐洲的戰爭。
要說明這種奇怪的成熟和不正常的原由，並且其中期一
「藥方」，不是這本幾頁的書所能做到的。我們只能說那種混亂
帶固的狀態，一日不能加以處理，國際合作的進步，也就被遲
緩了。歐洲大陸會停留在政治隊伍的境地中，而民主國家的
的政治家，在較好的環境中，能盡力於打倒自古普魯士留下來的
偏見，並領導歐洲人民到因科學而開放給他們的大世界中去時
；在這種情況下，會消解相當努力於反抗無意義的黷武主義，
或者最多能輪想出些渡過一個躊躇不安的時期的新時止痛劑而
已。

幼 椿

閏正月二十四日（二月十四日）

井序

閏正月二十四日，子胤兄約游南山老君洞，並飲其寓，晚歸，聽馬思聰奏西樂。有作，寫呈子胤毀梅
女士正之。

一番快雪喜春晴，游燕招邀慰客情。豆甲調羹鄉味美，松針鋪徑足塵清。爭榮柔綠迎初吉，修得梅
花伴此生。向晚繁弦致夢覺，海天風雨正縱橫。

中國民主同盟，成立已有四年之歷史，其一貫的職志，即在突破一切軍事專政之障礙，為中國實現民主團結，以收抗戰之全功，以確立建國的基礎。自去年九月召集全國代表大會，並於雙十節公佈抗戰最後階段的政治主張三十六條，舉其要點，則有如下之十項：

- (一) 立即結束一黨專政，建立聯合政權；
- (二) 召集黨派會議，產生戰時舉國一致之政府，並籌備正式國民大會之召開，及憲法之制定；
- (三) 保障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職業、身體之自由，廢除現行一切有妨害上列自由權利之法令與條例；
- (四) 開放黨禁，承認各黨派公開合法地位，並立即釋放一切政治犯；
- (五) 廢除特務及勞動營一類純粹法西斯之組織；
- (六) 全國一切派系不同之軍隊，應本平等待遇之原則，統籌裝備、給養、訓練、補充之公平，以求動作戰指揮之統一，並漸進於軍隊國家化之正軌；
- (七) 財政絕對公開，凡預算決算及增加人民負擔之措施，必須交由現有意機關審查通過；
- (八) 保障人民之最低生活，改善士兵及公教人員之待遇，對戰時戰後之受災人民，尤應統籌救濟；
- (九) 立即停止黨化教育，保障講學自由及從事教育職業之自由；
- (十) 促進中蘇邦交，加強對華美及其他盟邦之聯繫，以期徹底合作。

吾人提出上列各項主張，為時已歷四月，但對目前情勢，

仍完不適用。吾人認為在戰爭未結束以前，必須將此項過渡辦法切實做到，中國始有實現民主憲政之可能，否則藉延宕以資敷衍，弄名詞以飾觀聽，則不惟當前一切困難問題無從解決，整個國家民族且有陷於分裂破產之虞。為國民黨計，與其空談「還政於民」，似不如實行與民合作以免自誤誤國之為愈也。邦人君子，幸共圖之。

國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在外籍記者招待會上的公開聲明(三十四年二月十四日)

半個月以來，政府代表(我是其中之一)曾與共產黨代表周恩來先生在重慶會談。政府方面曾提出若干重要的讓步，下列各項亦在其內：(一)承認共產黨為合法的政黨；(二)在軍事委員會委員中容納共產黨高級人員；(三)為構成一種戰時的內閣起見，在行政院內容納共產黨及其他政黨代表；(四)組織一個三個人的聯合委員會，以考慮改組共產黨及他們輸送的問題；(五)在該委員會內，政府及共產黨代表有同等地位而可能由華軍官任主席。但共產黨覺得這些提議並不是他們所能接受的。他們拒絕了。共產黨提出召開一個各黨派的會議。政府之所以允許再次召開一個國民代表及各黨各派無黨無派的領袖會議，以考慮國民大會開會以前關於政治及軍事團結的過渡辦法，就是接受這個提議的意見。周先生已帶了這個提議返延，徵求他的黨的意見，至於結果如何，則非我所能預料了。

中共代表周恩來的聲明(二月十五日)

國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博士本星期三日在外國記者招待會上的聲明是不坦白和不公平的。因為他只說了在國共談判中政府

方面提出的所謂讓步，而並沒有說明在什麼條件或前提下，才將這些所謂的讓步。第一，國民政府在談判中，要求中國共產黨將其所領導的一切軍隊移交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統轄，即是說，移交於國民黨領導，因為國民政府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第二，在談判中，國民黨堅持其一黨專政不能動搖。由於有這兩個條件或前提，這一切所謂的讓步，不是讓步，便是沒有任何意義，甚至不是讓步而是束縛或破壞抗戰的力量。具體說來，第一，不把軍隊移交給國民黨政府，便沒有中共的合法。第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委員從來就不開會，也沒有任何權力。第三，在黨改下的行政院內設置所謂戰時內閣，並無最後決定政策之權。第四，不取消黨治和不改變排除異己的軍事政策，三人委員會改編中共軍隊仍等於蔣中軍隊移交於國民黨政府。而且照打敵人的成績看來，應該改編的不是中共軍隊，而是國民黨軍隊。說明了這些，便懂得我代表中共中央為甚麼拒絕了國民政府整編的提議，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更主要的理由，是國民政府拒絕了我們關於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聯合統帥部，以統一中國一切軍事力量，以改革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各方面政策的提議。我們又曾向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中國民主同盟提議：由國民政府召開黨派會議，討論和決定如何結束黨治，如何改組政府使之成為民主的聯合政府，並起草共同施政綱領，以便在取得一致同意後，好實現聯合政府的方針。國民政府的答覆是一種諮詢性質的會議，而會議中預定的主要內容是繼續維持一黨專政，反對民主的聯合政府。因此，我必須回延向我黨中央報告。至於我們希望國民政府首先釋放受圍政治犯，取消一切鎮壓人民的法令，停止一切特種軍事，撤退一切包圍國共邊區和侵入路軍新四軍的軍隊等語，

政府當局並未接受。這就是數月來兩黨談判的主要內容。數月來兩黨談判承美國大使赫爾利將軍熱忱相助，不斷努力，吾人在此表示感謝。

中國民主同盟主席張瀾

說明中國民主同盟的緣起主張與目的

(三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發表於改組新中國日報)

民主同盟的基本主張，是要取消一黨專政的黨治，實行主權在民，天下為公的風民主政治。內以求國家之統一，外以得國際盟邦之平等。

當二十九年冬間，國民黨與共產黨因新四軍事件而起糾紛，其時國民參政會中各黨派及無黨派之參政員十數人。聯合出而調解，向蔣委員長提出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的兩項主張。以為惟此實行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始能解決國共兩黨糾紛問題，得到全國政令軍令之統一。雖未見採納，然此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遂為民主同盟之基本主張，至今未稍改變。

民主同盟組織的動機。是因調解國共兩黨以求全國團結之無效，三十年春間，遂由各黨派協商結合全國共兩黨以外之各黨派，而組織一民主政團同盟。使之成為一個大的力量，居於國共兩黨之間，調和監督，以期全國團結達到民主的團結。并使於抗戰期中與擴軍軍事發展均為逐漸發生內戰，損害國家元氣，盡陷於不易恢復之境。此種動機，亦至今未稍改變。

到了三十三年秋間，因國勢的岌岌，已到極嚴重關頭。而在二黨專政的黨治之下，則政治軍事日益敗壞，財政經濟日益腐爛，人心亦日益離散，非立即實行民主政治不能振奮人心。

團結各黨，內以革新庶政，外以加強戰力，而獲得最後勝利。然欲促成真民主的實行，僅限於黨派結合之政團，其力量實嫌不足。必須擴大到國內一般要求民主贊成民主的各界人士，都來參加，羣起響應，共同努力，始能促成真民主政治之實現。於是將民主政團同盟的政團二字取消，改稱民主同盟，以期全國之一致。

民主同盟目前對於國共兩黨之態度，是極其公開明白的。共產黨能放棄階級鬥爭，走上政治民主的道路，民主同盟即與之攜手，取友好態度，如共產黨還要蹈覆無產階級專政的階級鬥爭，民主同盟絕不與之合作，國民黨能實行真正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民主同盟即與之攜手，取友好態度，如國民黨徒以三民主義爲口號，仍想藉訓政爲名，保持一黨專政的獨裁，民主同盟亦絕不與之合作。民主同盟的主張，始終是要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軍隊國家化的目的，是軍隊屬於國家，軍人應盡忠於國家，而徹底取消軍隊內任何黨的組織，全國任何方面再不許有黨軍與私人武力。政治民主化的目的，是實行主權在民的民治，天下爲公，選賢與能，以期建設一個政治自由經濟平等的新民主國家，而走上安全繁榮之路。

更有言者，民主同盟基於國共以外各黨派之結合，而此結合，自有其共同的正確主張，與共同的遠大目的，絕不會受他方面之威脅或利誘，而改變，而分化。不過各黨派雖加入民主同盟，民主同盟不能拘束各黨派之一切行爲，各黨亦不能以其一切行爲單獨代表民主同盟。

民主同盟是始終站在國家的立場，謀各方之團結，以實行真民主，以此救國，以此建國。乃近來常有自私自利的反民主的人，因見民主同盟主張取消一黨專政的黨治，公開政權，遂

區爲受共產黨利用。民主同盟是否共產黨利用，自有事實證明。試問三民主義，是不是進步的十足的民主政治，實行三民主義，即是實行主權在民的民主，當然要取消黨治，公開政權。所可惜者，三民主義，未見實行，而使民主同盟起而要求，共產黨得而利用，這是國民黨人應該自己反省的。

蔣主席對憲政實施協進會演詞

(三十四年三月一日)

各位先生：中國國民黨繼承 國父遺志，努力國民革命，以實行憲政，完成建國，爲大目標。七七抗戰發生以前，政府原已決定於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國民大會。不意日寇發動侵略，因此不能不延期召集。但國民黨實施憲政之意願，依然日益加強，第六次中央全會，仍決議於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終以戰事擴大，當時參政會同人主張緩開，乃又因而延期。於是在前年有意政實施協進會之設立。本席於本年元旦，復代表政府宣佈本年內在軍事形勢許可之下，即可召集國民大會，頒佈憲法，以符國民黨建立民國，還政於民之宗旨。

就中國國民黨既往的歷史觀察，以實行三民主義，領導國民自求解放，以達到國內各宗族及國際之自由平等爲目的。辛亥以來，本黨領導國民，推翻滿清專制政府，消滅陰謀帝制之袁世凱，以及打倒繼續袁世凱而興起的一切軍閥，及至民國十七年，中華民國完成統一，最近八年來，不避任何犧牲，儘歷險阻艱難，領導全國，抵抗日寇的侵略，同時並積極準備實施憲政的工作，凡此事實，均顯示中國國民黨是一個以解放中國，扶植民權，爲其歷史使命的革命政黨。

我們要在這一次神聖抗戰中，完成一個永久統一的國家，惟有統一的國家，才能順利的推行憲政，亦惟有統一的國家，才能順利推行各種經濟建設的工作，以提高我一般辛勞勤苦同胞的生活水準，而且更惟有統一的國家，才能在日寇開始侵略以前，本是一個完整的統一國家，到現在除了共產黨與他們的軍隊不受中央命令而外，還是一個完整統一國家，此外，並沒有不奉中央軍令的軍隊，亦並沒有不奉中央政令的地方政府。

本席迭次宣示：中國共產黨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應用政治方法解決，近來外面對於中央誠實寬容力謀解決的經過，尚有未明者，因此不得不將重要的經過，加以說明。

這幾年來中央與共產黨的會商，已有多次，每次均是謙而不決。而在我們所得到的經驗，都是一個要求方纔容納，立刻就來一個新的要求，共產黨最近的要求是要求中央立即取消黨治將政權交給各黨各派的聯合政府。而在我們政府的立場，是準備容納其他政黨，（包括共產黨），與全國無黨無派的有志之士參加政府。但在國民大會召集以前，政府不能遽反建國大綱，結束訓政，將政治上的責任和最後決定權移交於各黨各派。造成一種不負責任的輿論事實兩不容許的局面。政府並又會請中共參加行政院決定政策的政務會議，類如外國的戰時內閣之組織。

八年來在抗戰的進行中，國家屢遭軍事上的失利，與經濟上的壓迫，我們所以能渡過危機，實由於我們有一個鞏固安定而負責的政府領導的緣故。現在戰事仍極嚴重，前途尚有不少的艱險，國民政府如將一切政權或責任交給各黨各派，則中央政權勢必日日在風雨飄搖之中，其結果必使抗戰崩潰革命失敗，將使國家引起可怖的變亂，而陷民族於萬劫不復的境地。

因為我國情形與他國不同，在國民大會召集以前，我國便無一個可以代表全國人民，使政府可以徵詢民意之負責團體。所以吾人祇能遵政於全國民衆的國民大會，不能遵政於各黨各派的黨派會議，或其聯合政府。大家都知道國民政府之基礎，是革命先烈與抗戰軍民無量鮮血生命鮮血的犧牲所構成的，吾人上對國父與先烈，下對後世民族與抗戰軍民，都有不容放棄的責任，在此緊要關頭，更必須負責到底，以鞏固國家基礎，決不能以國事爲兒戲，使抗戰大業功敗垂成，以辜負國民與友邦的期望。

我國自民國二十年九一八東三省被日寇侵略以來，此十餘年間無日不在危疑震懼狂風暴雨的危舟中行過，中國國民黨已負起了偉大艱難領導全國的責任，所謂遵政於民，就是交付這樣巨大的責任於全體人民，故必須經過國民大會的這個機構，始可有所託付，但在目前狀況之下，亦已準備其他黨派參加政府的組織。

其次，說到軍權統一問題。凡是一個獨立統一國家決沒有軍權不統一的，尤其是抵抗侵略的時候，如果是真正愛國愛民的政黨，決不會有妨礙軍權的統一，以前弱國抗戰力量而幫助了敵人的侵略，我們在抗戰期中更應集中一切力量，驅逐敵人，所以必要軍權統一，共產黨不應有獨立的軍隊，這是很明顯的道理。現在共產黨在各國宣傳，說是他們的軍隊，如果一旦歸中央統一，便不免要被消滅或被岐視，而在國外亦不免有未明事實的人，受這種宣傳的鼓惑，甚至誇張共產黨的軍隊力量，與事實皆不符合。有時且與他們所宣傳的幾乎完全相反，抗戰以來，八年之中，始終負作戰責任的大家都知道，實際上政府所統率的國軍，現在已有盟國的通力合作，政府已準備

極強大的軍隊與配備，以進行反攻，並配合盟國共同作戰，以驅日寇於亞洲大陸之外。

本席對於共產黨的要求，已會明白答復，最近政府曾對共產黨代表周恩來說，政府在行政院內設置臨時政務會議，為行政院決定政策之機關，將使共產黨及其他黨派人士參加，政府並準備組織一個三人委員會辦理整編共產黨軍隊為國軍的一切事宜，三個委員中，一位代表政府，一位代表共產黨，一位是美國軍官，如美國政府同意，固然最好，即美國政府不能同意派人，我政府亦必用其他適當方法，担保共產黨軍隊整編後的安全，及與其他國軍享受同等待遇。

此外，本席還提出一種辦法，以為共產黨對於其軍隊的整編，既不免有無端的疑慮，政府願於在抗戰期中，如美國政府同意時，可將其產黨軍隊，在最高統帥節制之下，指派一個美國將官直接統率，不意上面這兩種提議，皆已遭受共產黨拒絕。所以共產黨如果無心誠意願與國軍及盟軍聯合作戰，在政府實已將公允可能的方法坦白誠意的提出了。

抑又有須申述者。自從上年十一月中央與共產黨開始會商以來，中央深信各方意見有爭執時，果為誠意取解決，便不應互相攻訐，因此竭力勸告國內輿論，不應有攻擊共產黨的論調，乃不意共產黨即藉此次機會，在國內外厲聲宣傳，並且對政府及國民黨肆意抨擊，因之國內外人士所聽聞者，祇為共產黨片面之詞，且在雙方會商之時，竟造作各種極可笑的流言，如謂政府已在同日寇洽商和平等語，本席在代表國家的人格與地位，認為此種誣毀之言，實在不值一駁。

凡我國人，莫不關心於四萬萬五千萬同胞未來之前途，亦莫不深明其本人對於其後世繼起者應盡之責任，決不願重視國

家發生內戰，亦必能深悉政府歷年來委曲求全的事實，準備隨時與共產黨商討一個根本解決的辦法。政府所提出的辦法，如此寬大，也已盡犧牲共產黨著想了。如果共產黨真正為國為民有團結一致共同抗戰的決心，而並無推倒國民政府，破壞抗戰，以謀奪取政權的企圖，對於政府的提議，實在沒有不可以接受的道理。政府嗣後仍將繼續尋求合理的辦法，以期共產黨與其軍隊均能貢獻能力竭誠效忠國家。

本席所以不厭求詳，反覆說明中共問題者，實在因為中共問題，歷而不決，是目前抗戰與一切建設的障礙。至為實施意政問題，政府將依下列步驟，促其早日實施。

(一) 預定於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國父八十誕辰召集國民大會，以實現憲政。(一俟五月間國民黨代表大會通過，即可正式決定公佈)

(二) 自實施憲政之日起，各政黨均有合法的平等地位。(政府前經向中共宣示，祇須共產黨願將其軍隊及地方政府的組織交歸政府，即可承認共產黨的合法地位，此項宣示，仍為有效。)

(三) 國民參政會將於最近舉行第四屆集會，此屆參政員人數，及參政會職權，均較以前增大，政府擬在此屆參政會時，將召集國民大會辦法，及其他憲政問題，提出參政會審議。

本席對於抗戰的勝利，與吾國民民主政治的前途，均甚樂觀。現在一般輿論，要求全國軍事與政治的統一及建設，日益增強，此種輿論，為全國民心所向，將成為偉大澎湃而不可抑止之力量，深信全國任何團體，任何個人，終必遵照這種輿論的要求，共謀抗戰勝利與建設成功之實現。我們憲政實施協進會負有促成憲政，以鞏固國家統一與永久權利之責任，故特為各

位先生鄭重言之。
中國民主同盟發言人

對最近國內民主與團結問題發表談話（三十四年三月十日）

本月一日，憲政實施協進會舉行第五次全體會議，蔣主席以兼會長資格，出席發表演說，其內容計分兩大部分：其一部分說明政府以往曾就政治與軍事兩點，與中國共產黨代表經過多次協商，雖兩方意見仍未歸於一致，但蔣主席表示：「政府嗣後仍將繼續尋求合理的辦法，以期共產黨與其軍隊，均能貢獻能力，竭誠效忠國家。」其另一部分，說明預定於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國民大會，以實行憲政，並說明政府擬於本年第四屆國民參政會集會時，將召集國民大會及其他憲政問題，提出參政會審議。

吾人以統一與政主問題。關係國家前途者甚大，特本平日一貫立場，重申吾人之主張如次：

國共兩黨間所引起之紛擾，原為二十年來之一宿題，演變至於今日，其利害不且於兩黨之本身，乃關係整個國家民族之命運。所謂武力統一，在過去二十餘年間，國人已深受痛楚之教訓，經此八年之抗戰，則尤創鉅痛深，不求得國內之團結統一，則不惟抗戰仍將繼續延長，建設更將無從開始，故內戰為國人心理所不容，亦為國際情勢不斷不許，不論誰為戎首，其必為舉世所厭棄，實屬毫無疑義。吾人自來主張軍隊國家化，即謂軍隊須屬於國家，軍人只能效忠於國家，非任何個人所得而私有！亦非任何黨派所得而私有！在今日國共兩黨之軍隊，仍各有黨的組織與黨的宣傳，甚至變本加厲，一談軍籍，即

須同時入黨，此不惟大背軍隊國家化之本旨，實亦阻礙國家統一之禍根，目前中國之迫切需要，不惟須切實做到「還政於民」，更須切實做到「還軍於國」。

最近國共兩方，亦既恍於國家情勢之嚴重，國人公意之不可違，互派代表，從容協商，歷時已九閱月之久，且重勞國與友人，從中奔走，徒以互信未孚，我見未破，卒少成議。然目前世界整個局勢，歐洲之戰爭必於年內告終，遠東戰況，已日趨劇烈，如美蘇蘇三國基於形勢之需要，不能不於最近在遠東採取一致之行動，則國際關係所及於中國之影響，必更趨於微妙複雜，中國戰後國際地位之高低，系於中國自身對戰爭所盡力量之多少；同時國共兩黨在國人眼中之估價，亦即視其對國家合作效忠之程度以為差；此實兩黨一致奮起以爭取其自身榮譽之惟一良機，一面固宜有以副友邦期待之殷，一面尤不能不痛感其對國家民族所負責任之重大也。

吾人細讀兩方公布協商經過之文件，誠知其在若干具體主張上，尚有相當之距離，但內戰之必須遏止，民主團結之必須實現，似已為兩方所一致是認。果能於本年四月二十五日召集山所召集之聯合國會議以前，本於最近協商之結果，由國民政府召集各黨派及無黨派之領袖會議，各本互讓之情緒，運用現代政治家之常識，快刀亂麻，折衷至當，就軍事與政治求得一理論與事實兩俱可通之切實辦法，則不惟國人騷亂之心理可得到確實之慰安，友邦對中國之觀感可因而不礙，即政府所欲於最近期間結束黨治實施憲政之偉大工作，亦可因以奠定其良好之基石也。

至本年十一月十二日準備召開之國民大會，其主要工作將為憲法之制定與頒布，其在建國史上地位之重要，自不待言。

本同盟於本年一月十五日所發宣言，曾謂國民大會之提前召集，吾人在原則上甚表贊成，惟對於如何召集之方法，則不無疑慮。今政府已將審議此項召集方法之權付諸第四屆國民參政會，果本屆參政會之組織確能反映各方民意以提出一公允之辦法，則政府此舉自不失為一種適當之措施，但在政府擬定此項召集方法提交參政會以前，本同盟仍願申述其主張，以待國人之採擇。

在二十四五年所已選出之一大部分國大代表，如僅除死亡與附道外一律有效，吾人實不能苟同，蓋在最近八九年間，中國經過一度歷史上空前未有之對外戰爭，世界亦經過一度空前未有大戰，其所影響於人民心理及其政治意識者，實至為深遠；以八九年前所選出之代表，欲以之反映經過八九年鉅大變化後之民意，實為事實上之不可能。况國民政府所公布之憲法草案，明明規定國大代表之任期為六年，誠以經過六年之時間，人民之意向不能不有甚大之變化，其代表應予改選，乃屬事理之當然。假定二十四五年所選出之代表仍屬有效，則是超過憲草案所規定之任期亦已三年，以有權制憲法之第一次國大代表，如首開此違反憲政精神之惡例，其所予國民不良之印象為何如？此應請國人重加考慮者一。

根據立法院所制定之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法，其有權選舉國民代表者之年齡為二十歲，有權被選為國民代表者之年齡為二十五歲，經過此八九年之時間，則是凡在戰前已屆十二歲之國民，在今日已獲得其法定之選舉權；凡在戰前已屆十五歲之國民，在今日已獲得其法定之被選舉權；合計此兩者之人數，其總數當不少於三千萬。且此類三千萬左右之少壯分子，實際即對抗戰貢獻最多之分子，今為國家建立民主憲政之基而召

集第一次之國民大會，乃對此三千萬左右有功抗戰者之選舉與被選舉之法定資格無端予以剝奪，無論為事理上所不可通，即在情理上亦豈人情之所許？此應請國人重加考慮者二。

今日散後各區域之土地，猶是中華民國之土地，散居各區域數千萬之人民，猶是中華民國之人民；但經過此八年之抗戰，其情勢已較戰前大有出入，此為事實之無可否認者，如不顧各該區域人民之情感，仍以戰前所產生之代表作成種種必須全國人民一一遵守之決定，萬一當大會開會之際，各該區域人民起而噴有煩言，謂此類舊日之代表已不足以代表各該區域附近之民意，則已出席大會而與各該區域應有法定關係之各代表，豈不將陷於啼笑皆非？其所及於國家之不良影響，又豈可數計？此應請國人重加考慮者三。

當二十四五年舉行選舉之際，固猶是黨權極盛之時，當時國內除國民黨外，各黨派固無一能享有參與選舉之機會；即平日在社會雖負時望之各界人士，如非早已取得國民黨黨籍，亦絕少有被選為國大代表的可能；甚至在國民黨黨內之若干賢達，對於當時選舉之種種情況，亦有深致其不滿者；凡此均屬全國所周知之事實，不容否認。今時移世易，合全國之力以與日寇周旋，為時已八年之久，世界民主高潮，既挾其排山倒海之力以俱至；而全國必須團結以共度此戰時戰後之難關，又實為時代之迫切要求；如置上舉一切事實於不顧，仍舉八九年前所產生之舊代表，以之應付當前千難萬難之新局面，則所謂民主云云，團結云云，豈不將徒託空談？此應請國人重加考慮者四。

國民大會開會之日，應即為國民黨權暫告結束之時，國民黨遊擊其故總理之遺教，固將以國民大會之召集以舉一遺政

於民之實際也。顧吾人奉釋國民大會組織法第三條，則國民黨中央之執監委員及候補執監委員，乃為國民大會之當然代表。依據吾人上舉之事實，則九年前所辦之選舉，原屬國民黨黨所主持，今更益以此數百名之當然代表，則在將來大會內所表現之一黨空氣，甯不稍嫌濃厚？萬一國民不諒，以此而疑及「還政於民」不過僅有其名，而「政權合法化」，乃為國民黨所要求之實際，則黨內諸賢達，其將何辭以自解？此應請國人重加考慮者五。

總之，現距國民大會之召集，已僅餘八個月之時間，但此短促之八個月，却為國內國際若干重大事件之決定階段。吾人

主張國內團結問題，必須由政府召集一各黨派及無黨派之領袖會議以求解決；軍隊力量之統一使用，亦必於此時求得一適當辦法，始足與登陸之盟軍配合以貫徹反攻；最近國際間所召集之重要會議，例如本年四月二十五日在舊金山召集之聯合國會議，其出席代表之人選及中國方面所提之具體辦法，必須使其確能反映我全國之團結統一。凡此種種，自表面視之，似與國民大會之能否圓滿召集無關，但實際則相互之關聯甚密。吾人深望朝野各方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而暫置小己與集團之利害為緩圖，則團結幸甚！民主前途幸甚！

歐戰之八國，對於我國之干涉，亦非特不為之，且曾與...

...

...

...

...

...

...

...

...

為總商，與國華商，其生商華商...

...

...

...

...

...

...

...

四川省銀行

資本總額四千萬
營業要目

匯兌	貼現	放款	存款	四：促進生產建設	三：扶持特產運銷	二：調濟全川金融	一：發展社會經濟
信託	儲蓄	代理	公庫				
倉庫							

總行 分行 支行 辦事處

重慶 成都 萬縣 內江 自流井 南充 樂山 眉山 峨眉 地

電報掛號：六六六

重慶 湖南省銀行

專管匯兌業務

匯水低廉

辦理迅速

手續簡單

行處衆多

—— 匯 通 地 點 ——

湘 贛 浙 粵 桂 黔 各 地
行 址 打 銅 街 二 十 八 號
(電 話 一 四 六 五 八 號)

川康平民商業銀行

忠誠服務 社會 具有悠久歷史

資本：國幣五千萬元
存款：利息優厚 手續簡便
放款：匯款迅速 取費低廉
儲蓄：親友最為便宜
總行：重慶都郵街
分行：重慶 成都 昆明 上海 雅安 樂山 萬縣 宜賓 瀘縣 萬縣 西安 內江 衡陽 宜賓 瀘縣 萬縣 西安 內江

辦事處：沙坪壩 小龍坎 磁器口 歌樂山 太和 新津 上清寺 自流井 五通橋 牛華溪 新津 合川 江北 寶中 綿陽 遂寧 廣元 達縣 廣安 康定 重慶分行 地址打銅街

電話：四一三九 四二四一 四二四二 四二四一

復華銀行

營業要目

存款 利息 厚
放款 手續 簡便
匯兌 手續 簡便
貼現 快捷
代理處：重慶 成都 西充

總行：重慶 第一模範市場
電話號碼：四一八五六
電報掛號：〇一〇五
各分支行處掛號同

辦事處：重慶 成都 萬縣 宜賓 瀘縣 萬縣 西安 內江 衡陽 宜賓 瀘縣 萬縣 西安 內江

中國糧食工業公司

富豐養營 干餅糧雜 稗燕優品 米山製機

號九四二一四：話電 廈大信中路正中慶重：司公總

號三〇一一四：話電 面對斜場劇一第路國民慶重：處業營

促進國民健康

提高糧食品質

號四〇一區範模池子夫慶重店支一第

號二特子亭米慶重店支二第

號七十五街正橋龍化慶重店支三第

號七路馬驢南上門紀南慶重店支四第

號八十三街正江北慶重店支五第

號二十五街正溪棠海慶重店支六第

號三十三街正寺林覺慶重店支七第

街正寺國香北生慶重店支八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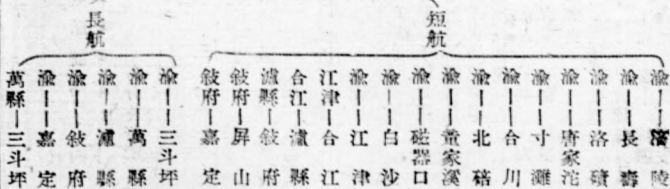
民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務業

航業——現有航線

機器——江北青葛壩設有民生機器廠
 電水——合川設有電燈自來水廠
 物產——重慶設有物產部經營進出口貿易



六三九一四 話電 門天朝慶重一一司公總

府敘縣瀘縣萬一一司公總

• 東巴 • 坪斗三 • 陽雲 • 壽長 • 陵涪 • 碛北 • 川合 • 定嘉 • 一一處
 四七六〇均 號掛報電 都成 • 明昆

四明銀行

通匯分支行處

重慶 西安 成都 蘭州 洛陽 寶雞 平涼

各大城市均有特約代理處

營業	存款	放款	匯兌	貼現	儲蓄	零存	活期	定期
----	----	----	----	----	----	----	----	----

地址：陝西街三三三號

重慶分行電話：四一四一三號

電報：三九四一號

重慶黃桷堡上園四十八號

中國銀行

政府特許之國際匯兌銀行
分支行遍設於國內外各地

收受定期活期存款及各種儲蓄存款

辦理國內外匯兌及其他一切銀行業務
代收黃金存款及法幣折合黃金存款

發行

節約建國儲蓄券
郵政公債儲蓄券

創辦人壽保險儲蓄
辦理信託存款

竭誠為社會服務
盡力謀顧客便利

川鹽銀行

鹽業保險部

承續簡捷 各保 保岸鹽業 賠償低廉 手款迅速

儲蓄部

基金穩固 手續簡便

營業部

存款利厚 取款便宜 匯款迅速

總行

重慶中正路一三六號

電話：四二四〇二

電報掛號：七三八〇

分行

成都 萬縣 自流井

昆明 內江 瀘縣

辦事處

山洞 宜賓 南泉

青春素

(命保賜蒙賀) 用男

青春素係自新鮮之動物器丸中用科學方法提煉而成之白色藥片，每片重〇.〇〇公分，含有男性強健素甚豐，凡神經衰弱，陽萎身疲，精神困乏，先後天不足者服之，有返老還童，永保青春之特殊功效。

大成化學工業公司出品

各大有均
藥房出售

肝素

吾人如患貪血，失眠消化不良及神經衰弱等症，設不及早醫治，精神至感痛苦，補救之道，宜服盛名已久之肝素本品係自新鮮肝液中提煉製成黃白色藥片，含有各種維他命活性酵素，肝臟澱粉，少量蛋白質及磷鈣鐵等物質，功能強身補血開胃健神，老幼咸宜，四季可服。

本刊緊要啟事

本刊自發行以來，因立論正大，深荷各界同情。乃有不肖之徒，假借本刊名義，在外招攬廣告，或請編訂戶定銀，現已發覺者，有復華酒精廠，及北碚銀行籌備處，各被詐騙國幣一千元，不特受騙者損失，本刊信譽亦被妨害，除設法查究，并登報週知外，尙祈諸君本刊人士，勿受其欺，是幸！

又本刊每期出版，即按址郵寄各訂戶，如有因郵誤未能按期收到者，請即逕函本社信義街發行部，當即補奉，謹啟。

本刊新訂價目表

本刊零售每冊國幣五十元

預	時	間	冊	數	收	費
全	年	二	四	冊	一	千二百元
半	年	十	二	冊	六	百元
定	三	個	月	六	冊	三百元

不通匯兌之處，一元的郵票可以代現。不收寄費，加快或掛號照加。

永成銀行

實收資本一百二十萬元

營業要目

存款放款	承兌貼現	航電信匯	代理收文
------	------	------	------

總行：重慶中二路
分行：重慶陽街
辦事處：重慶南區磁鎮山
黃桶壩

中國國貨銀行

利導游資
調濟金融
振興國貨
扶助商工

重慶陝西路二〇九號：行址
電話：總經理室二四二八
經理室一四七九
營業室一四〇三

號掛報電：六六一八

張中府 梁漱溟 左舜生
李璜 羅隆基 章伯鈞
張潤 張君勱 沈鈞儒

本刊編輯委員會委員

民憲半月刊(第二卷一期)
民國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

編輯人 左舜生
發行人 鄭振文
發行所 民憲半月刊社
社址 重慶信義街三十九號
定閱處 本社
印刷者 民生公司印刷社
代售處 重慶桂林昆明貴陽等地
各大書店 成都祠堂街
華西書局及其他各書局

虎標永安堂

馳名良藥四種

各大藥房

均有代售

清快水

祛風降火
清腸健胃

頭痛粉

頭痛牙痛
一服即止

八卦丹

化氣辟疫
止渴止咳

萬金油

搽食兼宜
百病可治

居家旅行

不可不備

重慶製藥廠 廠址：七星崗蓮花池正街十號